

新欽詩經集註類題辨異備覽

詩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

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

鬼神莫近乎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州上王文而論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至乎王而衰禮又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其史明乎治失之迹傷人倫之變衰刑政之苛今咏情性以風

○故安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

○是以一國之事繁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子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

○為有大雅為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足

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子曰其未感也純粹至善

萬理具足

所謂性也

感於物而

動則性之

散出焉而

善惡於是

乎分美性

之故即所

謂情也

○安成劉

氏曰此言

文王以詩

為教者詩

之言雖有

善惡而皆

詩經集傳序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形性之欲也夫

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

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

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

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

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

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

故因其所

也

風雅總說

○風雅頌若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其風之所自以訊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托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无心而能有所動也○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閭門卿黨邦國而化天下也○三國為變風則亦頌在樂官以時存洋備觀省而垂鑒戒耳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九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正小雅燕嚮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故成權析和悅以厭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安成劉氏曰論頌詩之大體固是天子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也而要之二頌諸篇亦不能悉然也
○朱子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大義蓋古全聲詩條理死出於者風則問若風士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廷盛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命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

言之是也知其正而和正而備其治教於人則有勸懲之政也○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教於如廟朝野之正詩而周頌正雅二南之類則播之音樂而列國之詩則宋而觀其善惡而於諸侯又有黜陟之政也○劉氏曰天子不得行黜陟之政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嚮者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廢以陵夷之於東遷而遂降不講美孔子

先儒說詩要法

○又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除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即子剛詩之後亦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又曰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王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即至幽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世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同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自為俗也杰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三經三緯
○朱子曰三經是風雅頌是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緯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百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詞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可吟咏以得之矣
○程明道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於誠感之深坐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與名世先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卒豈能與契乎
○又曰與於詩者吟咏性情性逐濡道德之中而歌勸之有吾其勉也之氣象
○又曰卒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南軒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逐咏浚容則忽不自知而

政於作詩之侯國而於詩編有所去取則亦可謂點陟之教乎
○謝氏曰夫子不得自勸懲之政於作詩之人而使孝悌者有以者其得失而有所創文與起即亦可謂勸懲之教也
○劉氏曰此言國風之休而有正變也蓋二南之詩皆得性情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閭巷歌謠之

自解願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為高史之固哉之正如樂
○又曰求詩者責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雖一篇樂
先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無所適由可見○又曰詩人之志不遠哀不
至平易故無險難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
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備愈煩則愈淺近矣

○龜山楊氏曰詩極難學說大抵須要人体会不在推尋文義在
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
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知何不知其情則難精於文義
謂之不知詩可也子與問曰久情兮美目兮何謂也子曰繪
事後素曰禮后乎孔子以為可以言詩如此全要体会得故首
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朱子曰上蔡其曉得詩觀此說是他識得要領處讀詩之法只
是熟玩冰凍自太和氣從容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
安排措置務自玄說只任平淺者意思自足須是打盡得這心
光蕩也他不一箇字只管用心讀也以前推來推去自自然推
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洗出那心裏
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多詩須先識得六義而後而諷咏
以得之此是讀詩之法看書只是要讀得七得熟時道理自
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又曰看詩須是看他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
他風上看是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省伐摠詩便見得他
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箇暴飲底意思好底意思性情之正
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自家善惡油然感物而興
看而君臣

且汝有苗
重行露殷
其雷標有
梅小星江
有記之類
亦皆哀而
不傷如樛
木龜斯桃
天末官疎
廣羔羊何
彼穠之類
又皆樂而
不淫成二
篇獨為正
風其餘自
如至幽十
三國之詩
其亦有得
性情之正
看而君臣

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
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
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
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
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
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一而
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
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
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

○又曰讀詩且只將古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如楚旁不得為正也
○又曰學詩者於詩須先去小序只將本文讀讀玩味仍不可先
看諸家註解看久之自然得此詩只說箇事
○又曰讀詩正在吟咏風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
詩自心足以感發善心今人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
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蓋不曾理會得清其事若如此
看只一日便可看盡何用逐日只睡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即
正如人之成即須是逐日里甚屋屋甚樹車馬人物一一看
過方是今人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知得得了
○問先生說詩聲皆叶韻得非詩本聲童播諸詩自要叶韻方
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即曰固是如此占人文章亦多是叶
韻又曰周韻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而之瑟朱弦而
疏於一唱而三嘆即和聲也

○朱子曰讀詩是讀熟了文義却曉得了滋味讀取百求過
方見得那好處那好方出方得性情若讀得精熟則意思
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子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
去培壅他與他耘鋤只是下工夫於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
便休都死耘治培壅工夫這詩多不得讀治這一篇恨不得則有家父

○又曰讀詩且只將古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如楚旁不得為正也
○又曰學詩者於詩須先去小序只將本文讀讀玩味仍不可先
看諸家註解看久之自然得此詩只說箇事
○又曰讀詩正在吟咏風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
詩自心足以感發善心今人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
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蓋不曾理會得清其事若如此
看只一日便可看盡何用逐日只睡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即
正如人之成即須是逐日里甚屋屋甚樹車馬人物一一看
過方是今人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知得得了
○問先生說詩聲皆叶韻得非詩本聲童播諸詩自要叶韻方
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即曰固是如此占人文章亦多是叶
韻又曰周韻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而之瑟朱弦而
疏於一唱而三嘆即和聲也

言三雅及
周韻其精
之休不專
言周聲頌
若其休異
同可類推
也夫正雅
周韻諸篇
如棠棣人
叶清而時
詩詩皆事
阿晉召公
作則所情
至人之德
之大旨也

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
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間時病俗之所
為而醒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闕邪
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
為經所以人事洽於天下道備於上而無一
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
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
之大旨也於是乎萬言以綱之訓詁以紀之

○朱子曰讀詩是讀熟了文義却曉得了滋味讀取百求過
方見得那好處那好方出方得性情若讀得精熟則意思
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子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
去培壅他與他耘鋤只是下工夫於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
便休都死耘治培壅工夫這詩多不得讀治這一篇恨不得則有家父

常就讀此篇如元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金多讀第一篇了
使要讀第二篇讀第三篇了使要讀第三篇也地不成讀書此
便是大不敬意是設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朱子曰讀書只是將意思想像去看不如他書之要捉縛快定
詩意只是看已推將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又有一事如
開雕形容后起之得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
又當知所以治國平天下人君必當如文王后妃必當知大如
其原如此

○徐敏言曰書讀詩非如讀他經只是諷誦以昌之一句為要
善六經皆記聖人之言而詩獨記聖人之言天下之感人者莫
如詩而今只心知而手將古人之詩三復一過便自不覺有手
舞足蹈之意此南容三復曰主所以為善讀詩也

○按周南擊乎周公召南擊于召公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
風之終之以幽風雅之終之以召是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
公也魯頌後于周頌者則別以君臣之分商頌後于魯頌者則
間以親疎之休夫子刪詩得無意乎

及宜曰之
傳及蘇公
衛武公召穆
公三百兩伯
之軍又非
所謂賢人
君子者也
○又曰通
三百篇為
其大義別
喜不至滯
不至絕怨
不至亂源
不至時日
之大史為
木之微人
綱常之道
風氣上地
之宜神祇
祖考之祀
禮樂刑政
之施凡夫
相與之理
莫不備於
一經之中也

諷誦以昌以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
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
唯上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
其篇云

新刻晉雲江先生闡蒙衍義集註

金浦進士 晉雲江 環 啟運甫 輯者

會友 會魁 冊臺 林茂桂 德芬甫 參訂

後學 斌江 楊國會 廷試甫 校

○伊川程氏曰二南為教於推席之開闢門之中上下貴賤之所
同也故用之御人用之邦國而謂之正風
○安成劉氏曰男女私倫而謂之風變君臣失道而謂之風變
風變政變流淫而謂之風變倫變而謂之風變而謂之風變而謂之風變
風變而憂傷秦風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檢曹之風變而
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然更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
亦名有音節如季札所觀吳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天孝者時習
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為戒也

○三山季氏曰二南皆文王之風化周南之詩多為文王故言王有
之風召南之詩多為諸侯而在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
○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係之周公以周公王內治故也言諸侯
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文王
治岐其東有封其西昆夷其北獫狁故其化自此而南先彼于江
漢之域也

詩經卷之一

朱熹集註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
歌謠之詩也詩之風者以其被上
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
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
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
於樂官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
治之得失焉檀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
闡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
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疑備觀
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
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
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
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
國寢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州故地
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

○類氏曰
采官也曰

○按詩之為經有六義有四始六義者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補是也四始者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三頌之始是也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謂或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以畧賦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歷者如此則六賦是賦體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之謂朱子曰此便是說寔事如蝻斯羽之類是也

興者托物起興之謂朱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雉鳴是興而有別之物引此起興從不其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以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此又異不同也

○問詩中說興處多却只是興且如關雎雖相與皆是興而此然雖近比其體是人題說那寔事蓋是以一個物事貼一個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寔事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

○考索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未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作為燕樂卿樂射樂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謂或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以畧賦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歷者如此則六賦是賦體也

官食地故
○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太王所居以為公曰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岐周故墟分爵二公

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為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承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堯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鎮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

雄

○此章全重德上首章言后始之德宜配君子次章追言昔百未得之慶末章叙今日已得之樂皆自本窮窮之德說來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謂或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以畧賦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歷者如此則六賦是賦體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之謂朱子曰此便是說寔事如蝻斯羽之類是也

○興者托物起興之謂朱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雉鳴是興而有別之物引此起興從不其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以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此又異不同也

○問詩中說興處多却只是興且如關雎雖相與皆是興而此然雖近比其體是人題說那寔事蓋是以一個物事貼一個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寔事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

○考索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未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作為燕樂卿樂射樂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謂或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以畧賦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歷者如此則六賦是賦體也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謂或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以畧賦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歷者如此則六賦是賦體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之謂朱子曰此便是說寔事如蝻斯羽之類是也

○興者托物起興之謂朱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雉鳴是興而有別之物引此起興從不其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以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此又異不同也

○問詩中說興處多却只是興且如關雎雖相與皆是興而此然雖近比其體是人題說那寔事蓋是以一個物事貼一個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寔事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

○考索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未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作為燕樂卿樂射樂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謂或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以畧賦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歷者如此則六賦是賦體也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謂或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以畧賦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歷者如此則六賦是賦體也

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地而南也鸛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謂或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以畧賦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歷者如此則六賦是賦體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之謂朱子曰此便是說寔事如蝻斯羽之類是也

○興者托物起興之謂朱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雉鳴是興而有別之物引此起興從不其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以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此又異不同也

○問詩中說興處多却只是興且如關雎雖相與皆是興而此然雖近比其體是人題說那寔事蓋是以一個物事貼一個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寔事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

○考索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未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作為燕樂卿樂射樂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謂或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以畧賦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歷者如此則六賦是賦體也

脚昭集傳錄叙却似組担李逵衡曰周家自姜源以來太姜太任
世有令德助成一六二養父美而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
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正治也案之於此成終也

若故曰樂
之大意只
重在友樂
上不童樂
之大小也

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
意不能自己又如此云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句
曰關

補氏曰樂
不淫哀不
傷論語只
說作詩者
之性情此
註兼言后
妃之性情
蓋并首章
言及也

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
詩者得其性情之正嚴氣之和也蓋德
如雉鳩擊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
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友側琴瑟
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
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体也觸其
嚴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
然學者始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
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匪衛曰妃
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
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
之行不伴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紀
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

此章本重鳥華當以中章治鳥為主首章是治鳥以前事未
實是治鳥以後事大意是歷叙治鳥之事而因以及婦學

始若謂有
夫婦而后

之情此不可以治鳥之車與婦寧之情對看章脚勤儉孝敬繳本
作詩者外補之
朝一夕之故或向當物與之時寫之單廷而施于中谷者其兼方美
義而向盛蓋未可治以為布而已有其新矣斷時也黃鳥于飛集于
灌木之上其鳴啾啾也亦有敬之遠聞焉若道我以女工之思矣一時
之景物固恍然如在者吾豈能以忘情耶
破 后妃追叙初夏之景見女工之自也
至意此章是追述初夏之景時物如此是治鳥之新也維葉萋萋上
句見當時刈獲尚未可施絲絡尚未可治而吾人已有所補之思
了黃鳥三句是點當時之景物猶及記者如今人作詩點景一般
蓋寫方盛時正有黃鳥鳴於也不可把鳥與黃鳥平看曾見時說多
云灌木則為所冠若此何為堪而然以朱子為黃鳥盛而有黃鳥
鳴于其上此也此畢竟此語亦太繁象和較遠聞只形容音韻意
達于言中之說亦可也

孔氏云中
公則言者
古人語皆
然詩文多
類此

未有不由
此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其鳴啾啾
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鵲也
灌木叢木也啾啾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收
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絲絡而
賦其事此追叙初夏之時葛葉方盛有黃鳥
鳴于其上也後
凡言賦者放此○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
莫莫是刈音是獲音為絲音為絡音際叶服
之無斁音亦叶灼反○賦也莫莫茂貌貌
○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
而服之無厭益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

葛覃
前高已成而可治以為布矣山是刈而斬之以取其材獲而
者之以柔其性理其精者以為之紉理其粗者以為之浴此絲絡
固成于勤苦而得之艰难哉之服此服也較易示之即心誠愛之而
不忍以厭矣矣

薛方山云
為絲絡為
字有區則
絲治意

○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
而服之無厭益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

破 后妃于葛之已成治之勤而愛之至也
至意此章正治葛時華首三句言葛之成下言其治之勤而愛之
至也刈若斬之以斥谷獲者實之以釜鬻工夫尚在為字前

此者也

此者也

為之者條分縷析以及夫織冠之事也服之服字虛活不必泥定是熟服禮服無數是預言心之所期如此非此時已垢弊也確者云雖是垢弊只是反言無數之情詳會此意勿用其語可也或用辭濯備發字后煩碎

言言章 而吉道于我之師氏使告于君子以違吾婦寧之意然婦寧之服不可苟也蓋治我私服之汚薄薄我禮服之衣何若當於而向者可以未歸乎衣根既成或將服之以歸乎于父母矣夫后妃于治為一學而歷叙其始終如此動必發教之德可以備見而周家王

破 后妃處婦寧之華而曲尺其道若教足徵矣 至意按唐制川謂此章以歸寧為主而婦寧之中義重繫服上告君子意則輕矣言言二句不平道模寫他柔順委曲容無恃愛專制意薄汚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詞非告師氏也薄汚薄幹亦只是詩家字薄汚也是訓詁輔氏不為其飾之說未是私服常服故去其汚禮服不常服故其飾禮服如見質君衣之類不必認作朝制之服私服禮服不必認是歸寧所為者此但須于閑處點入歸寧便與上章情意相關耳註中遂告將服四字才玩來說者切勿疑此時已真當歸寧才

桂北海曰即為歸寧而見其勤即辭濯無數而見其儉即言居師氏而見其敬即歸寧父母而見其孝疏義曰動後若教乃煩德之大者故曰后妃之本

張南軒曰誦服之無教章則知周之所以異誦休其委績之章則知周之所以亡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女成之氏 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矣也 ○言言師氏言言歸

薄汚我私薄幹我衣 害音澹害音否 如歸寧 父母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從少也汚煩

潤之以去其垢猶治亂而曰亂也幹則濯之而已私免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歸寧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幹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歸而何者可以未幹乎

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以長而能敬不弛於師傳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承采言 此詩重思念君子通篇皆是記言一見思念之情詩章○方山云

姑醉酒暫開其... 字故字皆見其... 不謂而此心之思終無... 君子之不任而極其... 者矣

四章 然我之懷猶未已... 不謂而此心之思終無... 君子之不任而極其... 者矣

南有金 三章 意無淺深... 稍領二字稱若稱其德也... 全破 詩人於后妃必屢稱其德而廣盛福也

南有金 三章 意無淺深... 稍領二字稱若稱其德也... 全破 詩人於后妃必屢稱其德而廣盛福也

南有金 三章 意無淺深... 稍領二字稱若稱其德也... 全破 詩人於后妃必屢稱其德而廣盛福也

○朱子曰...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 賦也石戴土... 賦也

○朱子曰...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 賦也石戴土... 賦也

○朱子曰...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 賦也石戴土... 賦也

○朱子曰...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 賦也石戴土... 賦也

○朱子曰...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 賦也石戴土... 賦也

格天者格矣吾知惟德動天而福履自綏... 之以順之休而培之固者亦若葛之繁於樛木夫豈出於倖致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朱子曰...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 賦也石戴土... 賦也

○朱子曰...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 賦也石戴土... 賦也

○朱子曰...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 賦也石戴土... 賦也

○朱子曰...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 賦也石戴土... 賦也

○朱子曰...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 賦也石戴土... 賦也

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綌綌安也... 后妃能速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三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况我衆只君子其德... 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明扶豎將之者自不容

女之不可求 猶獲之不可求 而已矣 江之不可方 而已矣 宜復前日之可比說

主意此章 亦與下章之子內要入端莊靜一意端莊以容貌言 靜一以性情言不可求亦是此其不可求亦是悅其德也不是詩 人欲求之不可得故云然廣闊也以截流橫渡言廣則得或可渡 冰則不可也求長也以順流上下言長則舟或可行方則不可也

大特女之登如也則吾人之好其德者將何以致其情耶彼細 細錯統有楚生焉則言其楚為况之子若順時以于歸也哉 願為之珠馬矣蓋好德心勝魚賤彼吾亦所樂為也然則持女之 不可求其即妾之屬矣其終不可求忍江之求矣其終不可方思而 已其可以非禮求之哉

三章 彼翹翹兮 猶新有美生焉 則言其美矣况此之子若順時以于 歸則則願為之珠馬矣蓋愛德心誠雖甲投吾亦所不辭也 大則持女之不可求其即漢之廣矣其終不可求思江之求矣其終 不可方思而已宜容以非礼于之哉夫此一持女也 蕩其首而亦不 今如此道而懷服之哉

主意三三章 是錯統之猶新者 矧之是不欲以楚維于新也 于 歸此未去而與望之 珠馬非欲親其人亦非欲親其德只是慕 其不可求之德而古了 矧統之無由惟于歸有馬可珠而願為之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曲一名大 賦曲古詞 云朝發家 陽城暮至 大堤宿大 堤諸文兒 花艷驚郎 目

朱子曰 江漢汝水 皆謂是 婦人皆 是文王之 化只化及 婦人不化 及男子及 曰汝水 汝水不可 行露之男 不去侵凌 貞女宜當 時頗人象 化而男子 則非亦是 澤中駒馬之小者

漢之廣矣 不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劉其美 猶之子 于歸 言其駒 漢之廣矣 不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可求 思江之求矣 不可方 思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後而不恥以致其好德之誠如所謂願為之 矧統其意亦是此 言三之廣矣四句咏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珠馬之意也

室之方子夫婦入於后子孫傳其德而國祚長也
禮其等而後勉以正君臣之義也
言亦被之之味也

三意言二曰是謂其德之使
段之其德也金剛曰曰下父母之德也
思得此德是也則其德之使也
可也而可謂之德也
就也之近言木是也
區他句說上文王意

○重言曰曰孔也
○重言曰曰孔也
○重言曰曰孔也
○重言曰曰孔也

麟趾

王子孫皆稱曰麟
王而宗其不謂曰麟
王而宗其不謂曰麟

重章

文王后死德脩于身
德吾嘗觀諸公子而知周之德與周
者也言乎其趾則不踐生草
漆于家庭之化有慈祥言弟之風亦振
出治世之伏徵也今公子有此仁厚可以培國祚之運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王室指紂所部也
其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
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塘之人猶以文王
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
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
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
之其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存所謂歸人能
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若蓋曰雖其別離之
父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以尊君
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神昵之私則其德深之
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重章

文王后死德脩于身
德吾嘗觀諸公子而知周之德與周
者也言乎其趾則不踐生草
漆于家庭之化有慈祥言弟之風亦振
出治世之伏徵也今公子有此仁厚可以培國祚之運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而一代之澤及于後矣于嗟此公子是耶麟也而何又於此之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重章

文王后死德脩于身
德吾嘗觀諸公子而知周之德與周
者也言乎其趾則不踐生草
漆于家庭之化有慈祥言弟之風亦振
出治世之伏徵也今公子有此仁厚可以培國祚之運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持後曰

丁未公既程錄即先年華也...

○許南台云仁厚王者之德也...

○葉山云周家以忠厚之國...

○當履緒結如武成德如三其...

○德卒成見譽之合而綿世曆之...

○按統世家云周同也又皇甫...

○禮記卷之四十五之昭十六...

○禮記卷之四十五之昭十六...

○禮記卷之四十五之昭十六...

○年以為...

○年以為...

○年以為...

○年以為...

○年以為...

○年以為...

○年以為...

○年以為...

耳言其志行之在已...

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

詞雖主于后妃然其意則皆所以...

明文王身備家齊之效也至於...

免且其官則家齊而國治之效...

其亦誤矣

召南之二 應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

即其地也雍縣折為岐山天與二縣

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此詩女...

末章 蔽市耳棠非特勿剪勿敗而已雖一拜屈之亦有所不忍也所
見此其棠如見召伯焉是以不忍拜之也况忍敗之乎夫其棠且見
愛矣召伯當何如耶召伯且見愛矣文王當何如耶于此可以見召
伯得氏之深而文王德化之盛亦可想矣
○劉元成曰此詩是觀物思人若然則平日全不思念偶因物有
感而後思之則把南人意思說淺了殊不知南人本常思念召伯
之德故雖甜息之地亦深加愛恋而不忍忘故註曰思其德改愛
其樹而不忍此數字最為妥當

行露 通章以禮為主首章是以禮自守而不妄于行下二章是
以禮自守而不妄于禮然非截然而段則上下相承也
○全德 貞女托言而嚴自守之意因而與而致自新之詞也
○南國之人云云意曰婚姻人道之始禮表天下之閑不可一日
離焉若也夫早夜之時露之零於道者方厭而甚温而沾
濡之勞可畏矣我當此時豈不欲事上而有所行乎特畏多露之沾
濡故心雖欲行而勢有所不敢耳使胃行不頤則沾濡不究豈善自
守者哉

末章 夫我之自守如此宜乎居貞而得吉矣然猶或謂我以必淫焉
將何以自訴哉彼人嘗謂雀有角故爾穿我屋誰謂雀无角乎

或言于此
而自蔽耳
非謂必舍
于十而布
政也註愛
之愈友愈
深只在干
伐敗拜字
見之正替
中不必用
出
○沈蓮兩
云作此詩
文字最要
含意最難
方好

其棠三章章二句
此只是託言似此而實賦
賦入邑音行露其風夜也謂行多露賦
賦也濕意行道風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
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單其前日淫亂之俗
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者
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
濕豈不敬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
不敢尔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
之患故託以行多露物賦物賦以此強暴
露而畏其沾濡也○誰謂雀无角叶盧何以

露而畏其沾濡也○誰謂雀无角叶盧何以

知或無角何以能穿我之屋也然則人皆謂汝于我嘗有求于室家
之禮故射我于訟誰謂女无室乎如或無家何以能致我于獄殊
不知汝雖能致我于獄然媒妁之言未通六禮之言未備而所以求
為室家之禮者是有不足矣礼未足而乃誣我于獄其特誰欺哉
○雀有喙
而無角鼻
有喙而無
角誰不知
牙誰不知
云自有意
味勿將兩
誰謂說得
死然

末章 誰謂鼠无牙乎如或無牙何以能穿我墻誰謂女无室乎于我
无有求為室家之礼乎如或無家何以能致我于訟殊不知女
雖能致我于訟然礼儀未備而義斷不可屈自雖可誣而志決不可
奪我將終守于礼而决不放汝矣汝惡得行其誣哉夫貞女以礼
自守而始終不渝如此德化之深亦足以觀矣

○按求為室家之礼如婚姻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屬註云
納采納鴈以為采擇之礼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氏納吉者得吉
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為婚如之訂請期請婚日也
○劉氏曰此詩之貞女猶周南采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游人自
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犹有弱暴之訟是又被化有遠近作詩有
先後不可處分優劣也

穿我屋誰謂女无家 何以速我獄誰
此見不犯礼相送之意
與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
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
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
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與
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礼故能致
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
家之礼初未嘗備如雀雖
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誰謂鼠无牙叶
紅何以穿我墻誰謂女无家叶各何以速我
訟叶誰速我訟亦不女行墻也○言汝
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
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放汝矣

行露三章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詩全集注

三章一章各章上二句是城服無過飾下二句是城居有

在位而曰皆者非一大夫之謂也節儉正直所包者莫不止此

二章特卒以例餘耳

三章彼其亡之章大夫固用之以為表美而飾是表也則惟素絲五

絛為且容貌之間從容自得而形于退食自公之餘者皆然其

可象也其節儉正直何如哉夫私服之制如此則公服可知矣退食

之容如此則在公可知矣于此可見在位之皆賢而非文王之化

亦何以致此哉

至首首章素字五字皆有意味素而不尚于華五而無事于多也

紀以絲飾表一名錢氏曰兩皮之縫下易合故織白絲為縵縵于

絛中縵屬兩皮因以縵縵縵縵是一意疏表云絛中定無謂之縵縵而大

絛有界限謂之縵合一為一謂之縵亦要知得委蛇指一身而言夫乃能若

非止步履間也退食自公不可折簡蓋退食自是從公門而出也是禮服也

此詩得

言私服私

容皆以公

服自有常

制在公自

能正容此

不足美推

私服私容

可以無拘

而充無過

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南國化文王之改在位皆節儉正直故

○羊之革力反素絲五絛委蛇委蛇自公

退食賦也革猶皮也○羊之絛音素絲五

絛絛之絛音界也○羊之絛音素絲五

絛絛之絛音界也○羊之絛音素絲五

絛絛之絛音界也○羊之絛音素絲五

絛絛之絛音界也○羊之絛音素絲五

絛絛之絛音界也○羊之絛音素絲五

絛絛之絛音界也○羊之絛音素絲五

羔羊三章章四句

三乎無淺深重思念上每章首四句是與君子之從役

是美其德而與其歸也首章意已及矣下二章乃

吟嘆不已之意耳

一寫人於君子之從役必屢與而及思念之情也

二寫人於君子之從役必屢與而及思念之情也

三寫人於君子之從役必屢與而及思念之情也

四寫人於君子之從役必屢與而及思念之情也

五寫人於君子之從役必屢與而及思念之情也

六寫人於君子之從役必屢與而及思念之情也

七寫人於君子之從役必屢與而及思念之情也

八寫人於君子之從役必屢與而及思念之情也

九寫人於君子之從役必屢與而及思念之情也

十寫人於君子之從役必屢與而及思念之情也

○振上句

不此說其

關之約素

不我信也

○註中于

是字巨廉

字不可作

婦人口氣

○振上句

不此說其

關之約素

不我信也

○註中于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真敢或違

振其君子歸哉歸哉

○振上句

不此說其

關之約素

不我信也

○註中于

是字巨廉

字不可作

婦人口氣

○振上句

不此說其

關之約素

○振上句

不此說其

關之約素

不我信也

○註中于

是字巨廉

字不可作

婦人口氣

○振上句

不此說其

關之約素

不我信也

○註中于

標梅

標梅者物是感婚期之過而願婚之成音女子之感皆一時事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標梅

標梅者物是感婚期之過而願婚之成音女子之感皆一時事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標梅

標梅者物是感婚期之過而願婚之成音女子之感皆一時事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末章

標有梅實三章章四句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云故言此意謂人迫莫先正於始而婚在肯

江記言 三章平看然有次第各看一句四下二句此詩作于既迎之後宜重悔處歌三字上說悔者悔于未迎之先也處皆

安于既迎之時也歌者悔于迎婦之餘也勝叙此俱見慶幸之意至破一勝妾之美其婦必與其始而終焉

章 是時記水云云故勝妾作此詩意謂人欲有暫蔽之頃天理無終底之私焉于今有感美彼江水之大猶有决而復入之記是

江猶有所容也此之謂向者之于婦固宜接我以借行笑而乃不我以爲然猶不我以也要亦其始之誤耳然其後也良心有感而復悟

則深悔前日不我以之非矣豈終于不我以哉 主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

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

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

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

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主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未章 與俱笑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始安也 主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雨化之亦可見矣 主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至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上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此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此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此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此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此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此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此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此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此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小星三章章句 呂氏曰夫人所妬忌之行而賤妾安于其

命所謂上好仁而 下必好義者也非如管 即對前月而言故謂

江有記 羊里反之子歸不我以其後

也悔 叶虎有反口與也水决復入為記分江

指婦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勝我自也

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已而借行也口是時記

水之旁勝有待年于國而嬌不與之借行若

其後嬌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

故勝見江水之有記而因以起與言江猶有

記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

也亦 悔矣 江有清之子歸不我與其後

也 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記

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謂也歌也

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謂覺言出聲以

舒憤懣之氣言見悔時也敬則得其所處而

也 樂 江有記三章章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

妾盡其心江沱之嬌惠不及勝妾而勝

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

盡其道 而已矣

野有死麋 俱倫反 白茅包 詩言忠厚自是

吉士誘之 與也鹿屬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

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

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由

此意與章意同有作水决而復入與始而終悟自與到底說者固不可造有作江能容水與婦不能容妾與至二句說者此註既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查有怨尤之意今憑確齋峰山以江之有記與婦之有妾軍上說辭氣以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句好句意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婦也悔指婦言下慶字喃歌字亦同 彼江之水大則有小洲之清矣此之謂向者之婦則矣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則迎我以婦得其慶子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章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故取之者必以白茅而純束之是至誠之
物而取之必以道矣况此懷春之女而有如王之色古士當以
禮聘之也而何可誘之哉
手意此章依輔氏以上三句與下一句此在與休中又是一格純
束以茅純束而包束之如玉依註以色言勿作如王之德說但言
有文如玉而不言所以誘之者蒙上章之文也然言外便有誘之
之意美荆川作誘之之由說未安

朱重 夫古士之求則妾而貞女之守則嚴其拒之之詞曰匪禮者
徐上而夫母得祀以相求也彼悅所以歸于自也禮貴別嫌尔母
未以動我之懷焉老所以守吾家也禮貴明微尔母未以誘我之犬
焉夫悅而不可動其能以及其貞乎老而不可驚其能以及其家乎
其意然不可促也蓋可見矣
主意此章作女子口氣講要將緊切嚴方方見得尊然不可犯意
徐上而夫母得祀以相求也彼悅所以歸于自也禮貴別嫌尔母
未以動我之懷焉老所以守吾家也禮貴明微尔母未以誘我之犬
焉夫悅而不可動其能以及其貞乎老而不可驚其能以及其家乎
其意然不可促也蓋可見矣

唐棣 此詩首章是與王姬有和敬之德二章美其男女之稱未
女可其稱婚如見其合耳
不彼 詩人美王姬必表其和敬之德而及其配偶之善焉
王姬云云意謂大婚之禮所以正人道之始也苟非有和敬之
德則驕亢之習所不免矣今理于王姬則深有可美焉彼何其

章 王姬之車也此何不爾而敬雖亡而和平乃王姬
下而王姬之車也此何不爾而敬雖亡而和平乃王姬
下而王姬之車也此何不爾而敬雖亡而和平乃王姬
下而王姬之車也此何不爾而敬雖亡而和平乃王姬

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
林有樸檉反
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也鹿獸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若美其
色也上句由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
檉藉鹿束束以白茅
舒而脫脫兮今無感
我收稅兮無使老也
舒緩我感動也老也
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
其稟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野有死麇 三章章四句一章二句
何彼穠艷 矣唐棣 華鳥不爾
指王姬言

章 王姬之車也此何不爾而敬雖亡而和平乃王姬
下而王姬之車也此何不爾而敬雖亡而和平乃王姬
下而王姬之車也此何不爾而敬雖亡而和平乃王姬
下而王姬之車也此何不爾而敬雖亡而和平乃王姬

章 王姬之車也此何不爾而敬雖亡而和平乃王姬
下而王姬之車也此何不爾而敬雖亡而和平乃王姬
下而王姬之車也此何不爾而敬雖亡而和平乃王姬
下而王姬之車也此何不爾而敬雖亡而和平乃王姬

章 夫王姬有和敬之德如此則下匹配之際何者而不見其可美
乎自其男女之稱言之彼穠然而盛者則華如桃李也今觀
此下嫁者則祖平王而為之孫派出天潢而貴以天下者也此上娶
者則父齊侯而為之子孫膺茅土而貴以一國者也所以祖貴子以
今其男女之皆稱不挑桃李之並盛也哉
王意桃李二物相稱與男女二人相稱平王齊侯不可考只以族
類之貴上講末重王姬身上看上娶者不為蕪下嫁者不為屈族
類便見相稱
自其婚姻之合言之依其鈞維何則維絲之合以爲綸也今觀
以齊侯之子而連姻帝室以平王之孫而配齊侯和男得女以
為室女得男以為家其婚姻之相合不由絲綸之類也哉夫王姬
有和敬之德而配匹之善如此文王太妃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主意以絲為綸合而為給與男與女合而為婚齊侯之子與王不

章 夫王姬有和敬之德如此則下匹配之際何者而不見其可美
乎自其男女之稱言之彼穠然而盛者則華如桃李也今觀
此下嫁者則祖平王而為之孫派出天潢而貴以天下者也此上娶
者則父齊侯而為之子孫膺茅土而貴以一國者也所以祖貴子以
今其男女之皆稱不挑桃李之並盛也哉
王意桃李二物相稱與男女二人相稱平王齊侯不可考只以族
類之貴上講末重王姬身上看上娶者不為蕪下嫁者不為屈族
類便見相稱
自其婚姻之合言之依其鈞維何則維絲之合以爲綸也今觀
以齊侯之子而連姻帝室以平王之孫而配齊侯和男得女以
為室女得男以為家其婚姻之相合不由絲綸之類也哉夫王姬
有和敬之德而配匹之善如此文王太妃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主意以絲為綸合而為給與男與女合而為婚齊侯之子與王不

子平王之孫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

同當言以各侯之子娶于王之孫男女合而為婚配耦而宜其俱
要本兩難說夫使非兩難胡以梅胡以合耶

騶虞

此詩二章一上二句美及勿之仁下嘆仁之自然仁恩
即人心所奉上二句已含得仁心自然意末句不過指騶
虞以應夫之末句只重自然意勿作准由看春田行詩也

章

詩人西笑諸侯仁恩之薄而因嘆其仁心之純也
南人清矣云曰曰万物以得而為貴王道以及物為終我侯恩
既字于民矣而其及于物者何如哉當去春田之際現之苗然
壯盛則有幾為凡夫之類者其盛可知也一發中五則有犯鳥凡
為犯之類者其盛可知也夫草木禽獸之盛皆有恩以及之我侯之
德盛美可嗟我侯其即騶虞乎蓋騶虞之仁非曰勉之性之也今
我侯仁心之自然不由勉強較之騶虞一而已矣何形之拘哉

末

彼茁然而非盛者又有蓬蒿者一蓬而凡類夫蓬蒿可推也一
發中五又有飛鳥者一飛而凡類夫飛鳥可推也夫草木禽獸
之微皆自恩以及之我侯之德盛美可嗟我侯其即騶虞乎蓋騶
虞之仁推之也非勉之也今我侯之仁心自然不由勉強較之騶
虞一而已矣何形之計哉吾是以知諸侯之仁而文王德化亦遠矣

末

彼茁然而非盛者又有蓬蒿者一蓬而凡類夫蓬蒿可推也一
發中五又有飛鳥者一飛而凡類夫飛鳥可推也夫草木禽獸
之微皆自恩以及之我侯之德盛美可嗟我侯其即騶虞乎蓋騶
虞之仁推之也非勉之也今我侯之仁心自然不由勉強較之騶
虞一而已矣何形之計哉吾是以知諸侯之仁而文王德化亦遠矣

合而為
昏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音加音發五祀音于音嗟平騶虞
叶音牙賦也茁生也壯盛之貌藜也亦
名藜發七矢犯牲也一發五祀猶言中也
疊雙也騶虞獸名白鹿也文不食生物者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
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
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
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
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其所謂騶虞矣○彼
茁者音發五祀音于音嗟平騶虞○賦也蓬
草名一歲曰
豨亦小豕也

○一發五
犯凡射每
發四矢而
中五犯是
一矢中必
疊雙也此
正是見其
物之多不
是言射之
巧
○時文云
我侯仁恩
之及物如
此夫豈待
于勉強哉
此便是推
原美荆川
文景得肯

○彼茁然而非盛者又有蓬蒿者一蓬而凡類夫蓬蒿可推也一
發中五又有飛鳥者一飛而凡類夫飛鳥可推也夫草木禽獸
之微皆自恩以及之我侯之德盛美可嗟我侯其即騶虞乎蓋騶
虞之仁推之也非勉之也今我侯之仁心自然不由勉強較之騶
虞一而已矣何形之計哉吾是以知諸侯之仁而文王德化亦遠矣

召南

下見各家以治國者如此而王道成矣終之以騶虞蓋鵲
巢之應也娶之文王后妃與乾坤合德出平震而有仁后之麟雖
各平異而有純一之鵲巢蓋六子乃乾坤所自出而震巽乃六子
之長長也故曰易之與也其當周之盛際耶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五章百七十七句

思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夫夫妻
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
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其棠以下及
見由方作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
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于
文王若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
而其所施者薄矣抑所謂其民皞皞
而不知為之者與唯何彼穠矣之詩

騶虞三章章四句

文王之化始不闕
而至於騶虞則其化
之入人若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
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是誠心正之
功不自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遍
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
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
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陸氏曰
騶虞尾長
于軀白虎
不食
生草蓋仁
獸也無端
字意

為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
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
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
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由
正牆面而立也歟○儀禮知飲者鄉
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之樂鄭氏註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
而不用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
誦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
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
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夫
夫妻之德惟此上庶人之家一也故
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
于委巷莫不誦吟詠
誦所以風化天下

詩經卷之二終

詩經卷之三

朱熹集註

邶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

河以及家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

都為武王克商分有紂城朝歌而邶謂

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

鄘不諱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

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

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

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邶一之三

邶鄘衛

邶鄘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與邶鄘接壤朝歌之地商受之都也武王以封同母弟康叔是

后凡傳而其伯蚤死妻共姜守志嗚呼舟楫上乎二豎不改之操

蓋衛風之首倡也十世而武公知行並學文敏於紳士抑我置廷

之作死然猶語之家法也詩歌有斐衛其最著乎由武而莊而桓

漸以交替純公壯蕩暴戾以寵奪正州吁弑逆之慘公釵成之也

宣公淫蕩醜惡罔嫌為妻播於奔之羞其何能國無怪乎流風

大行亦狹傷也再傳而懿軒鶴突國獨賴戴公思弟光復旧物

定中作楚其再遠夫文以下二十傳而嗣君貶號曰宋止有濮陽

之地又六世秦二女廢其君為庶人而歸亡矣

邶詩

此詩通章俱是憂傷之意大有以不得於夫為主凡見怨

不得于夫之憂難解次章言不得于夫而隨莫訴三章言不得于

夫而自反無謂四章言不得于夫而見其小未言不得于夫而

深致憂恨之詞諸說下各章多用通接意竟章強

相貫通之詩為不得于夫而作也曰樂莫樂于室家之屬愛而

為舟楫字微其宜用以乘載也今乃不以東載無所依泊但泥泥於

桓即公子 戴公文公 俱公子頑 程子云一 國之詩而 三其名得 下衛地者 為衛得于 邶鄘者為 邶鄘

說 封

于水中而已我之不得于天何以堪於是故是以心當憂之而耿耿不寐有如疾痛之任身而憂也亦我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哉生天下之可以解可以酒而解者非憂也必今日之憂而謂求解于酒則非矣

至意指弟泛流比不見取于天也註堅緻牢實亦喻已堅持貞固意但此意注我心匪石重方見出此處只宜輕說耿耿謂人有所憂耿耿然惟憂之一略分明故當察而不能察耳隱憂言不得于夫則終身失所仰望此憂使非酒所能解且漫說為綱常國家憂

章然不得于夫必有其故惟心之明者能度之也今我心匪石而所以不得于夫者不能度其所然之故矣然惟親者能解其情也今我雖行兄弟不可依以為重而往親之問反遭其怒焉則所以不得于夫者亦終無以自明矣其所處之極如此吾安能自明耶

至意二二句言昧暈更之故下因傷其不見恤于兄弟也上二句只用喚起下意不昏不可知蓋無故而不得于夫不能度其故也非度其處之方不可以據朕云不可倚賴非以兄弟為倚賴之謂惟親非求以濟愛亦非欲以兄弟為度其故只是哀痛迫切必訴耳親親乎抑鬱之情朕有可倚近道其怒正所謂不可據也碩雅希以逢彼之怒你逢天之怒殊不可據

章然而思之若婦道之有虧則見矣朕可說也今內省諸已以存心無常而致然與則專一有常非若石之可轉也正直無和非若馬之可捲也存心其無愧矣以為感像未善而致然與則動容

周禮言而曰思婦道之有虧則見矣朕可說也今內省諸已以存心無常而致然與則專一有常非若石之可轉也正直無和非若馬之可捲也存心其無愧矣以為感像未善而致然與則動容

四章夫日反無缺動輒得咎憂心已悄悄矣又且見怒于群小而無相孝之意務取熾盛善短或吾過親閱亦既多矣妬寵而負恃以卑而凌辱受侮亦不少矣是以靜言思之心不能以自守而獨偃之間但標然一拊心以自傷悼而已抑何所告哉
至意上四句叙已因於所遇下是痛心之意憂心悄悄本不得於夫來温于群小由不得於夫夫親閱二句正温于群小處靜思是地這無故見矣他處而果思非對人言也寤寐之中群拊其心而莫不標然標者平拊心之狀也此非怨夫乃自怨自艾意
未章彼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此常道也今日居月諸胡為更迭夫嬌爰易位人倫之大變是以心之憂矣至于煩寃曠耗如衣不潔之衣而不能自潔言思之凡人之相愛有可去之蒙者皆匪為決去之奉吾為婦人從一而終情難既絕義無可去不能奮豈以高飛也亦惟守吾之正而已雖親閱之既多受侮之不少亦奚恤哉夫不得于夫大變也婦人于此惟知有反躬自咎之道而無怨怨過甚之詞不賢而能之乎聖人系之變風之首蓋有取而然矣
至意上二句喻嬌爰之易位下言憂之深而蒙不勝去也更迭而

正風以開
惟為首夫
婦之正也
變風以相
舟為首夫
婦之變也
閨門為風
化之原故
夫子謙之
輔氏云內
既不得於
其夫外又
不得於其
兄弟情之
無聊亦甚
矣

沈芳 彼相舟亦沈其流耿耿不寐如
有隱憂微無酒以敖以遊
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
得於其夫故以相舟自比言以相為舟豈
牢寔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沈然於水
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為無酒可以
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
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
相類豈亦在
姜之詩也歟
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據依想告也言我心既匪鑿而不能度物
雖有兄弟而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
反遭其
怒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木
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焉可
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及不可得
而簡擇取舍皆自
反而無關之意
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寐
有標 音輝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群小眾
拊心也標 以言憂借而言
拊心也標 音輝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群小眾
拊心也標 音輝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群小眾
拊心也標 音輝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群小眾

嗟夫臣
不忠而見
難婦有貞
而見矣借
哉誠心難
明而流俗
難悟也然
貴婦不以
無罪見矣
如必其逐
天之心中
臣不以無
罪見逐而
移其逐若
之志故在
美味匪石
以自擔屈
原賦沙
以自沉鳴
呼不華而
慶君臣夫
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寃

高猶言都轉虧非日月交互虧也蓋日常常明月則有時而虧此婦之變也
常道也今日固宜虧矣而日亦虧把常道反轉了是謂更迭而虧亦足見矣
也重日一邊下可以日月交迭互請日月非直有更迭而虧之事
特以已事假設而言耳末二句要形容得夫婦無可去之象非真
以不能去為恨也

綠衣 詩人屢喻已遇亦之憂而求天善處之道也
全破 詩人屢喻已遇亦之憂而求天善處之道也

章 綠衣賤黃色貴也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為則昔
大尊卑失序倫以亂怨雖生于一時禍將流於后世而心之憂矣
易能以自已耶

章 綠衣賤黃色貴也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為則昔
大尊卑失序倫以亂怨雖生于一時禍將流於后世而心之憂矣
易能以自已耶

章 綠衣賤黃色貴也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為則昔
大尊卑失序倫以亂怨雖生于一時禍將流於后世而心之憂矣
易能以自已耶

章 綠衣賤黃色貴也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為則昔
大尊卑失序倫以亂怨雖生于一時禍將流於后世而心之憂矣
易能以自已耶

○此首道
以綠為衣
而見乎外
以黃為裏
而隱乎中
喻衆羞顯
而正嫡也
也次章以
綠為衣而
任上以黃
為裏而正
下喻衆羞
辱而正嫡
卑也次章
高裳則下
失故曰失
○綠色之

宿丹五章章句

此章以表裏喻幽顯
綠今衣兮綠衣黃衷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
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亡也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
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亡也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
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亡也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
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亡也

思古人有常處此夫婦之變而能保其身一不失者我則對其已行
之師以為自淑之資使不至於有過之地也綠絲之治何暇計哉
未言彼締結之衣當暑之服也以當暑之服而過寒之寒其締結
也我將知之何哉我思古人有常處此夫婦之變而去自善
者我則以吾欲為之本心而循其已行之成法是真能先得我心之
所求也締結之風亦且素之何哉天不其過也夫而求免其過于
已不致其怨于妾而推致其善于古人樂之共善可謂美矣
至意上章論妾之及時見况而思古人以自免于過也其章喻已
之過時見矣而思古人有同于已也冬下二句俱承上二句說古
人及言古之夫人難適此變而不知不失其道也善處還要委曲
以全夫婦之道也指處大婦言不重嫡妾實獲我心要木上无訛
說來必字就期老過之心說我心本欲如我而求諸古人之應
果能如此是實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只知一味自盡更不管他
妻風之變正是景行自勵意南台謂以重總是求善處不必以為
得善處是也特說以上為求善處此為得善處無味
全破 夫人于陳女歷只夫已之情而偏道其人之貧也
莊姜无子云云意謂人情莫樂于相聚亦莫悲于相推况我于
仲氏之別尤有不能為情者焉彼莊姜于飛則差池其羽矣我
之子適國家之大變而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于野矣斯時也存亡
在念而感慨弥深別無常而憂傷獨切故淹忽之間瞻望弗及而
泣涕如雨大有不能為情矣

綠衣四章章句
詩無所考姑後存說
下三
是形之辨以與已送別之情勞苦如此
野瞻場弗及涼涼如兩
與也燕亂也謂之燕
燕者重言之也差池

章 于飛其鳴也上下其音矣此之子遭大故而于歸也我不
能自過者矣

章 送之于南乎時也瞻望弗及是勞我心而哀痛也切盡有
不歸自禁若矣

章 送之于南乎時也瞻望弗及是勞我心而哀痛也切盡有
不歸自禁若矣

章 送之于南乎時也瞻望弗及是勞我心而哀痛也切盡有
不歸自禁若矣

章 送之于南乎時也瞻望弗及是勞我心而哀痛也切盡有
不歸自禁若矣

章 送之于南乎時也瞻望弗及是勞我心而哀痛也切盡有
不歸自禁若矣

章 送之于南乎時也瞻望弗及是勞我心而哀痛也切盡有
不歸自禁若矣

章 送之于南乎時也瞻望弗及是勞我心而哀痛也切盡有
不歸自禁若矣

不齊之貌之子指戴也歸大歸也○莊姜
無子以陳女戴為之子完為已子莊公卒完
即位慶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為
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燕燕于

飛頡頏之頑與抗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與也飛而上曰頡頏而
下曰頡頏送也佇立久

○燕燕于飛上下其音之子于歸遠送
也

于南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與也飛而上曰上
送于南者見婦與相聲情音鳴而下曰下音

陳在衛南○仲氏任其心塞淵均及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君之思以勗寡人賦

仲氏戴姓字也以恩相信口任只誇聲塞淵
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

最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
媽之賢如此是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

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
死戴偽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于先君所

致也而戴媽猶以先君之思
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燕燕詩章章句
庶昔勿與美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今逝不古處
不相隨也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月諸乎而訴之也之人
指莊公也折發語辭而處未詳或云以古道

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于莊公
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

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
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

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意焉此詩之所
已莊姜之

輔氏曰
規綠衣之
詩所謂我
思之人于
用嘆莊公
不以古道
相處自處
以古人為
法而望人
以古道處
已莊姜之

與而言此句乃說寒州以操心言溫惠二句以持身言操是皆處
方山梁陶隱山主共說或謂其心二句以立心制行對肥淑慎句
操亦說溫惠慎其身不出于立心制行之外也此說亦可溫惠以
終字貫之二句就平日相勉勉說勿作臨別時所勉也先君之思
並存沒欲其不以存公易心也此處正見其昏想別時非公已也
故亦先君

○按春秋二月衛州吁弑君完九月衛人弑州吁于濮可見未
喻年而州吁之振作君完之仇嗚矣余陳女之婦莊姜之送而莊
姜之賦蓋州吁未弑之先也而州吁時請于衛而殺之卒出于陳
人豈州吁為陳女所切齒者故假手于陳也夫

自居全旨
四章一意見變每象而大處已之薄因悽吟而致屬
各因第四句說來而軍不向又根胡能句來
至選 夫人不待于夫必懸訴而致望之情也
至選 莊姜不見答云云曰夫婦相與之道之常也我今日之適遭其
變亦能何哉彼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又笑則于人道之乖順亦
益現之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際曾不以古道相處焉
是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使其有定則古道之善恒知之也何為
不我顧耶

工自內看上語言二句須一串說蓋言寤而不寐思之以至于病言之以見
也有謂寤則夢而不寐思則感傷開鬱而成疾如此對看皆非其意也
又謂驟而迅雷則其止也可立而待今則雖其明也其雷也其驟也其
未重蓋未有開霧之時也夫狂惑之敵愈深而未已如此是以使我氏口
滿言而不能寐至於展轉反側願言懷思而不忘焉何天之不一頓氣
代而解吾之憂乎夫托物以為比而不忍直斥其夫感既以致思而
每有望之之意莊姜之厚何如哉
主意上二句喻狂惑愈深下言思之深也願言則懷言思之則愈
思而不也莊公為人如此而憂念之情不去忘此莊姜所以為學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擊鼓全首此詩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至意承上章說盡上章意遂其言此是嗟其不得遂而然之也不得活謂不得活以負其終也不得伸謂不得伸以負其信也意死亡相無聞志說未有惟恐之意

○按春秋伐宋書宋公于胡氏曰吳是彼者自謀在備而以吳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其君其罪已極來殤不去書罪以討欲定州吁而從其和謀是憐人救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有宋而從以諸國不諸亂臣賊子必先治其兩與之法也

凱風全言 首章分上足喻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元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根本上元令人來蓋主于自責而有微規之意也蓋有以感悟其親也

至破 詩人自責必喻言親恩之大而感與子道之虧也
凱風 蕭之灌風云云作此詩以親之也蓋謂親恩不可不報而子哉我疾其所當及也彼凱風自來吹彼未成之棘心至于天而少好則風之力多矣我母氏生我而育我之亦供風風之長養棘心也其劬勞也不亦其乎夫母氏劬勞之恩如此而為子者將何以為報耶

至意者三句喻母有育子之恩不句嗟其勞也此即凱風吹棘心于少好之時出慈母育子于童者之日也彼勞只就初時說蓋此本其始言之也夫母既劬勞則子當孝故曰起自責之端

三章 彼凱風有南吹彼棘心于為薪已成人矣但可為薪而而去及育子之道至且善也奈何子顧壯大而先一令人以當乎母心則亦棘心而已其有存於母也不既多乎

音者契濶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借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信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劉氏曰 南風之性示育子物故曰凱風 棘心而 下句如血 故屬比以 章言風與 棘而以母 子相配 故屬比 儻然云 作此詩可 室故其子 幼時蓋曰 本其始而 起自責之 言不盡于 道

凱風有南吹彼棘心天天 典腰 母氏劬勞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天天少好貌劬勞病苦也○

聖善我無令 與也聖獻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與

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是言

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是言

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是言

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是言

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是言

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是言

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是言

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是言

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是言

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是言

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是言

至意此章是白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婦過于已尚未略先諫意以諫之成而非妻材與已之性大而非令人也至善自明明貞淑之看勿就恭子說亦勿就即操上說无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三章 彼凱風有南吹彼棘心于為薪已成人矣但可為薪而而去及育子之道至且善也奈何子顧壯大而先一令人以當乎母心則亦棘心而已其有存於母也不既多乎

至意者三句喻母有育子之恩不句嗟其勞也此即凱風吹棘心于少好之時出慈母育子于童者之日也彼勞只就初時說蓋此本其始言之也夫母既劬勞則子當孝故曰起自責之端

三章 彼凱風有南吹彼棘心于為薪已成人矣但可為薪而而去及育子之道至且善也奈何子顧壯大而先一令人以當乎母心則亦棘心而已其有存於母也不既多乎

至意此章是白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婦過于已尚未略先諫意以諫之成而非妻材與已之性大而非令人也至善自明明貞淑之看勿就恭子說亦勿就即操上說无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三章 彼凱風有南吹彼棘心于為薪已成人矣但可為薪而而去及育子之道至且善也奈何子顧壯大而先一令人以當乎母心則亦棘心而已其有存於母也不既多乎

至意此章是白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婦過于已尚未略先諫意以諫之成而非妻材與已之性大而非令人也至善自明明貞淑之看勿就恭子說亦勿就即操上說无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至意此章是白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婦過于已尚未略先諫意以諫之成而非妻材與已之性大而非令人也至善自明明貞淑之看勿就恭子說亦勿就即操上說无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至意此章是白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婦過于已尚未略先諫意以諫之成而非妻材與已之性大而非令人也至善自明明貞淑之看勿就恭子說亦勿就即操上說无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至意此章是白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婦過于已尚未略先諫意以諫之成而非妻材與已之性大而非令人也至善自明明貞淑之看勿就恭子說亦勿就即操上說无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至意此章是白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婦過于已尚未略先諫意以諫之成而非妻材與已之性大而非令人也至善自明明貞淑之看勿就恭子說亦勿就即操上說无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至意此章是白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婦過于已尚未略先諫意以諫之成而非妻材與已之性大而非令人也至善自明明貞淑之看勿就恭子說亦勿就即操上說无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至意此章是白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婦過于已尚未略先諫意以諫之成而非妻材與已之性大而非令人也至善自明明貞淑之看勿就恭子說亦勿就即操上說无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至意此章是白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婦過于已尚未略先諫意以諫之成而非妻材與已之性大而非令人也至善自明明貞淑之看勿就恭子說亦勿就即操上說无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至意此章是白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婦過于已尚未略先諫意以諫之成而非妻材與已之性大而非令人也至善自明明貞淑之看勿就恭子說亦勿就即操上說无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至意此章是白責之意只是歸善于親而婦過于已尚未略先諫意以諫之成而非妻材與已之性大而非令人也至善自明明貞淑之看勿就恭子說亦勿就即操上說无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婦人以其君子從後也而思慕之故作此詩意謂性後者

不容進之義而思慕者亦不容已之情彼雖于飛也

其所以後而自許也而我所懷之人乃從後于外而因阻

難進也雖于飛上下其音何飛鳴而自適也我君子以從後之故而

尺故自處阻隔耳從後不專指軍旅凡土工營建皆是

三章成自隔之疎誠哉此君子實有以勞我之心也安去如難進之

自適乎

全意勞心因上阻隔生來言不得遂室家之願也即云遠行紀惠

多為憂恤而不自已故勞心為甚

瞻彼日月或明于晝或明于夜往來不絕我君子之從

瞻彼日月或明于晝或明于夜往來不絕我君子之從

矣使道之或遠使可以期其歸也奈何道之云遠非可以朝夕計局

主迎來以慰我悠悠之思哉

全意上二句感天象而思從後之久下款其旋歸之難止辭上

二句下二句元解有謂首句畧斷下三句一氣梁說德是思其君

子行役之久意未穩日月迭往快來君子一往而不復來故思之

百爾章夫君子之痛固未敢必也夫遠行易以死患惟善處斯可以

百爾章夫君子之痛固未敢必也夫遠行易以死患惟善處斯可以

豈不知德行之美乎彼思人之有而有快心耻已之无而有求心此

德行也君子若結不伎不求而全其德行則私不累乎心而身不

於所遇將如常處變之皆善在順在逆之感宜矣何所往而不善

夫大則身雖久役于外而此身可全終不阻隔而我心不終勞我思

不終勞矣否則觀雖雖而與嗟嗟日月而與慨主自己哉夫婦人于

君子思之深勉之正如此亦可謂矣矣

全意上二句故以知德行下是尺德行之益正見其內知焉君子

重任夫而言百者深而厚之詞也不伎不求正是德行不

專任富貴尼功當名利皆是用不戒則自處得全矣同用二字

須明謂處常變順逆无不善也

如與君子

之不潔自

如蓋反與

○二章即

物之自適

只已之勞

于思也此

與到底說

或謂首一

句與第二

句以展矣

內有不與

自如意與

意與上章

同細玩展

笑句卷連

下句從前

說為是

○此章非

本思上求

正因其不

常而與其

善如此

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伎善又

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其遠行之犯

而得全也

而得全也

而得全也

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阻興也雖對鷄雖有冠長尾身有文采言

主意此章此意亦重在下一句總是即物理之失其常既入道之

夫淫亂之禮如也蓋現古人之婚姻乎其納采也則奠雞

請期也則用旭之姑且蓋取其日之方并而有男女正始之道也

去是禮之行也豈急遽而先斷哉士如歸妻於水泮之時則曰水未

泮之先而行納采請期之禮焉若于此時且歸妻則失之驟矣古人

不為也夫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即之以此如此何謂人之

不至意奉古人婚姻之常禮正以刺今之不古也以禮字為主用雁

者取其和也亦謂其耦也旭日者取其明也亦重其始也此二禮

皆為婦妻計求之不暴即是即之以禮意

招章又蓋現男女之有定偶乎彼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

招章獨否者非立異以違乎也蓋舟人非我族類必待我友之招

庶氣求而後從之也去則男女之際必待配偶而相從亦從是也何

淫人之不知耶夫當淫風流行之際而其間徒有條訊痛責之人信

乎去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者矣

至意即渡者又從其類比配者必待其耦也未句正是待配偶而

相從者必重此句方得刺此人之不滿意夫濟渡乃一時之事且

不妄從而男女乃万世之防胡可妄求淫亂者不然是不從我友

之招而從舟人之招矣故刺之

谷風全旨以敘悲怨之情也大畧以顏色之衰德音之善作主顏色

之衰故夫之所以見棄廢言其德音之善則无所弃之罪矣細分

之章是必命夫婦之道當以和以禮為常言見齊之苦而快何

望夫之章三章言夫弃已之德而因言怨之詞四章自述其勤

勞之事以見无可弃之罪五章則言弃已之勤勞而致怨之詞

六章則言弃已之安樂而致怨之詞

壯也夫濟盈不濡其轍維鳥當求其雄此

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維名而反求其

壯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以納采言

非其配耦而祀禮以相求也○雖雖鳴鴈

許下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誰誰

反旭反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

初出貌聘禮納采用雁規迎以婚而納采請

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

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

之以禮如此以深韓詩云招也手曰招以口曰

刺淫亂之人也○招招音舟子里反人涉

口與昂否叶蒲人涉印否印酒我友反○比

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

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

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

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此句是比下句是承此句是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飽勉同心不宜有怨

五采對同采非與匪無以下體德音莫違

及爾回妃叶想正反○此也習習和舒也東

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也口婦

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

故為夫婦若當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

萬

所以不去進也夫我之不忍于夫如此而夫之送也亦不忍而亦不至其門內而止蓋其去之不速而斷絕也夫之告也不亦至矣哉夫茶物之若者也春物之甘者也自今視之謂茶若乎其甘又知若矣蓋我之被其苦者甚下茶故食茶之苦亦見其甘矣我之若如此而夫乃且宴樂其新婚如見如第之酒而後我則不見愛恤之意與夫婦之道矣忍而至於斯耶

注此四句分上言已不忍絕意于夫而夫則斷絕于已正耳此序時事下四句遂承言已之其苦而嘆夫之不見恤也或以上四句言已不忍而夫則忍是謂將去時言下言已不忍而夫則忍是謂既去之後而言此說子者不知下段即承上段而言亦非也時事也前說似長雖謂二句言已不忍而夫則忍此又是一副所彼此相形之比而非全比也茶本苦者本其此以茶對者則飲之已對茶言亦二句形容新昏之樂也見已之太苦所自來如

注此章夫我之見存固以見其色之衰也然豈無可取者乎彼或積後從有泥之清與今我之顏色之衰形則新婚而各見其不從淫屬于清之時乎然色衰而心之善則自可取供得此止也但夫之安枕新昏下以我之德為憂而與之故重可取而不見取耳夫彼不我齊而我豈能自憂其家哉其所居之如所行之事欲通魚之梁其取魚之符也梁乃我梁爾亦得通我之梁焉符乃我符爾得通我之符焉然此情我不忘也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彼道與於符乃我去后事也而又何暇懷哉

注此章夫我之見存固以見其色之衰也然豈無可取者乎彼或積後從有泥之清與今我之顏色之衰形則新婚而各見其不從淫屬于清之時乎然色衰而心之善則自可取供得此止也但夫之安枕新昏下以我之德為憂而與之故重可取而不見取耳夫彼不我齊而我豈能自憂其家哉其所居之如所行之事欲通魚之梁其取魚之符也梁乃我梁爾亦得通我之梁焉符乃我符爾得通我之符焉然此情我不忘也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彼道與於符乃我去后事也而又何暇懷哉

注此章夫我之見存固以見其色之衰也然豈無可取者乎彼或積後從有泥之清與今我之顏色之衰形則新婚而各見其不從淫屬于清之時乎然色衰而心之善則自可取供得此止也但夫之安枕新昏下以我之德為憂而與之故重可取而不見取耳夫彼不我齊而我豈能自憂其家哉其所居之如所行之事欲通魚之梁其取魚之符也梁乃我梁爾亦得通我之梁焉符乃我符爾得通我之符焉然此情我不忘也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彼道與於符乃我去后事也而又何暇懷哉

注此章夫我之見存固以見其色之衰也然豈無可取者乎彼或積後從有泥之清與今我之顏色之衰形則新婚而各見其不從淫屬于清之時乎然色衰而心之善則自可取供得此止也但夫之安枕新昏下以我之德為憂而與之故重可取而不見取耳夫彼不我齊而我豈能自憂其家哉其所居之如所行之事欲通魚之梁其取魚之符也梁乃我梁爾亦得通我之梁焉符乃我符爾得通我之符焉然此情我不忘也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彼道與於符乃我去后事也而又何暇懷哉

注此章夫我之見存固以見其色之衰也然豈無可取者乎彼或積後從有泥之清與今我之顏色之衰形則新婚而各見其不從淫屬于清之時乎然色衰而心之善則自可取供得此止也但夫之安枕新昏下以我之德為憂而與之故重可取而不見取耳夫彼不我齊而我豈能自憂其家哉其所居之如所行之事欲通魚之梁其取魚之符也梁乃我梁爾亦得通我之梁焉符乃我符爾得通我之符焉然此情我不忘也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彼道與於符乃我去后事也而又何暇懷哉

注此章夫我之見存固以見其色之衰也然豈無可取者乎彼或積後從有泥之清與今我之顏色之衰形則新婚而各見其不從淫屬于清之時乎然色衰而心之善則自可取供得此止也但夫之安枕新昏下以我之德為憂而與之故重可取而不見取耳夫彼不我齊而我豈能自憂其家哉其所居之如所行之事欲通魚之梁其取魚之符也梁乃我梁爾亦得通我之梁焉符乃我符爾得通我之符焉然此情我不忘也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彼道與於符乃我去后事也而又何暇懷哉

注此章夫我之見存固以見其色之衰也然豈無可取者乎彼或積後從有泥之清與今我之顏色之衰形則新婚而各見其不從淫屬于清之時乎然色衰而心之善則自可取供得此止也但夫之安枕新昏下以我之德為憂而與之故重可取而不見取耳夫彼不我齊而我豈能自憂其家哉其所居之如所行之事欲通魚之梁其取魚之符也梁乃我梁爾亦得通我之梁焉符乃我符爾得通我之符焉然此情我不忘也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彼道與於符乃我去后事也而又何暇懷哉

注此章夫我之見存固以見其色之衰也然豈無可取者乎彼或積後從有泥之清與今我之顏色之衰形則新婚而各見其不從淫屬于清之時乎然色衰而心之善則自可取供得此止也但夫之安枕新昏下以我之德為憂而與之故重可取而不見取耳夫彼不我齊而我豈能自憂其家哉其所居之如所行之事欲通魚之梁其取魚之符也梁乃我梁爾亦得通我之梁焉符乃我符爾得通我之符焉然此情我不忘也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彼道與於符乃我去后事也而又何暇懷哉

此句承上四句來只甚言其見笑之危苦

我哉謂謂茶音其音如齊州宴爾新婚

如兄弟待禮反也賦而此也遲也舒行貌

也詳見良婦其來宴樂也新婚夫所更娶

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

足款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

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還亦至其門內而止

耳又言茶雖甚苦反其如齊以已之見棄

其苦有甚於茶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婚如

兄弟而不見恤益婦人從一而終

本雖見棄猶有約夫之情厚之至也

淫以

折我梁母發我符

我躬不閱違恤我後

胡天也淫渭二水名澤水出今原州

百泉縣符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

水出渭州淵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

河湟湟清貌此水渚也層層以與漸之也梁

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

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

注此章夫我之見存固以見其色之衰也然豈無可取者乎彼或積後從有泥之清與今我之顏色之衰形則新婚而各見其不從淫屬于清之時乎然色衰而心之善則自可取供得此止也但夫之安枕新昏下以我之德為憂而與之故重可取而不見取耳夫彼不我齊而我豈能自憂其家哉其所居之如所行之事欲通魚之梁其取魚之符也梁乃我梁爾亦得通我之梁焉符乃我符爾得通我之符焉然此情我不忘也忘之情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彼道與於符乃我去后事也而又何暇懷哉

芳如此可見與意在水之止隨水之淺深則干必渡與隨宗之有
無期于必成也制詞只是急於救難之狀不是果然如此救者如
致令後以周其急使糜粥以扶其羸之類首章所謂德有三章所
謂心之可取五章所謂代德皆干此章見之婦人論言及此正見
其可取而无可弃之道也

不我章 夫我之治家勤勞如此是宜者我以終身此今也不然我
者何哉蓋人之愛者皆本于性其心既拒卻我之善故其勤勞如
此而不見取如雷者自負其陳而不見售其夫爾之待我至於如此
則今日之情他日益益愈甚不如此為生之時惟恐其生理窮且
而及爾皆至于頓獲此所以何有而而勉求之也今也家道有
成而既生既育宜乎感念之不遑矣乃反被予于毒而弃之可與
困窮而不可其安樂是誠何心哉

我章 且我之所以不當弃者豈但如斯而已乎彼我有養家之
勞而聚之者蓋欲以禦寒日之元之時至也春夏則不食之矣
君于安于新婚而厭并我是但使我禦其勤苦之時至於安樂則弃
反以為仇意難相保安樂相違可怨也

破 婦人言夫弃已之勤而推其故因致怨之詞也

之矣且夫夫未弃之先嘗愾我以光去之武加我以潢大之怒凡勤
勞之筆力之所不堪者皆及于我而有所不恤也夫今日之薄固
如此矣豈不念昔者我之求息時也恩意優厚亦嘗如兄如弟耳有
如今口之薄者乎厚于昔薄于今吾安長以忘情乎我夫此婦人當
見弃之許而掩忠厚之情微謂大于言詞之表亦可謂美而夫顧
以色衰弃之何習俗之淫僻一至此哉

至意四句分上四世同乎苦而弃于與下言今之薄不如昔之厚
无非深怨之意首二句與下二句與他與不同蓋自陳其事以起
興似賦而實與也註中至于春夏則不食之此至于安樂則棄之
正與意之相應也行既言且无平和之氣也有遺言其无好合之
情也詒詳註所謂勤勞之事非上文平日治家之勤勞乃將弃時
故意委以勤勞艱難之事令彼知之不主而後弃之也此正是他
薄處來既正求嫁止息之時其情遇之厚舍在求息內用不可說
同半合處此乃常礼不見厚也註道言其始之厚便見今之不
故曰怨之深也

破 婦人與夫廢已安樂而深致怨之情也

式微全首 二章各有二句分上足勸君之痛下言己之為君而見
句道已之愛國亦可通章都是勸詞北地也
公破 黎臣于君必極言以功其歸而致其功焉
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功之曰君與國相為存亡
臣與君相為休戚者也今我黎侯夷狄之變而黎國他方安
守社稷地宜微其美矣黎侯其失國乃不歸以自為其與復之謀
乎夫我之所以甘受勞辱而歸之於此者正為君故山使非以君之
封之集也

冰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趨之甚也○
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及其
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冰浮不計其有
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周睦其鄰里鄉黨莫
不盡其

不我能備 反以我為難既阻
我德賈音用不售 典考同叶 昔育也育勸典
指家道成言 即上何有一句

及爾顯覆 福既生既育比于毒 賦也
阻顯顯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
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雖惟其心
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
賈之不見售也因念昔時相與為生惟恐
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頓獲矣既遂其
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飛子曰育也
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
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我有言當勸六亦

破 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
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以御言 宴爾新昏以我御室有光音有清
音 既駸駸不念昔者伊爾來既 典也音
御當也沈武貌潰怒色也肆勞勞息也○又
言我之所以多言美者蓋欲以御冬月之
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
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御其窮苦之時至
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盡其武怒而盡
遺我以勤勞之事言不念昔者我之求息時
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
時接礼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 全章章句
此二句是自言已勞以功君也

式微 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賦
式發無辭微猶衰也稱言之者言衰之甚也
微猶非也中露上中言有露濡之辱而無

故而胡為中露之辱而无所庇其戰

全意言下章式微謂衰之甚只因失國而寄于他國便是不必就
在衛之微弱說歸字就與復上說其君歸國以為與起自力
之面不必明說因衛不救而功其歸也中露泥中是借米字眼以
見其无所庇其不見拯救非真如于露中泥中也不可作喻說
未亦暗有寄于衛意

三章 我黎適戎狄之患而旅寓也同宗而失守社稷在墟衰微甚矣
隱忍而依于此者亦為君故耳使非以君之故胡為乎行泥中之
難而不見拯救哉夫主愛臣辱在臣子既以效忠而尤復旧物之
在吾君亦可以自奮耳胡為久居于此而不歸哉

旄丘之音 此詩或因次章註中有因上章三章有又自言字故在
次章截上為旄丘之音之意而推其故下為微謂不救之
意而及其詞太現有意其詞幾次章其詞三章其詞四章其
詞直須疊之相承說去此依疏又說

首章 黎之臣子久寓於衛因感時物之變乃托興而言曰夫人不生
始生其即從寢之而密也今現旄丘之高何其節之濶也時物既變
則我之在衛已久而望救之情亦切矣伯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
救乎此吾之所未喻也

全意言二句分比即時物之變也久與衛侯之救也獲只取二何
字相應云奉云末句勿作疑問之詞只說望之之切意却有味
夫我黎不幸為狄所迫而所享者徒有衛可依也今歷日之
多而不見救則安知笑何其安知于彼而不求乎意者兵力

不支仍此他國而俱來耶不夫鄰國有急宜其不違安也胡若是之
處即歷日之多而不見救亦已久矣何其久居於彼而不求乎意者
時事相仍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耶不夫四鄰有難宜其不容緩也胡
若是之久耶

全意言此兩致其疑尚未有誠意
其故也知此久俱本上何多日句說來但知一詩言久則自寓
衛以至全言此兩致其疑尚未有誠意

狐裘章 夫我之在衛日久狐裘之服且蒙戎而擊矣客久而衛不
之師至而彼之安知多日扶故也豈真其國之俱來而也故之未
暇也

全意言句分上是驗已寓衛之久下微示諷衛之意不與已同心
謂我有亡國之憂而彼无憫恤之意我有所復之念而彼无拯救
之心是已現註諷切二字極有意蓋明言其心之不同求難則非
非真其之而已微指之矣此見叔伯之不來乃以此辭同之故耳
非真有所與也亦有所以也

全意言二句分上言已寓衛之勢微下直書衛之不救也瑣尾者
君失其尊臣失其貴其勢微而不報威靈尾末而不張也流寓
衛君臣失其國家而漂散放寓于他邦也然二句意自大言其勢

乃四鄰之
道抑亦辱
亡萬里矣
其後衛力
狄所滅齊
侯以管仲
之言而救
之現衛之
深則知齊
之怨衛為
景切
○輔氏曰
水書衛君
而俱下其
臣望之非
切而其辭
益緩直可
見其溫恭
敦厚之情
也

式微三章上四句 此無所考
姑從序說

旄丘之音 與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闕
也取伯衛之諸臣也○舊說
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
丘之上見其高長大而節疎闊因託以起興
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濶也衛之諸臣何其
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
臣可見其優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
暴而不迫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
暴而不迫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
暴而不迫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
暴而不迫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
暴而不迫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
暴而不迫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
暴而不迫也

之意末者乃流離... 之林也...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以見志也...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流離瑣尾... 如塞耳而無聞... 離患難之際... 而迫如此其人亦可見矣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流離瑣尾... 如塞耳而無聞... 離患難之際... 而迫如此其人亦可見矣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簡兮全句

我思 天既害于我則不救婦矣然思衛之情終不能以自已也彼
肥泉衛水也我思肥泉而味嘆之不忘矣須漕漕也思
而漕而我心之悠悠矣安得駕言出遊于肥水須漕之地以寫我思
實感之思哉夫衛女之思婦者矣乎情也其卒不歸者止乎礼又
也寧以义而制情不以情而察又衛女其美乎先王遺化之遠於是
乎不可及矣

至意四句分上是切思衛之情下因嘆其情之不得遂也肥泉須
漕要舍必四兄弟意上四句思意重在不歸婦上與前聯日不思
畧異前是欲婦而思此是不歸婦而思也末二句非望望欲其
情之意乃因前謀不遂此心難忘而嘆其无由寫也出遊實是婦
寧一說既不能直抵衛國以親問兄弟之安否苟至其地亦可寫
吾愛收是昆湖文最好宜玩註安得此詩柄不得字相應佚言不
可乃絕意之詞

○按易象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上下皆弱於豫而独
一絃以中正自守也復之六四曰中行復言與衆皆行独能從善
之象也今衛之為俗在上有新台鶴奔之刺在下有米唐螺陳之
訕而泉水婦人独能守礼而畏义如此揆之圣非其有不待于介
石独後之道乎傳曰大夫失道之在婦人觀于此而益信矣夫子
存泉水載馳于詩而于姜氏会齊侯于儀于防于毅者倫記于春
秋蓋示后世當知所功戒乎

北門 首章分上是言已仕于亂世因美其窮困而歸之于天下
向而安之之詞也無淺深只平看
全破 窮者歷叙已之見困于人而皆歸之于天也

天既害于我則不救婦矣然思衛之情終不能以自已也彼
肥泉衛水也我思肥泉而味嘆之不忘矣須漕漕也思
而漕而我心之悠悠矣安得駕言出遊于肥水須漕之地以寫我思
實感之思哉夫衛女之思婦者矣乎情也其卒不歸者止乎礼又
也寧以义而制情不以情而察又衛女其美乎先王遺化之遠於是
乎不可及矣

來之車也端疾臻至也瓊何古音相近通用
○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
乎疑之而不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思
敢逐之辭也
思父母因以思泉也
魚肥泉須漕
須漕叶但
我思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
寫除也○既不致歸然其思衛地不誌念也
安得出遊於彼
而寫其憂哉

泉

泉 楊氏曰衛女思歸
乎情也其卒也不歸
止乎礼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
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
能自克若
知所處也

出自北門 憂心殷也終實且貧莫知

○范雅陽
曰閉雅之
八長一其
后子至於
衰世列室
家自見而
荷不知其
心者
○我蓋曰
正事政事
是世亂居
暗之故室
人交偏滿
我定終人
且貧之故

我報 叶若
銀反已焉哉叶將其
反下同天雷為之謂之何
哉此也北門背陽向陰故憂也雷者奮而
無以為禮也○衛之俗者處亂世事暗若
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
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王
事適我政事埤音益我入自外室人交
偏音責叶
我入自外室人交偏摧反我入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
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讀費也○
王事既適我美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
如此而窶貧又其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偏
適我則其困
於內外極矣 ○王事敦叶都
我政事一埤音
去声叶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偏摧反我入
夷回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偏摧反我入

誰之咎哉
至意三章各四句分上言困於內外下是安之于天也內外俱困
是相承意勿分對王事是天子之事如自宣征伐聘問之事政事
是本國之事如錢谷甲兵刑獄之類適者即創身上之意裨益秩
輯之意謂一切益之也此是窮內君所困也室人指一家父母兄
弟妻子言方元及諸典下章推字稍異實其貧之謂謂其所以
為之謂在是是貧內為家所一也已焉哉承內外俱困說

北風金言此詩三章俱一意當屬重見机去也一不可泥未竟註
以貴錢對看亦不可依輔氏以不忘故旧之仁見几而作
之知並看

全破 夫若屢前國之將亂而向友宜亟于去也
此相戒避亂之詩也蓋曰天下之治亂莫不有先見之幾而居
于之也世貴爭有見几之哲以今之時言之北風其涼氣之寒
也不可勝矣兩雪其寒氣之凍也不可勝矣夫則國家危亂將至而
氣象之愁慘亦彷彿之涼雪之寒也危則可以去矣子之在也豈
有相好之情尚其攜手以同行焉夫是行也非可以實信為也當
此而亟去矣苟去有不亟安知禍之不我迫耶

首章 不特此也北風其嗚而有嘒疾之聲矣兩雪其寒而有分數之
狀矣夫則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之愁慘亦彷彿之涼雪之寒也
危則可以去矣子之在也豈有相好之情尚其攜手以同行焉夫
是行也非可以實信為也當此而亟去矣苟去有不亟安知禍為
可者避

○宋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馬說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
也還加摧沮也

北風三章章七句
揚氏曰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也衛之忠臣
至於蹇奮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
矣任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
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
不擇事而安之無慰感之辭知其無人
奈何而歸之於天

所以為忠臣也
○此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雪雪盛
貌也愛行去也虛實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
也且語助辭○言北風兩雪以比國家危
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
同行

○此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雪雪盛
貌也愛行去也虛實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
也且語助辭○言北風兩雪以比國家危
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
同行

○此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雪雪盛
貌也愛行去也虛實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
也且語助辭○言北風兩雪以比國家危
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
同行

○宋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宋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宋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宋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宋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宋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朱子曰

使致愛美而不得見使致極首長望款行也而疑於來款止也而

長少不來始踟躕大者美其如此情此時何哉

○李廷漸曰古者事也致踟躕躑躅也此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李廷漸曰古者事也致踟躕躑躅也此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靜女三章七句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賦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

○賦也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明皇納壽王祀興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假壽皆為所殺
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嬖尸之禍唐明皇受越道
場身氣而罰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以可戒也

乘舟

自思思之而心有憂下童思之而心有疑愛之疑之皆是
國人思念之情此詩已知二子之被害然不明言者為君
清也其詞隱而彰矣

童

童是謂國人傷二子作也意謂天下之變常伏于不測之中而孝
友所激者往一離其變焉吾于二子重有感焉誠以我二子之
乘舟以如齊也一則以父命為尊一則以天倫為重甘心長往與波
上下沉然徒見其影之去而已矣然行也從父者為孝愛見者
為弟孝弟之行致于二子而吾之所願思者亦鍾于二子死生存亡
之慮交戰于胸中而此心之憂慕而靡定焉吾其如二子何也

童

童二句分上叙二子之知齊下見其影而憂之者憂其將
見殺也待臨意不可明說出若于願言思子句說出恐非詩人口
氣且于不暇有言句有得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欲虛
言清初入傳父命等語似竟有味

童

童又謂二子之歌無況而逝長往而不返矣我國人傷二子之
折切痛思之情音若具嘗而不返而或不見于善也爭死以相
議成不免于但死而可悲也不然旋棄之期可指日而待也何其久
而不歸即夫割天親之愛以徇衽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
手右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送終不顯言其死以彰君恩無非

童

童謂二子之歌無況而逝長往而不返矣我國人傷二子之
折切痛思之情音若具嘗而不返而或不見于善也爭死以相
議成不免于但死而可悲也不然旋棄之期可指日而待也何其久
而不歸即夫割天親之愛以徇衽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
手右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送終不顯言其死以彰君恩無非

○陳定宇
曰二子之
死明矣猶
內疑詞而
不盡言以
彰君恩詩
人之厚也

○慶源輔
氏曰泉
所謂害
于義此
謂害其
身也

○按共伯
衛公之
世子名餘
共溢伯字
以未成若
故未稱爵
伍魯而云
何反

○按共伯
衛公之
世子名餘
共溢伯字
以未成若
故未稱爵
伍魯而云
何反

新臺三童童四句 凡宣姜事首未見春
妖傳然於詩則皆未
有考也諸
篇放此

二子乘舟汎汎 其景願言思子中
也景古影字養猶漾愛不知所
定之貌也舊說以為宣公納級之妻是為宣
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怒於公公令假之
奔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假
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
之假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
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

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賊也逝往
也瑕疑

見殺也待臨意不可明說出若于願言思子句說出恐非詩人口
氣且于不暇有言句有得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欲虛
言清初入傳父命等語似竟有味

童又謂二子之歌無況而逝長往而不返矣我國人傷二子之
折切痛思之情音若具嘗而不返而或不見于善也爭死以相
議成不免于但死而可悲也不然旋棄之期可指日而待也何其久
而不歸即夫割天親之愛以徇衽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
手右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送終不顯言其死以彰君恩無非

童謂二子之歌無況而逝長往而不返矣我國人傷二子之
折切痛思之情音若具嘗而不返而或不見于善也爭死以相
議成不免于但死而可悲也不然旋棄之期可指日而待也何其久
而不歸即夫割天親之愛以徇衽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
手右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送終不顯言其死以彰君恩無非

童謂二子之歌無況而逝長往而不返矣我國人傷二子之
折切痛思之情音若具嘗而不返而或不見于善也爭死以相
議成不免于但死而可悲也不然旋棄之期可指日而待也何其久
而不歸即夫割天親之愛以徇衽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
手右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送終不顯言其死以彰君恩無非

童謂二子之歌無況而逝長往而不返矣我國人傷二子之
折切痛思之情音若具嘗而不返而或不見于善也爭死以相
議成不免于但死而可悲也不然旋棄之期可指日而待也何其久
而不歸即夫割天親之愛以徇衽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
手右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送終不顯言其死以彰君恩無非

童謂二子之歌無況而逝長往而不返矣我國人傷二子之
折切痛思之情音若具嘗而不返而或不見于善也爭死以相
議成不免于但死而可悲也不然旋棄之期可指日而待也何其久
而不歸即夫割天親之愛以徇衽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
手右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送終不顯言其死以彰君恩無非

童謂二子之歌無況而逝長往而不返矣我國人傷二子之
折切痛思之情音若具嘗而不返而或不見于善也爭死以相
議成不免于但死而可悲也不然旋棄之期可指日而待也何其久
而不歸即夫割天親之愛以徇衽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
手右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送終不顯言其死以彰君恩無非

童謂二子之歌無況而逝長往而不返矣我國人傷二子之
折切痛思之情音若具嘗而不返而或不見于善也爭死以相
議成不免于但死而可悲也不然旋棄之期可指日而待也何其久
而不歸即夫割天親之愛以徇衽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
手右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送終不顯言其死以彰君恩無非

童謂二子之歌無況而逝長往而不返矣我國人傷二子之
折切痛思之情音若具嘗而不返而或不見于善也爭死以相
議成不免于但死而可悲也不然旋棄之期可指日而待也何其久
而不歸即夫割天親之愛以徇衽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
手右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送終不顯言其死以彰君恩無非

二子乘舟二童童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
世家言至於宣
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
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
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也何其悲也
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卅十九篇七十二童三百六十三句

鄘一之四 說見
上篇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 鬢彼兩鬢當羅維儂

之死矢靡他 音母也天因反只音紙不

諒人只 與也中河中於河也鬢髮垂貌兩鬢

者剪髮夾凶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 與也中河中於河也鬢髮垂貌兩鬢

者剪髮夾凶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

借之以暗指共伯也注剪髮因囚者謂蓋也鬚者為飾也
夾于囚之兩傍故曰兩鬚也古者子生三月剪胎髮為鬚帶之于
首長則加于冠事父母而以為飾示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死
則左母死脫有父母死俱脫以明共伯父母俱存有兩鬚之飾故
以兩鬚指之也其維我似實字重者要緊一定不可改易意之死
句其事自言至死無二志也見其節之堅亦示后日不足慮
耳母也二句至恩澤上說我心正典无他心之心相應不諒只是
不信不可說壞了蓋母之欲嫁共姜不正是感于愛而慮其終耳
共姜自誓之意如與訓母之感可解而慮可釋矣

心盛故不易其節或至于死誓云却道之心焉是心亦使恩之淺者
於我无休悉之淡无惑乎其不相涼也而母之於我既育之恩如天
罔極願欲使我而有應焉何其不涼我之心而欲奪之乎夫我心
不見涼于母而我之所以自涼者天地鬼神臨之在正質之在信終
不可得而奪也吁共姜其美矣哉

王意意同上朱子曰特有孤時之意而訓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
送治之謂也意和也守义乃婦人之正道改志則為邪矣

有美言其不可言下是推其所以不可言也
全破 詩人感其事之不可言者而指其故刺之之刺婉矣
首章 公子崔燕于宣姜詩人作以刺之若曰夫人皆有羞惡之心
今吾觀于是人始无施其惡者矣彼墻而有茨昭在人目也
願欲掃而去之則有所不可矣小律欲于隱喻之中而為中菁之言

則不可言而道者矣何以不可道也而可道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
為醜惡者也道之則道以汚其口如之何其可道哉
王意意詩及狀刺之也墻茨王刺不可掃而內之醜惡不可道皆
无所施其惡之心也

童三童同

按宣姜假之妻也一失身于宣公而為新台之有此再失身于
公子頑而為中菁之不可道蓋由其素節虧缺于前是以无所慎
惜于後甘以其身處汚穢而不辭則亦无伏羞愧怍悟之萌矣
豈獨宣姜然哉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情志之詞筆之理
書明皇妃子比翠連理之雙鳥之詩歌皆深宮无人之語無不具
白于天下後世吁可畏哉

○子云戎夷卑于賦其父而毒其母未聞中國有是也呂伯恭
有云地童而人夷斯不旋踵而必有夷狄之禍傳曰有女戎必有
男戎今宣姜媚淫而毒女戎戎矣然則狄人入衛厥有由哉

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僕匹
之至矣誓靡無也只語助諱諒信也○舊說
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栢舟則
在彼中河兩鬚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
他心毋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
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
疑時獨世在或非父意耳○汎彼栢舟在彼

○壯美心
禮五慰心
共姜守義
无二心故
二栢舟為
抑加之首

也天只不諒人只 與也特亦匹也惡邪也以
是為隱則其絕之甚矣

栢舟二童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
厚反也所可道也言醜也興也茨蒺藜也
叶後也所可道也言醜也興也茨蒺藜也

○左傳聞
公二年惠
公之即位
也少齊人
使昭伯來
于宣姜不
可雉之生
齊了周公
文公宋桓
許穆夫人
馬公即期
也昭伯宣
公之長庶
子伯之也
也以下浮
上曰丞

有茨不可棄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
也言長也與也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
也言長也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
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

所可讀也言厚也與也束束而去之也
讀誦言也厚猶醜也

牆有茨三童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

乎君母聞中之言
至不可讀其汗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
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
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
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患

言人全言 此詩是刺宣姜之惡首章是泛奉夫人德服之相稱以

刺之下二章是詳言姜服容之盛以刺之一章其詞直二

章其詞婉三章其詞緩詞愈緩而意愈知若不見其所指刺者而

玩則其詞想其意則詭刺之旨愈熾矣

全破 詩人詳叙夫人容服之盛而寓刺之意也

君子重 其所以取重于國者凡以有實德之乎而區上容服之美

所論也今我夫人豈其然乎彼夫人其居敵體始與始居終與終

蓋當此君子而借老者也惟有是借老者之德故其容服也獨髮于首

而方有衛弁之進上并于旁而上有六珈之飾其服之盛固如此矣

且德容之著于外者雍容自得而委儀如山之安重也如河之

弘廣也又有以宜其法度之服而无所愧怍焉此可見其服飾之盛

者以借老者而盛之也象服之宜者以法服而宜之也今之君子位夫人

之尊不能借老者又無德容雖有副笄之飾法度之服亦未即耳其不

稱其美云如之何哉

主意五句分上是泛言其服之所以盛其所以稱下因以責之

也君子五句首句提起下皆相承說去第二句言有是借老者之德

故有是服飾之盛下三句亦根據末言有是德斯有是容以稱其

服必說與元奉此胡南台諸公互相發明可從蓋必詩為宣姜

而發然且泛言國君之夫人當如此注當字作未然者何確齊與

題便着宣姜說齊未安副者編他髮假作紒形加于所上為發服

之首飾并者備笄以士為之即今之冠首乃垂于副之兩旁者而并

若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

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以下六句且送言勿就宣姜身上說

君子借老副笄六珈居河反委七威他他駝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

何賦也君子夫也借老言借生而借死也女

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

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

有他適之志也副笄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

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懸填

紕之言加也以至加於笄而為飾也委他

他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

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

子借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

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

如此雖有是服亦將

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玼兮玼此兮其之翟

此句亦言服

此句亦言服

此句亦言服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周禮王

東之想也清揚二句作三件爰如二句串說緩畧重在色而粘服朝服即展衣也
上清方有斟酌不可另作色之美晉人君之德言母儀之德也
○儼然云比詩婦人而信言其服飾容兒之美則其人可知以
詩人之微意也其意宗廟之時其首飾之有副也其身童之有
翟也是非不盛而不知宣妻之行果能視先君而无愧否乎當其
見賓客之時其衣服之有展也其札衣之有飾也又非不盛也而
不知宣妻之行果能視賓客而无愧否乎大人而奉宗廟出而見
賓客非不尊且敬也而有醜面目曾羞愧悔悟之萌則是人心
亡而天理滅矣能无夷狄之禍乎

桑中 各章在四句分上是托言采物而具其所思之人下洋其
則會送迎之情也以思字貫

中 全破 淫奔者靡叙綴欲之情而俗之不美見矣
衛俗淫亂云云故以人自叙其情若曰男女之欲人所同心而
况我之所思亦安能以忘情即彼淫者之鄉有唐生焉我則愛

采其唐于淇之鄉矣豈非為采唐而行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
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女矣是而妻也固吾情之所素鍾而彼亦亦
恋于我者其期我也在于桑中而茲之往也冀諧所願也但見其迎
我于上宮而避之過未足以侵其无旁之杯也于是復送我于淇
水之上矣其相與嬉遊有如少者蓋有周旋而不忍舍者矣夫淫亂
之私肆行无忌即世族在位者且然以人心之所以斷皮而衛之卒
淪于夷也
注意采唐專項亦是欲遠遊之地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言
之也孟姜之序大率言貴族以誦女之美未必真有以三姓之女
也桑中之地乃其所期未到桑中則于上宮要之既到桑中則于
其上送之皆其情之厚也世俗如此豈非宣姜所貽哉

采芣

○按史記衛靈公造晉晉公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而寫之至晉
俞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接濮
水死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也師延封樂師封使延作靡
之樂

衣者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袂也
縵縵上之裳上者當暑之服也繼紵束縛意
以展衣裳締結而為之繼紵所以自欽飾也
或曰蒙謂加締結於蓑衣之上所謂表而出
之也清澗清澗也揚眉上廣也頰頰角豐滿
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
君之德也
問有子之德也
不淑一語
而說刺之
意有見

君子偕老三章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
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
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
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
之也辭益婉
而意益深矣

采芣

期我乎桑中 叶諸 要音我乎上宮 叶居送
乎淇之上 叶反 賦也唐蒙采也一名兔絲
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
又沫御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
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
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采芣 采加說 采沫之北 采云誰之思美孟
也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
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七月春秋或
作似蓋姬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采芣對采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以

鷓鴣之全音

以詩二章俱以人不如物起首章刺子頑之不善二章刺宣姜之不善蓋托為惠公之言以刺之也

鷓鴣

衛人刺宣姜與云云以刺之曰夫人之不可瀆者倫不可離故鴉從乎乳之類也吾見其奔也然鴉從乎鴉之類也吾見其強也然居有常匹行則相隨皆不見其或亂矣夫鴉鴉一物之微猶有定偶如此今以人也亂夫婦之大倫棄上慈而不忌踰母子之大分遂縱欲而無恥无良甚矣是鴉鴉之不如也而我乃以為兄何哉不可以為兄而我以為兄則貽我之羞矣何其无羞惡之心也吁詩人所刺之者亦至哉

主意无良且渾指滅絕天倫說其在上章无良是上慈不忌意下章无良是下慈不顧意以上刺宣姜二詩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以定之方中繼之

三章講同

鷓鴣之奔奔鴉鴉之奔奔人不如物起首章刺子頑之不善二章刺宣姜之不善蓋托為惠公之言以刺之也

對曼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梁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鷓鴣之奔奔鴉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之為

無良我以為君 且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按鄭伯其相孟于垂陸七子賦詩以寃武也而由有賦鴉之奔趙孟曰沐弟之言不踰國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定之全音

首章分上美營君營建之不苟下是奉其始終而詳言之首章正是迂居楚丘作邑之事是一時之主即詩極所謂

營立宮室也次草木其始是未營建以前事末要其終是營建以後事此詩作于文公季年上二章皆追言之耳

定之章

禮樂民物皆其所地理焉而要之自操心始也我公之居居

于楚丘也果何如哉彼營建國之大務也我公仰以觀乎天時當定晨昏而当天之中則農工已畢止民力可用之時也于是率渡河之民與被築之役而楚宮作焉其作之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

鷓鴣之奔奔三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國人夜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

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鴉鴉之奔也此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者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亡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榑之以日作于楚室

樹之臻栗椅音桐梓漆爰伐楚瑟賦也定此方之宿營

入以定東而又祭日中之景以正南北而楚室于是乎作矣且于草
昧之始預為久遠之圖樹之椿栗馬椅榭梓漆馬爵之椽栗者將使
後民以之為實實之資而和存而倫也樹之椅榭梓漆者將使後
民以之為琴瑟之具而和有所備也夫一營建之初而綜理之周
何如哉

王意四句分上言慎于營建之務下言預為禮樂之量重營建上
不可此種植并否蓋因營建而種植也首四句雖有天地時勢意
然順天時以審地勢乃一時事當串說下去二作字俱以創始言
之宮室只是賦故註以為協韻耳不可把後日又為楚宮以
後事也按日用泉樹在基址中間朝則日出于東泉影倒于西暮
則日入于西泉影倒于東以繩正之而西北之方向定矣午則日
行正南而泉影倒于此以繩正之南北之方向定矣夫樹之三句言
其預禮樂之用見文公得正國之本也總是營建之務无一事之
不預意

升彼章 天我公營建如此而未從之先宣帝以為之哉升彼故城以
望楚丘之形勢而旁邑之堂亦望焉則彼日景以定楚山之
方而高丘之京亦正焉而又降觀于桑以察其土宜之何如猶之
于神以訊其吉凶之何如夫始而望景觀下固欲求得其善也及至
于終則果獲其善展天形勢之勝公為初會之區可以光前可以裕
後而社稷長安矣終賴之矣是楚官未作之前其謀之不苟也如此
王意末句分上是固其謀于始下是獲其善于終也升虛以望楚
丘此望景一國之形勢也景山其京正一國之方面也景字與山
上章不同是正官室方面以是正一國方面者民生所資者恐方面
故視其上夏桑何如降木上升字未只就下處而言凡以望景須

人君居必
南面故玄
月昏時見
定星當南
方之午位
正中因記
以星為每
定現作之
候

○劉氏曰
之而你是詩以美之獲氏曰種木者求用於
十年之後其不求
近功凡此類也 ○升彼虛音嗚叶矣以望
楚矣均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居降觀于桑下
云其基終焉之賦也屋故城也楚楚丘也
以正方面也桑既景理南才景南或由景山
名見南嶺京高丘也桑水各乘可餉者親

當而在彼之以察其上宜也先信藏善也○此章末
或便例惟始之望景觀下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
此章末句分上是固其謀于始下是獲其善于終也升虛以望楚
丘此望景一國之形勢也景山其京正一國之方面也景字與山
上章不同是正官室方面以是正一國方面者民生所資者恐方面
故視其上夏桑何如降木上升字未只就下處而言凡以望景須

宋君之國其謀者款終之善也終字對始字言蓋經營之終也
章所謂終則對此章而言又言又是後未事南台鹿野憐也
承望景觀小求還當稍揆開說言其得地之美真可建國以復
叔之山以幹龍公之靈以輯和人民的景國意為是昆湖謂果
獲望景觀下之善似太迫切方山指下章當無言亦欠穩

斯民之道哉公之勤民如此其秉心可謂審淵矣夫非獨于此人所
必操其心者極其察矣而非物歸之文極其深淵而非近淺之尚也
秉此心而惟之于牧无往不善况其所畜之馬騄而北者亦已至于
主于之衆則非騄而北者當不可勝數矣此其審淵之盛何莫而不
秉心審淵之所致哉夫我公之建國始於經綸而終於富庶如此其
君人之度直偉太矣我國人安得不悅而美之哉

至意四句分上言心之勤于民事下驗其操心之善也靈兩句正
土膏動无蚕育人務農業之時上四句全重稅于乘由句註中
往而勞功之正解此句勞者其宜勞功者其勤使尽力于農業
也此便是操心審淵也直句承上喚起下文秉心字最重
言非獨于此民事所以操心者如此而推之于政无不皆大故所
為无不成而觀之牧事有騄北三千乃操心之一驗也蓋馬之盛
皆審淵所致也玩此則其无一事而不操心審淵可徵矣也人人
字指民言或欲指文公恐國人未必以人月其言也或云玩註蓋
大操心人字似此此人字相照應故南台聚岡并多指文公說更
詳之

○朱子曰
古公戴冠
而出又冠
自耐其苦
方審淵
○按春秋
文公之在
衛也于者
志相公之
德而伐其
喪于和奔
同姓之親
而威其國
楚子伐宋
而不長廣
夫王居却
而不長救
要其終而言也

○春秋衛靈公好鶴狄入衛公使國人道之皆曰使雀遂戰于營
澤敗死時宜姜之婿宋桓公迎其民渡河而南立宣姜之子甲
為戴公庶子漕及卒又立其子燮是為文公齊桓公乃命諸侯
楚丘以子之文公賤損以修政事而衛以吳文公固不失為幹
盟之孝而齊宋有功於衛亦多矣

蝮蝮全句

此詩首二章喻淫奔之行而指其害乎礼末章述淫奔之
款而斥其滅乎理

全破

詩人兩即喻以刺淫奔之惡而深斥其統欲而遠理也

蝮蝮章

此刺淫奔之詩也若曰不可亂者男女之防不容墮者礼义
之正何此人之不夫即彼當日暮之時明雨方降日色自昏
而映之悠悠成此蝮蝮之類而在彼東方焉此阴阳之氣不當交而
交天地之淫氣也人之見之莫有敢視而指之者夫去則淫奔之人
配非其偶而人不敢道者何以異哉况女子有行也不得直遂又
當稟受教戒遂其父母兄弟而後行此婚姻正始之大礼也豈可不
存此而冒行乎則其有玷于父母兄弟多矣

○此章賦之詞言蝮蝮明阳不正之交人不敢指以比淫奔
之不正之會人不可道不道者不足齒也女子有行二句舉婚姻
之礼以刺之也此二句就本義說似要註中不願此字指礼义

母乃案卿
之心秉之
宋終典

安城列

氏曰礼之
為腐不映
日不盛蓋
要薄焉日
日映雨氣
則生也以
水其日白
成青紅之
單

母兄弟

此也蝮蝮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
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紅也紅
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
詩言蝮蝮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
人而不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

○此章賦之詞言蝮蝮明阳不正之交人不敢指以比淫奔
之不正之會人不可道不道者不足齒也女子有行二句舉婚姻
之礼以刺之也此二句就本義說似要註中不願此字指礼义

空方中三童童句 按春秋傳衛懿
衛懿公及狄人戰于蒺澤而敗死焉宋
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
甲以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
燮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命諸侯以城
楚丘而遷衛焉又公大夫布之衣大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劝孝擇才
在能元年革車二十
乘季年乃三百乘

言或謂女子終當適人將遠父母兄弟而有行以成婚姻之礼說
或不女子有行淫奔言蓋淫奔之人多蔑視其親戚而懼伏
故言之如此把不在此○字指父母兄弟言俱未穩

朝陽 且是紅也自朝雨之時日色自東而映之忽自下而上所
謂朝陽下而為朝雨不崇朝而遂止蓋淫奔之氣有害于陰陽
之和也夫則淫奔之人犯非其前而有害于男女之正何以異是
况女子有行也又當遠其父母兄弟于結縭之際此有大婚之正礼
在也又胡為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貽羞于父母兄弟幾矣

○主意此章惡之詞以淫惡之氣害明陽之和此淫稱之惡害人
道之正下二句刺其昧大婚之宜也註周礼于輝上音輝

乃如也 今夫男女之欲與人不能无而礼义之正亦人之所當
守也今乃如之入方但知念男女之欲懷婚姻之情而縱其
淫惡之行則是真信之即在所當守者彼固喪而不守矣夫天理之
正所當知者彼則宜焉而固充矣不亦深可慨哉夫以衛國淫和以
致討敗其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又乃如此且其詞義非論
事之常言抑知理而達又真君子之言也

○張南軒曰宣公无道國人化之文公復國一以身卒于是无社
者見惡于相與淫奔者不齒于蝮蝮

○此章賦之詞言蝮蝮明阳不正之交人不敢指以比淫奔
之不正之會人不可道不道者不足齒也女子有行二句舉婚姻
之礼以刺之也此二句就本義說似要註中不願此字指礼义

有行遠兄弟 叶蒲補反○此也陰丹也
紅蓋忽然而見知自下而升也宗終也從日
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紅見則其雨終朝
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害於陰陽

○乃如之 叶
斯○此也陰丹也
紅蓋忽然而見知自下而升也宗終也從日
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紅見則其雨終朝
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害於陰陽

也懷昏姻也 叶
斯○此也陰丹也
紅蓋忽然而見知自下而升也宗終也從日
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紅見則其雨終朝
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害於陰陽

則能順命 叶
斯○此也陰丹也
紅蓋忽然而見知自下而升也宗終也從日
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紅見則其雨終朝
而止矣蓋淫惡之氣有害於陰陽

相鼠章 此詩刺无礼还是说不必直指在位三章一意只是反

相鼠章 此刺无礼作盖自威儀乃禮之符亦所以定命者也人

相鼠章 可不善自檢束哉彼鼠為物之最賤者也相彼鼠猶有

相鼠章 皮以備身况人為物之最靈者也可无儀而可象哉人而无儀則成

相鼠章 身之道不夫而有生之理已虧矣須久生于世徒足以敗常俗而

相鼠章 已不死果何為哉

相鼠章 主意三章各二句分上即物以與人而无礼下深致其惡之詞

相鼠章 儀威儀也是可畏可象意正容止也是謙抑退遜意禮字是蓋全

相鼠章 休而言燕儀止在內說

相鼠章 〇呂氏曰相鼠惡无礼何如是之甚也蓋溺于淫亂之俗不知是

相鼠章 不足以自後也嫉惡不深則比善不力其詩人刺相鼠取于宛之

相鼠章 意年

三章三章同

子子全音 此詩重在見表上三章意无淺深車馬旌旗乃大夫本

子子全音 事以備非礼賢之具不可就此上認作礼意之動但由見

子子全音 美而出即是礼意之動也礼意之動只謙屈已見表說末二句亦

子子全音 重大夫礼意上非庸管者无以答之也

子子全音 全破 詩人屬美大夫見其誠而因擬美者答之之意也

子子全音 備大夫礼已以下美其人創見而美之意謂美者每以效用

子子全音 為心惟止无下美之誠此所以負其能而不肯頌其上而忠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相鼠有皮何及人而無儀何及人而無儀

軍之旌則素絲以維之也哉乎旌之車則四馬以駕之也此專重
旌旌一也駕車止用四馬五馬六馬之理蓋亦後其盛之詞
非漸增其數也然子以繡籍言其告先大異此二句乃因人相
數之詞時不知其所異者何以蓋有所異者以生平而卜之也
而不知所以異者不能以尋常之見測之也昆湖云何以字是疑
詞蓋唐鄭經給之繡非道路淺近之所去窺也亦以此意以見詩人
之渾融如若云禮意之勤不可孤則傷者亦勿云有言無言
不得而知亦非詩人口氣

載馳全言 此詩不特於衛而作乃托言以見意非實事也然見他制
于久而不忘乎情上四章意相承說下不必分首章言
其意衛之不果而愛是出而在道時也二章言其果不得歸而愛
思不已是在道而大夫追及時也三章言其思之有進而責人不
諒其心是歸許在道時也未章言其思救衛不去而推欲歸衛是
歸許將至時也此依荆川說或欲二章分上言進衛有所制而憂
思于已下是言歸許有所思而望于手人亦可

載馳章 大夫因歸衛之不果必歷叙其事而自言其意焉
宣姜之女云云故作此詩若曰宗國破滅乃時事之大夜人
情之所不堪也况我為衛之女子其于與廢之念感概之情
實有不去自已者于是載馳驅將以歸嗚呼衛侯當時衛侯野
于漕故驅馬悠上言至于漕以喻之奈何漕馬未至而許之大夫有
奔走跋涉而來者吾知求不徒求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于我則
漕邑終不得至衛侯終不得嗚呼我心焉去以無愛哉
至意四句分上有所憫而欲伸其情下二句有所制而因
動其愛與復之計以固其友

言字至字言其情之真已至此言也所謂驅馳跋涉者皆假

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
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千旌三章章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
為文公時詩蓋見其

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
然衛本於淫亂無禮不崇善道而亡其
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
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
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
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本云

載馳載馬九反此歸言衛侯驅馬悠上言至於

漕侯及大夫跋跋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吊
夫國曰嗚悠上

遠而未至之貌車行曰跋水行曰洑口宣姜
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
以言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
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

耗之詞身豈真出在道而後大夫追而逐之哉當以音答不可泥
跋跋只是一人但遇陸則既遇水則跋皆見他來時急逐之狀但
采而未至耳註必將二句乃夫人逆意以憂之也亦且得夫人已
自知其家不可歸意

既不至 及大夫既至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情不能以掩羞而我亦不
去旋反以至於衛矣然視汝雖不以我歸為善而宗國破亡
人情至痛而我之思衛其去以自忘乎大夫既不以我歸為善則私
不去以害公我亦不去旋濟以至於衛矣夫視爾雖不以我為善
而故卻論及人心至則而我之思衛其去以自已采

既不至 王意以章句平對君摠是叙其行有所制而情不去已也不我事
不我感是大夫既至而有是言就禮禮皆以上說旋反旋濟是因
大夫之言而止之要件是自家的意思不逆不闕者言甘情之終
不能忘也以詩元真思知皆是情止而不行也皆是又所謂發
乎情而止乎義理此意亦須看者不必支也

既不至 夫于其思之不遠不闕則要思之情深而許結之疾成矣故
其返而在途也故彼彼何丘以舒要思之情或言采其疾以
瘳許結之疾庶乎其可忘也然今日之行也亦豈我之過哉誠以女
子之所善杯而欲歸者蓋亦出于天理人情之不答已而各有道
耳有道則非過也而許國之衆人乃不我喜不我感而以我為有過
則亦少不至事而率意妄言耳使非且征焉必去諒吾之心而恤
吾之憂矣寧尤我之若是耶

既不至 注意二句分上欲舒思衛之要下言已之當思而深外乎人也登
高采更重乎矣串註而或字以其本兩件事也若以諸說多從歸
言說去與承上賦詞采重之情來方見意以相共止云多要思者

之初心必
至其地而
果歸故作此詩以自言其意耳
既不至我
不能旋反視爾不減我思不遠既不我
能旋濟視爾不減我思不遠既不我
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闕閉也止
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
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
矣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
自已

既不至我 賦也加減皆善
也遠危危也濟
也遠危危也濟
也遠危危也濟

既不至我 賦也加減皆善
也遠危危也濟
也遠危危也濟

既不至我 賦也加減皆善
也遠危危也濟
也遠危危也濟

既不至我 賦也加減皆善
也遠危危也濟
也遠危危也濟

詩經卷之六

蓋婦言而又蓄救之如下誰因誰極之類云宗國滅亡有理亦存桓公卒
當言當救故曰有道末二句是責人之詞釋狂有兩意釋言其少
不更事不夫察識人情也狂則率意妄言而不暇察乎人情矣註
中守禮口句求處急宜用出或云善還亦指上愛思上結說細玩
如此則與下面許人之允自不相通矣余斷就本說看為是

我行章

天我之扁衛不果而返國也行乎外野之中而涉危之險

藉其土地甲兵之力以高為與伏之卒庶得以以斥澤之民而復
康叔之田也然有所控者必知其人之可因其國之可至而後可以
有濟不知誰力內之誰力誰力既不去救資千人又死其仇則我心之
告之難蓋如此矣夫我之力既不去救資千人又死其仇則我心之
可自不若持一婦言耳今爾跋涉之大夫許國之君子先以我之婦
言為不滅不加而充之也唯爾所以如此也或遺使以往唁乎衛
侯或致使以告接乎大和國欲以慰我之心也然終不如使我得
以情耶呼衛文之欲歸而許人者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而
不敢違乎許人者止乎禮也發乎情止乎禮又何以規其美哉
至意四句分上是州許而思救衛之計下是異人有以遂心之情
也我行二句言已芳意註又自傷許國句乃引起控于二句意控
于大和者持失國之由以告之救藉之以與復也因極二字皆就
上句大和說因字言則以人以此君也依藉倚托之意極即
兩至之大和而言誰因誰極文雖平而意實申統言因何人而至
何回乎准乎有不敢謂其必有不致信其必無意大夫君子不必
御有位无位无指辱乱犯義言上眾稱其狂是恨許以无我有无

○夫人因
造之謀非
自可為往
持以哀思
之切而以
技衛之義
感發人耳
不為宗室
不得加豈
有與異國
之理未几
宋桓立君
五而夫人
之志慰矣
口左傳
終子使孟
心之為愈也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矣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釋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果是尔然而率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為

稱且狂哉
○我行其野茫茫其來加說
控于大和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无

其百爾所思
不我之所
賦也危以衆
盛畏魏持
而告之也困如困魏咈子之困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口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危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和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尔所以處此百友然不如
使我得自盡其
心之為愈也

則哀哉氣以辭而平也百尔所思蓋當時夫人既不得歸歟人必察如晉因
為曲如致書人及求救他邦之類是也或只以不我加詩句
來說則為必不得歸言一事耳何百方之一說云百思只就不
我加不我加上方多方開論惟恐有憚先王禮義上君為是如致書
遣人求援代他怨置行年之說以正夫人本意何消云不如我所
之必說亦極有見但時說多不依更詳之

以詩三平者全有進
之意總是美其德而托其以咏歌之也與意各至五句止
末四句各承本章上文說去折言之首章與其德之進盛而德容
有以感乎人二章以其德之尊嚴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三章具
德之成就而動容有以中乎礼此詩南台看極精謂末章言德
之成其寔首章球磨之後二章允且會弁之珍即是與德非到此
方成也但至以方說出耳說者多謂上二章侯有主政工夫至末
章則持持及浪而出于自然有以漸而成之意不知盛德容貌當
敬而敬則為瑟間赫宣當和而和則為寬綽戲請豈有到那寬綽
戲謹便不瑟間赫宣乎詩人之意本自互見以等意義不可不察
全破 詩人美其德之德必屢托以咏歌之也

瞻彼章

是詩美武公之德而作也蓋曰夫人之進德也必有修為之

始則倚之弱而美盛况况我有斐之君子其德之進修也何如
我彼學莫先于自明以善之初明而止者精未至也則講習論
而致審于臧否之間者已精而益求其精有如治骨角者既切而
磨焉琴瑟于自新以已之精克而後及者密未致也則省察克治
而致謹于動靜之際者已密而益求其密有如治玉石者既作而
復公為公則

○武公名
和僖侯子
共伯弟按
衛世家武
公四十二
年將兵平
周

瞻彼淇澳音與綠竹猗猗音醫叶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平如琢如磨今何限今赫兮喧

載馳四章二章章句二章章句

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
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五章句
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秦秋傳叔孫豹
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
誰極之意與蘓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
王制礼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
國滅君死不得往赴
焉義重于亡故也
鄘國下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澳音與綠竹猗猗音醫叶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平如琢如磨今何限今赫兮喧

磨德之修飾有進元已如由是美在其中光輝自著瑟然於性
而无暴慢之非間然威嚴而无怠惰之失喧心其宣著一煥然君子
之光也誠乎其盛大一顯然大人之度也自有其君子有與盛德則所
以感民者深矣民之感之何能忘之也哉

至意五句分上與其進德之功下及其盛德之感也綠竹始生之
美盛有進益之意故以為與此詩自武公做成君子之後而贊美
之故曰有斐君子但其初有工夫故從切琢琢磨說起四如字宜
以正意講在前面切謂剖析義理一一看得分曉確是又去研穿
義理到那融合貫通地位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琢謂克去人欲
竭絕禁止磨是又去磨琢砥礪到那私欲淨徹方理明天地位蓋
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二句總是有進無已之意進德之功也此
至是功夫其意德于此成矣故以二句當就德說瑟間赫喧是成
德之念皆就著于外者言之瑟和莊是正容謹節間是威嚴可畏
可象赫是氣象充盛暢于四肢也喧是英華發越粹然益然也此
二句總就盛德之容根上切琢砥礪瑟間赫喧與六季不同六季自
存于中言此就著于外言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只承瑟間二句
說不必提承有斐君子與上二款只是以成德而嘆美之不必拘
瑟間赫喧為斐也終不可讓伏云到底不忘之謂不蕪後世看盡
是詩人作武公尚存故也不可讓者秉懿好德自不能忘乃理之
必然非不忍忘之也

三章 瞻彼淇澳綠竹生焉則青又然堅剛而茂盛矣况我有斐君子
其德之可服也何如哉彼死耳所以恭也則懸之于其而尚
以瑋瑋之石可尊而不可棄也弁所以壯也則飾之以玉而有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况脫 今有匪君子終不可讓 音宣叶今與也
反 名澳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
淇園之竹是也荷以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
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
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鑿錫治玉石者
既琢以鉅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飾
有進而無已也瑟和莊貌間威嚴貌喧宣著
貌諒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
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木學傳
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瑟今間兮者恂慄也赫今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讓兮者道
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瞻彼淇澳綠竹
青青有匪君子充且瑋瑋會弁如星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以且

生貴氣但有渣滓消融私欲... 然天成也則如圭璧是煥煉之精純固自人力得之而生質之品...

武公之德之盛因本于切磋琢磨之功然視其屋漏自防宵旰... 悔過而箴于國誦更于曠則固通隱微合人已無所往而不用...

考槃全言

言其所以樂之真也但各末句意亦異一章其志堅非的... 為也二章其願足若將終身也三章其樂深不求人知也總是見...

考槃

詩人歷敘夫者有可樂而因表其樂之真也... 全破 詩人歷敘夫者有可樂而因表其樂之真也...

考槃在澗...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其與三童童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 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奇在朝者無謂... 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友戒我...

考槃在澗...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澗...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澗...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澗...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考槃在阿... 考槃在陸...

公昏惑意以于言外見之

全破 詩人歷叙夫人无一而不可親以見其君之昏惑也

碩人章 莊姜美而无子衛人為之賦詩曰天下之所宜親厚者莫如夫婦碩人有宜親厚而卒于不見答者則吾人之所未解也

予于夫人有既焉惟以碩人碩太而長衣錦于中而加聚衣于外以容服為君夫人宜見親于君矣而乃不為焉意者族類之未與耶今言其父之貴則齊侯也彼則以齊侯之子而為衛侯之妻則固統世系貴相敵矣然常人之父之貴者而已之自出未必貴也則東宮為之見彼為之妹物非庶孽者比而所生亦貴矣常人夫之貴者而姊妹之夫未必貴也彼則為邢侯之綏譚公維彼之私則皆然于諸侯而姊妹之夫亦貴矣夫以族類之貴如以而猶不見親厚于君亦獨何哉

王意 二句分上指其容服之美下極稱其族貴之類去上二句亦輕須一順講勿以容服對其族類之貴不重在齊侯衛侯東宮邢侯譚公邢侯之貴只是即人之見莊姜之貴也齊侯二句連齊重父之貴上言以侯配侯其實相敵也或以作天又句對齊重父之貴東宮之妹見同出于天子而造貴也邢侯二句互文且

卿厚之貴也末繳莊公不見親厚意

手如蓮 本族類皆笑使容兒有美則君之不見親厚或一說也今于雷夏容自有其容兒言之手之亦而白也有如始生之茅膚之潤而白也其如寒之脂領如蠶絲既白而且長也齒如蠶犀既白而且整也其如齒而方正也則如珠之首眉細而長曲也則如蛾之眉又且巧味情分而口輔之美如美日盼兮而里白之分明容兒之美如以而猶不見親厚亦獨何哉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詞合來自

私皆親也 而不得也 挾夫之分 齊以自和 譚皆貴也 而不得也 侍備之強

○首五句 皆取象于 物作文頂 重正意知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媵譚公維私 賦也碩

姜也願長貌錦文衣也聚裨也錦衣而加聚

焉為其文之大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

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

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媵之姊妹曰媵姊

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

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

之○莊姜事見即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

姜美而无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

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

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莊公之昏惑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詩經集注

國風

碩人

與太子同母

河水童 大碩人之見親于始而不見親于終意者未嫁之時禮儀未

備而今通谷之取期自來嫁之儀言之但見河水之在齊者
洋洋而盛大其北流以入海也活而長流極畧于水則滅而而自
盡而鮪之魚則涖而而甚盛至于葭茨之生于河水也亦捐而而長
焉齊地之廣鏡如斯固天下之大邦矣故夫夫人之來也有從嫁之
庶美則鮮而而盛飾有從行之庶士則竭去而武勇士女姣好而禮
儀盛備豈不闢其盛門乎來嫁之儀亦无可追之咎矣碩乃見親于
始而不見親于終亦獨何哉夫歷道其可美之實而詳推其不見答
之由則至未明言是公之昏惑而已隱太子不言之表矣

○傲弦云夫貴族人之所願娶者有是類之貴而不見答何也
美色人之所願得者有是者竟之美而不見重何也夫國人之所
願友者有是勝送之盛而不見禮又何也蓋莊公之謔浪笑教與
莊姜之正靜自守自不相合也倫衆美而不之恤也

氓之吉

○破在婦家而怨其悔但甚六童思其始奔而追悔之无及也
之怨其詞隱蓋其初不以正故耳
全破 棄嬪歷自叙其始終之事皆以道其悔恨之情也

人相親而歎 ○河水洋洋比流活活 音括叶
今之不然也 是鮮物

施彼漙漙 呼活反叶 漙音有音發 音櫟
是植物 許月反 漙音有音發 音櫟
反音加 他覽反 揭音不 庶姜孽孽 庶士有錫
音擊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上
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眾魚皆也漙漙發
入水聲也鴈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頰下背
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鱸而小色
青黑脊上盛貌委亂也亦謂之狄揭揭長也
庶姜謂姪婦也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揭武
貌 ○言齊地虛饒而大人之來士女
好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四句

○破不用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綠未成者
葉反 匪來貿絲來
葉反

○破 棄嬪歷自叙其始終之事皆以道其悔恨之情也
全破 棄嬪歷自叙其始終之事皆以道其悔恨之情也

○破 棄嬪歷自叙其始終之事皆以道其悔恨之情也
全破 棄嬪歷自叙其始終之事皆以道其悔恨之情也

○破 棄嬪歷自叙其始終之事皆以道其悔恨之情也
全破 棄嬪歷自叙其始終之事皆以道其悔恨之情也

○破 棄嬪歷自叙其始終之事皆以道其悔恨之情也
全破 棄嬪歷自叙其始終之事皆以道其悔恨之情也

之礼諸節老之頭意也司見私奔先耻之狀
○朱氏曰龜謀久則重者生百年一本曰蓋亦物之靈者一盛定
問鬼神以益鬼神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明火焚柴灼
龜也蓋法以血一凡等身集於九十八更而後再

桑

夫始之性約如山中今息之主无性性美也彼桑之未落其
葉則沃若而潤澤矣我方少艾而容色之光麗何以具于是
哉然容色雖美亦不可恃也而能欲也而嗟也今无食桑甚蓋鳩食
甘多則致醉矣每嗟女兮先與士耽蓋女與士耽則失身矣所以然
者蓋士有自任力也而相濟也而能欲也而嗟也今无食桑甚蓋鳩食
或可以自資也而相濟也而能欲也而嗟也今无食桑甚蓋鳩食
餘三五相說有耽樂之狀則其无可賤人死可憐也夫女非
士之比如以士所以不可與士耽也而不可與士耽也唯乎克于今之
悔矣

○安城劉氏曰集傳
所請主言者蓋以以
婦立言之
意專主于
言如人不
可一失其
即故以以
意仰推道
下女而輕
下男非妨
男有可妨
之理而无
所妨本文
不獲之一字
可見言者

然禮無死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還賦也
垣墉也復閉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
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體兆卦之體也
賄財迂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坳垣
以望之既見之笑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
之休咎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
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已也 ○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于音吁嗟鳩兮與食桑甚音甚叶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此而與也沃若潤澤
而小短尾青黑色多酸甚桑實也鳩食甚多
則致醉醜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
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後
欲也反故遂戒鳩無食桑甚以與下句成女

固俗崇報苦之味矣及今奔我渡淇而歸必淇水湯也而斬車唯裳山不失其
下堂之後蓋求無入廟之期矣然必當我之過哉誠以女也約誓之
盟無改其情愛之學不愛于其初固無有差爽矣但士也始合
而終離者厚而今薄言至前約而二其行焉夫為士貴于一德以相
與也何乃及要其情而吳測其始而色盛則愛之終而色衰
則棄之昔一心也今又一心也而二三其德遂至如以乎然則今日
之奔我其過蓋有兩歸矣

○意二句分上喻色衰而見奔下是叙始終之因而深致怨于
夫也自我徂爾二句始時之困也淇水二句終時之困也三歲者
乃言其在夫家會勞之歲月非謂夫婦三歲即見奔也觀後章老
使我怨可見矣不與只是約誓無失情愛無非就節言也二其
行者始敘相背之意末二句南台女只承士二其行一直說下三
其德亦士二其行之意或云是推言二行之意蓋士心從淫無極
其德無常不專一以所少三其行也以未安二三其德在色衰
愛弛上見色之盛也士耽而女亦與之俱晚色之衰也女從不與
而士已二其行矣其哉以色事人之不終也

○劉氏曰
復自言其過不
在此而在彼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與
夜寐靡有朝言夫言既逐至于暴矣况
夫之奔與兄弟之淫也哉
詩經集注

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
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
惟以自信為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
尔不可使謂士之耽惑無所妨也 ○桑
之落葉其黃而隕于反自我徂爾三歲會
而無悔意
淇水湯湯音漸音車惟裳女也不與叶師士
貳其行音士也音極二三其德叶徒但往
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惟裳車飾亦名重容
婦人之車則有之盛差極至也○言桑之黃
諾比比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徂之爾家
而值爾之貧於身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
復自言其過不
在此而在彼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與
夜寐靡有朝言夫言既逐至于暴矣况
夫之奔與兄弟之淫也哉
詩經集注

主恩而句分上叙為娘之愛下言見弃之苦而浮致其悔也三為老而使
為婦非直言為娘二年之久是言其家后三年內值其食也正恐既生有
上章三歲食食時言既遠矣想是時必有謀約之言啞然其笑
又其前日私奔而今果見弃也末二句玩註只承兄弟言帶見弃
意說下目情猶言自悔蓋始以欲而迷不暇思也今當見弃無
所歸咎但自悼則非而已見其悔恨之極也

不重 日今之所以自悼者果何及乎誠以我之于汝本期相老當
時有悼謂是可以終身矣豈知至老而反見矣徒使我悲怨
之若是哉若此者固以二二其德亦我不思之過也彼其魚雁猶有
岸矣臨風遠涉有涉矣身皆有涉極也昔我于汝用之時其不實集
以相嫉以言矣則晏上而和采以信誓則已上而其明以為情好密
矣臨約定矣將可恃以終身矣曾不思其反要而慮有今日則其
岸阻井之不若也夫既不思其反要而至於始者既已往而
不可追而悔于今者又后時而无所及焉清如之何哉亦已而已
矣夫其始之有合也既不顧夫天理之正及終之見弃也乃一不勝其
悔恨之情雖其良心之漸萌竟何益哉至人錄之亦以見天理之在
人心未嘗泯滅所以垂戒后也

手意三石分上上已有所斯而不遂下是與其不思之過即因以
安之也若使我怨內入色衰愛弛更正上章所語因一石也其
則一句只與到不思其天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變四不思必
反其意以與也然用四句一語謂下方與與思相對言天二句也故則
不工重疊語上然云以言外之憂也成信指是日也也不思其反以
而台處野云謂然信時只思借老何曾思到今日夫之反只信昔落自比其
也蓋謂及即友與之意或云友謂后来之舉仗云曾不思見后来也之
也

第不知嗔嗔其笑 笑靜言思之躬自悼
賦也靡不感尊與起也嗔矣貌言我三
感為婦人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
起夜臥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
既遂而爾必必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
知其然但嗔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後人不為
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
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
歸咎哉但有痛悼而已

恐濱則有岸 信誓旦旦 不思其友
叶伊 叶得 叶將 叶友
叶伊 叶得 叶將 叶友
叶伊 叶得 叶將 叶友
叶伊 叶得 叶將 叶友

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
此使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陞則有洋矣而
我總角之時與爾宴聚言笑成此信誓言不
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與也既不思其
友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
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友之謂也

竹竿青 四章也足涉歸而不得歸之情也不得歸就寓有為
所制之意但通詩未嘗言出又耳斷不可以情分說
通章俱以情說便是或謂各章俱有情又在而情又之意亦在
外且渾上說亦可或以各上二句為情各下二句為義不可徒
全破 衛女不遂思婦之懷而感道其思念之情也
竹竿章 衛女嫁于諸侯思云云故作此詩意謂天下有不可道之大
矣彼竹竿物也淇水也竹竿之竹竿而釣于淇水之上我豈不
是之思哉但道之云遠矣之去至而不得遂其思耳
至意要童言心有所思而勢有所阻也竹竿釣淇非有是事不過
托言如此耳遠莫致之亦是托言蓋不去至衛者特以義之不可
非直以其遠也但未可顯言字作文只可以遠字發揮蓋義不
可往而托言于遠也托言之意亦自說詩首言之

泉源章 夫既思之不遂則道遠地遠去已于嗔恨之懷乎彼衛地有
一右棠樹故上如彼其若也夫何若為備之女子于有竹之時已
遠其父母兄弟金徽一日在衛之左右而不可得為泉源淇水

淇童章句
賦也籊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
女嫁於諸侯思婦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
思以竹竿釣于淇
水而遠不可至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賦也
○賦
也
○賦
也
○賦
也

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
此使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陞則有洋矣而
我總角之時與爾宴聚言笑成此信誓言不
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與也既不思其
友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
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友之謂也

之弗若矣何如其可嗟哉

主意二句分是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嗟其不得備也也要見二水長在衛而已不得長在衛故曰自嗟其不如也

淇水章 淇水在衛之右泉源在衛之左一左一右皆有可樂而凡為

琴而笑語於其間不得佩玉之樂而游戲于其間情與事感感慨係

之不去不為之長極矣何如其可嗟哉

主意二句分是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恨不得以樂于其間也喜極

則巧笑瑳之而見盡行徐則佩玉雖然而有度以二句一是指詞

重不可得意樂之但不可云向者曾如此

淇水章 夫我愛服之情如興亦惟備地為可宜耳彼淇之為水悠悠

而長流有松楸焉可宜而行舟者也有松舟焉可乘而渡

者也又安得駕言出遊於彼以宜凡吟恨之情我使于以而終不

遂則吾之憂終無以自憫矣吁于其思歸也而見其能人子之

為於其不歸也而見其能守先王之業為情象並行而不歸衛女

矣矣哉

淇水二思二水之在衛而自嗟其不如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

笑之瑳上佩玉之儻乃可反○賦也瑳鮮白

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

猶所謂粲然皆笑也雖行有度也○承上章

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

間

○淇水悠悠○瞻松楸舟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賦也悠悠流貌楸木名似栢揖所

以行舟也○與泉水之章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淇音蘭之章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

知容兮遂兮垂帶下帶之貌

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雖也以象骨為之

○朱極三

以赤色之

言朱極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朱極三

以赤色之

言朱極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朱極三

以赤色之

言朱極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以赤也

之州可渡矣河宜黃乎或水者吾子所流之邦也我之不送宋者或
疑于宋之遠也然誰謂宋果遠乎但一肢足而望之則可見矣宋豈
遠乎哉

三章誰謂宋遠乎魯不答一朝之力至之而有餘矣宋遠則知是乎
夫河可渡也而不渡宋可至也而不至夫人於此可謂知禮而畏義
矣

王意二章首是詩三章宋之易一管可度非祇容刀非果如此時
極言以形容其近小矣鼓子望之以目力量之而知其近也魯不
終朝以足力量之而知其近也魯望望註有明解若作小舟便無味
致牽踵也脚根不着地容刀容字作用手看或云却容受之容非
也河廣不遠要知互見之意

○按說死載魯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公子自夷公問之對曰臣
之舅在衛愛臣若王臣則然不可往也夫襄公欲見母也而目見
舅蓋恐傷其父之志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家而不收過焉不
幸而知母子之交者可以觀矣

伯兮全言 首章刀上其敘夫從役之情也
已思念之情以首章為王下皆承此言之

全段 詩人叙女子之流役而屢切思念之情也

出與朝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
廣乎但以一蓋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
遠乎但一肢踞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
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
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河廣一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
之人故有千乘之家而不得養其母則
人之不幸也為義公者將若之何生則
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
詩自共妻至於襄公之世六人焉皆止
於禮義而不取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活
鮮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
義如此者則以先王
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意謂天下之不容以者從役之
勞而吾人之不容已者思念之情今我于伯之不在也其甚不
云為情者夫蓋我伯也竭太武勇而才之過人誠為一邦之桀其才
自足亦矣夫果何所事哉方奉王之命為王執戈於楚戰之前焉今
尚未得歸也想其才而不獲睹其人使我如之何不思耶

王意二句分上美其人之才下指其所事也上二句連說桀訓
才過人即就武勇說為是註中方字宜玩正見得君子有是才而
方今從是事尚未得歸意此非惜其用之不得其用亦非蓋往役
之義也征役去用兵而高驅即畏鋒銳健之謂為王者以侯國之
備供王國之役也及无刀可擊打人謂之擊兵上下同空銳者也

二章天我伯固欲王于外矣其如我之私情何哉念我自伯之執戈
而東也不復為容吾之首有如飛蓬之乱去是豈无澤髮之父
无絲首之沐而至於廢容哉蓋願人以君子為主而所以為容者為
君子之故也今君子在外我固无所主矣則須有是膏沐誰所出而
為之容耶即首如飛蓬亦不暇恤矣

王意二句分上言已之不為容下推其所以不為容之意是時周
室東遷而衛自西北而往故曰自伯之東上二句先點伯氏行役
廢于為容方下二句相連膏沐作兩樣看皆為容之物也

三章夫君子不在我固願於為容使以時而歸焉則約髮之情猶可
以自慰也奈何不日而不月乎彼當人早之餘而真其將兩在
果果為而日出則其笑望也甚矣我望伯之歸而不歸何異是哉是
以願言思伯極其愛思之若而至於百疾亦其所其心矣豈但首如
飛蓬已耶

王意二句分上喻其歸之不果下安於愛思之疾也其兩其兩是
詩經集注

○按周禮
士去用五
在者以備
手用出外
亦重車也
所謂武馬
才多更就
藩方上說

○詩記曰
膏所當膏
首面添蓋
潘安左傳
遺之潘沐
注云潘米
汁可以沐
頭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意謂天下之不容以者從役之
勞而吾人之不容已者思念之情今我于伯之不在也其甚不
云為情者夫蓋我伯也竭太武勇而才之過人誠為一邦之桀其才
自足亦矣夫果何所事哉方奉王之命為王執戈於楚戰之前焉今
尚未得歸也想其才而不獲睹其人使我如之何不思耶

王意二句分上美其人之才下指其所事也上二句連說桀訓
才過人即就武勇說為是註中方字宜玩正見得君子有是才而
方今從是事尚未得歸意此非惜其用之不得其用亦非蓋往役
之義也征役去用兵而高驅即畏鋒銳健之謂為王者以侯國之
備供王國之役也及无刀可擊打人謂之擊兵上下同空銳者也

二章天我伯固欲王于外矣其如我之私情何哉念我自伯之執戈
而東也不復為容吾之首有如飛蓬之乱去是豈无澤髮之父
无絲首之沐而至於廢容哉蓋願人以君子為主而所以為容者為
君子之故也今君子在外我固无所主矣則須有是膏沐誰所出而
為之容耶即首如飛蓬亦不暇恤矣

三章夫君子不在我固願於為容使以時而歸焉則約髮之情猶可
以自慰也奈何不日而不月乎彼當人早之餘而真其將兩在
果果為而日出則其笑望也甚矣我望伯之歸而不歸何異是哉是
以願言思伯極其愛思之若而至於百疾亦其所其心矣豈但首如
飛蓬已耶

○其兩其兩果果 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耳

○其兩其兩果果 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耳

○其兩其兩果果 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耳

○其兩其兩果果 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耳

○其兩其兩果果 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耳

○其兩其兩果果 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耳

○其兩其兩果果 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耳

○其兩其兩果果 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耳

○其兩其兩果果 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耳

○其兩其兩果果 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耳

○其兩其兩果果 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耳

○其兩其兩果果 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耳

人情望兩足音聲蓋人惟愛患之昔便有頭痛之疾今患之
苦至不能堪而致此首疾固所甘心也首疾是已大事現其可見
焉得草草便喜之愛也而有以解之焉則猶可以暫忘于一時也彼
之以忘憂愛乎夫者我所天也忘所愛則忘所天矣我非惟不能
忘亦且不忍忘是以於諶草草無取也而但願言思伯須至心焉
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足慮耶夫婦人於夫之不在而憂
切思念之情如此是固專一之志也而上之夫道亦食可見矣
此堂更見少婦其鬱結之愛非與欲忘之也心痛作未去看故本
文曰使我詩曰至於心痛而不辭此言由有疾積漸而勢必至于
此也至于心痛則其病益深矣或謂皆已大事不必太拘
○古者師出必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師多矣未有書師
歸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也
慰之心用之不得其道則一出而然你矣况乎乎哉噫
而出車救社之歌其絕响矣

有狐在彼其憂之子無裳也
此詩三章各上二句喻人之有所未下二句言已之有所
憂也此是托言之比言狐即言鰥夫也不可用鰥夫字出

有狐在彼其憂之子無裳也
全彼 寡婦居喻鰥夫之求匹而因為之憂也
○亂民為喪其配偶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其托喻意
以為物各有偶喪其偶則必思所以求其偶也吾子茲而有感
矣彼有狐在彼其憂之子無裳也夫在水之梁則無衣
御之患而可以裳矣我也目之所激夫有感于其心深愛之子之可
以裳而病于無裳也安得為之縫裳俾之有子資以衣其身也乎夫
不欲言其久而托物以為言不欲言其久而托物以為言
言因其可言者以深其不可言而風人之旨隱矣 三三章皆同
○王意孤性涵又多疑緩也公德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故托以為
喻謂之托言者如碩鼠和女例也或謂狐不當稱子妻就鰥夫身
上說是不知此詩托言之比矣規注云在梁則可以裳矣更不說
出鰥夫求匹在淇梁之下便見心之憂矣二句一氣說無裳者憂
其无匹故為憂之憂也無裳便見有欲為縫裳之意衣目帶以上
曰房必脫去其帶而渡之既房矣則可以束帶矣此疏義之說大
所謂既房則已濟水玩經傳曰在房則正在深水外非既房
也而曰可以束帶者蓋託所謂束衣之衣乃禪也禪即禱也蓋渡
水不裸體必著衣此所謂帶蓋束衣者必如此解則在房可
以帶方說得去

○鴝鵒有
○鴝鵒有
○鴝鵒有
○鴝鵒有
○鴝鵒有
○鴝鵒有
○鴝鵒有
○鴝鵒有
○鴝鵒有
○鴝鵒有

言樹之背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痾
此堂古之植也早知
也謾志也
護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痾病
也○言為得志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志吾憂
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
言思伯須至於心痾而不辭尔心痾則其病
益深非特首
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
思期而不至則憂此
入之情也文王之遣成後周公之勞歸
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
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
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
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
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
則告以婦期念其勤勞哀傷悵恒不啻
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

有狐在彼其憂之子無裳也
之情乱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
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其憂之子無裳也
狐者妖媚之獸也 独行求匹之貌一 此水
口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
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
託言有狐独行而憂其无裳也 ○有狐綏
在彼淇厲之憂之子無帶也
可涉也帶所以紳束
衣也在房則可以束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
側心之憂之子無服也
○蒲此反○比也濟
乎水則可以服矣

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瓊瑤 匪報也求
此其甚之輯 比其甚之重
王珣也珣
外佩中所

首章 此男女相贈答之詞故括言之以為有限者物而無窮者情也

夫投我以木瓜其所報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於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宝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須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

投我以木瓜其所報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於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宝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須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

投我以木瓜其所報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於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宝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須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

投我以木瓜其所報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於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宝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須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

以為好也 比也木瓜樹木也實如小瓜而可食瓊玉之美者瑤佩玉名也

投我以木瓜其所報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於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宝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須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

投我以木瓜其所報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於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宝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須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

投我以木瓜其所報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於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宝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須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

投我以木瓜其所報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於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宝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須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

五之六

王東師洛邑也不曰周而曰王存王乎也范甯序春秋曰幽王以

王東師洛邑也不曰周而曰王存王乎也范甯序春秋曰幽王以

王東師洛邑也不曰周而曰王存王乎也范甯序春秋曰幽王以

鄭氏曰

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王調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用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朝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變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由侯怒與大戎攻宋周弑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推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王調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用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朝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變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由侯怒與大戎攻宋周弑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推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詩人憂賦所見以與憫周之意而重致慨嘆之詞也

首章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云云若曰國家興廢之感乃臣子不能為
 神靈向固為万国駿奔之所也宮室所以奉至尊向固為万国拱極
 之區也今也宗社丘墟但見彼黍之生也高其盛其稷厭其其音
 而我之過乎此也憫王綱之不撥行則靡也而不進矣中心則
 憐而靡定矣去當時之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憂而然其于憫周之
 意誰則知之不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求而去其于憫周又誰知之是
 知典不知均莫識我之意于人无所望矣天人能不知而天則不可
 欺也悠之為天無物不休者也我周王業造之者吾知其為文武繼
 之者吾知其為成康而今日所以致此宗廟宮室尺為黍稷之場者
 彼何人斯而若此哉傷復之餘誠有不能以忘情者矣

主意四句 分上是賦所見以其其感下是嗚呼知已無人而怨
 有所歸也彼黍彼稷彼字指宗廟宮室言黍之實垂有靡之意
 稷之苗動有搖上之意本因感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四句又
 相因故為賦而與興說又說甚明快諸說俱欠當行靡上二句憫
 周室之情也去周室相因行之處上者以心之搖上耳心真尚不
 俱奉行反台說凡人心有所愛則行每不進心有所求則其行亦
 不進故云夫所謂知我愛者亦言他有所愛非謂憫周室也故註
 貌言其誠已意悠之句輕只如今人疾痛呼天意非云照臨之人
 宜知之也以何人哉南台云是也谷其始禍者蕪君臣聚歎而言
 但不可露出致與上字指宗廟宮室尺為黍稷而言

二章 彼宗國凌夷我之所見于彼者惟黍之稷也與稷之穗而已我
 也触于外而感于中行返則靡也中心則如醉矣當時知我者傳所謂
 呼天之意 ○謝益山云吾親書

○昔其子

封朝鮮之

後朝周也

故設墟宮

室尺為黍

黍乃作春

典以意同

○李氏曰

呼天下怨

曰致以者

何人哉蓋

含畜其語

不欲指斥

其人也

○錄疑云

幽王之詩

曰赫上宗

室褒姒滅

之則詩人

之怨有所

歸矣

○悠非倉

天即屈原

傳所謂兮

彼黍離也彼稷之苗行返靡也中心搖也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也蒼天
 天叶鐵反此何人哉 賦而與也黍穀名苗似芦
 離番貌稷亦穀也一名稯似黍而小或曰粟
 也反行也靡上猶遲上也搖上無所定也悠
 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上然也○周
 既風迂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
 盡為禾黍闕周室之顛覆復復不忍去故賦
 其所見黍之離上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上
 心之搖上既嘆時人莫識已意又傷
 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彼黍
 離也彼稷之穗行返靡也中心如醉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也蒼天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傷之詞

全破 詩首童言久役因感物而與於思次童言久役因感物
 而切于思二童一意但下童思之加切耳
 全破 婦人兩念君子之久役因感以致其思也

呼天之意

○謝益山

云吾親書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以為

末章 彼故都淪沒我之所見于彼者惟黍之離也與稷之穗而已我
 之觸于目而感於心行返則靡也中心則如醉矣當時知我者
 不過謂我有憂云爾其不知我者反謂我何求其一念憫周之情固
 非人所能知也蒼天蒼天是果何人而致此哉殆不能不致吾之嘆
 矣夫以先王數百年之業而一旦壞之有餘以王歲八百里之地而
 一旦損之不加以其人罪誠通于天矣大夫憫悼之念愴恨之詞不
 一而足且忠君愛國之心不可想乎

主意二章 首章童言久役因感物而與於思次童言久役因感物
 而切于思二童一意但下童思之加切耳
 者虛則通實則塞而噎也

**○按大夫憂之怨之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使當時能請于平王
 泣血乞賜兮今請使誰不奔走畏後彼晉之義和鄭之極突既皆
 王室之田勳者藉太公之故業魯承周公之遺烈衛憑康叔之威
 亦亦皆足以左右王室者苟有宣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甲兵財
 賦皆吾有其情乎群臣不能以武庫之周轍之不面有由然矣**

○昔其子

封朝鮮之

後朝周也

故設墟宮

室尺為黍

黍乃作春

○悠非倉
 天即屈原
 傳所謂兮

呼天之意

○謝益山

云吾親書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以為

此何人哉 賦而與也穗秀也稷穗下
 此何人哉 賦而與也穗秀也稷穗下
 此何人哉 賦而與也穗秀也稷穗下

呼天之意

○謝益山

云吾親書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以為

離離彼稷之實行返靡也中心如噎
 離離彼稷之實行返靡也中心如噎
 離離彼稷之實行返靡也中心如噎

呼天之意

○謝益山

云吾親書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以為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呼天之意

○謝益山

云吾親書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以為

采芣采芣 情於憂樂之事初遇
 采芣采芣 情於憂樂之事初遇
 采芣采芣 情於憂樂之事初遇

呼天之意

○謝益山

云吾親書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以為

之則其心變焉 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
 之則其心變焉 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
 之則其心變焉 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

呼天之意

○謝益山

云吾親書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以為

情則不然 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
 情則不然 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
 情則不然 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

呼天之意

○謝益山

云吾親書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以為

見稷之苗矣 又見稷之穗矣 又見稷之
 見稷之苗矣 又見稷之穗矣 又見稷之
 見稷之苗矣 又見稷之穗矣 又見稷之

呼天之意

○謝益山

云吾親書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以為

寔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
 寔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
 寔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

呼天之意

○謝益山

云吾親書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以為

少變而愈感此則詩人之意也
 少變而愈感此則詩人之意也
 少變而愈感此則詩人之意也

呼天之意

○謝益山

云吾親書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以為

夫夫之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人情恒樂相保而惡相離
况我于君子焉能以忘情耶彼君子奉王命而往役于外以時
計之亦云久矣使其歸有定期可以副吾之望也今固不知其還
返之期矣且今亦何所至哉其所至之地吾亦不待而知之也彼鷄
旦出于晨暮則棲于埭矣羊牛且出于山日夕則下來矣夫畜產出
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无休息之期使我如之何而勿思
哉

主意三句分上是思君子之役下即物而嘆之以見其不能不
思也首三句已是思意中三句不過喚起末二句不待不思之意
非是因物之歸而思他不歸也雞棲于時还对日夕二句者不可
認註三則字作三平看現內註曰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句甚明
如之何句繳盡云歸焉不知其期出焉不知所至使我如之何不
思哉蓋物與思雖欲自己而有不法也

又念我君子之從役于外使可計以日月則其會猶有待也今
非一朝一夕之故不可以日月計之矣且其歸无期又不知何
時可以來會也彼鷄且出于晨暮則棲于埭矣羊牛且出于山日
夕則下括矣夫畜產之微尚知出入之度而君子于役乃无來歸之
期今固未敢必其歸也亦庶幾飢而得食而免于飢渴而得飲而
免于渴則今雖未歸孰可以无恙也若不免于飢渴之困則君子不
安吾何去以自安哉夫婦人于君子雖極慈愛之切而无怨怒之詞
亦可謂得性情之正矣上之人何為使之至是哉

主意三句分上是念其久役下是即物而嘆其思之切也上先羊
而後牛叙其歸之先後也此先牛而后羊順其類之大小也末句
須微轉云出焉不可計以日月會兮不可知其何時固不敢必其
歸師不宿

○墟推云
○性畏露
○晚出而早
○歸常先于
牛也

○大抵行
○役者多飢
○渴之苦如
○言飢渴蓋
○行役者之
○常也史記
○云千里饋
○根主有飢
○色樵蘇煖
○寒師不宿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將雞棲于埭時日之夕矣牛下來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將雞棲于埭時日之夕矣牛下來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將雞棲于埭時日之夕矣牛下來

三光劍渴而已矣
三光劍渴而已矣
三光劍渴而已矣
三光劍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

詩既不以行役為
中是安下
貧賤不可
與之平對

全破 婦人而美君子行役之自得而表世平
勞而美君子行役之自得而表世平
勞而美君子行役之自得而表世平

若若我君子直如足哉方君子之行役而歸也
若若我君子直如足哉方君子之行役而歸也
若若我君子直如足哉方君子之行役而歸也

之位有故也左手執紉右手執我由教以理
之位有故也左手執紉右手執我由教以理
之位有故也左手執紉右手執我由教以理

可我若在矣其夫為何如哉夫君子主其夫而
可我若在矣其夫為何如哉夫君子主其夫而
可我若在矣其夫為何如哉夫君子主其夫而

主意四句各一氣說下不必斷句
主意四句各一氣說下不必斷句
主意四句各一氣說下不必斷句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音且 音頌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簞笙管
而窳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
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管皆謂之簧笙十三
簧或十九簧竿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
且且語助辭 ○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
其夫既歸不以竹篴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
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
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
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
音且 音頌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簞笙管
而窳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
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管皆謂之簧笙十三
簧或十九簧竿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
且且語助辭 ○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
其夫既歸不以竹篴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
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皆可謂賢
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
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

君子陶陶左執翫
賦也陶陶和樂
之貌翫者所

賦也陶陶和樂
之貌翫者所

賦也陶陶和樂
之貌翫者所

只且只就作樂上味之匪首句相在不在室家相樂亦不
又說有生全之身恐不見將安貧忘勞之意須知貧賤是君子之
泰有非一旦驟得者

楊之全 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四章室家而往成下是極言其
思念室家之情也上下皆是思詞亦皆是思不可分上為

怨下為思也
全破 成人夙興已食其室而不忍忘思之情見矣

首章 平生以申國近楚云而作此詩也若曰君上之役勢固不敢
辭矣然勞民以羨重勞不怨今日之行吾安能已於怨思哉彼

悠揚之水其勢緩弱則東新之微亦不能流矣况吾乃畿內之民也
室家相保亦有日矣今乃奉王朝之命為成申之卒則彼其之子不

得與我同成事矣以平日相唱隨者一旦舍之而他往懷哉懷哉其
思念之情殆不夫以自已也夫不知成申之役何時而已使子屏以旋

刃而逐室家之願矣乎
主意要以揚水緩弱不流東 豈室家不與已同成與乃與之不

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照 故集傳特指小星之例明之成者
非真欲室家之同成也惟其切于思家故涉室家之典同也情之

无聊甚矣畿內之民後非其賦賦本詩之由然只于言外見之
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旋歸只欲以遂其室家之樂或

謂何時可歸以安其室家與木之補氏註然安字看得大着景
三章 彼悠揚之水則不夫流東楚矣况我以天子之命而為成申之

行彼其之子乃不與我成甫矣夫不與我同成則豈室靡家而
思念之情切矣夫懷哉懷哉不知何時可歸而逐吾室家之願也哉

持羽旄之屬
楚辭位也

君子陽陽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東新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
記音之子不與我成申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與也揚悠
感也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也水緩

流之貌彼其之子成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成
也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

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
申國近楚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

成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
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揚之水不流東

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甫懷哉懷哉曷月予

還歸哉 興也楚水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
刑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

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併成之今
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揚之水不流東蒲 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成

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吳也蒲上柳春
秋傳云董澤之

蒲董氏云蒲陽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許
國名亦姜姓今穎昌府許昌縣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大戎攻宗

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並其
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

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
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仇討賊之師反

為報施酬息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
罪於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

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
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

王意上言成申而以言成甫成許者非既成申而又成甫成許也
想甫許與申地相近故曰成申故而并成之其意以成申為主也

詩亦以其事勢輕重而厚之先后如此
○劉氏曰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所以弑父之仇者皆

目睛首一念絕父之羞所致也朱子重後傳當切

三章悠揚之水則不夫流東楚矣况我以王者之命而為成許之役

念之情廣矣夫懷哉懷哉不知其何時可還而逐吾室家之樂也哉夫

申侯為居天下之賊也畿內之民天子之備也思雖不办而討賊之

師反為報德之奉威令不行而母家之守至用王室之備其將限於

天與民也其矣民之怨思不亦宜乎

哀全書 此詩以凶年相棄為主三章皆是貧物起興而自述其悲
是以此節之故而安于所遇然前就歸于所遇則已有自安之意
矣要見婦人之重而無怨之詞
全破 現婦人貧物托興非歷叙其悲嘆之詞也

首章 凶年饑饉云云自述悲嘆之詞若謂世治而室家相保者人之
常也世亂而室家相棄者時之變也是故中谷有推當旱烈之
時則生于乾者任所矣况有女從人而遭此變則其既然而
云也亦豈容已乎然所以致此慨嘆者物非其賊德寡恩薄已而為
之也蓋斯人不幸而有難之厄吾不幸而偶斯人之艱難且使其
不迫于艱難則亦豈忍于此哉

中谷有推當旱烈之時則魚其長茂者亦在石隈矣况有女從
人而遭此變則其悲恨之深至午條 夫而歎也亦豈容已
乎夫所以使我條其歎者物非其得已而為之也蓋斯人不幸而有
不叔之事吾不幸而遇斯人之不叔耳使飢饉凶禍无可於彼則似
因條歎何有於我哉

推當旱烈之時則魚其長茂者亦在石隈矣况有女從人而遭此變則其悲恨之深至午條 夫而歎也亦豈容已乎夫所以使我條其歎者物非其得已而為之也蓋斯人不幸而有不叔之事吾不幸而遇斯人之不叔耳使飢饉凶禍无可於彼則似因條歎何有於我哉

子鄉遂之民供百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下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戍而怨思焉則其哀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中谷有推 暵其乾矣有女化音誰嘸
其嘆誰笑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與也推
似崔方華白華上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似別也嘸嘆歎艱難窮厄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貧物起興

中谷有推 暵其乾矣有女化音誰嘸
其嘆誰笑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與也推
似崔方華白華上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似別也嘸嘆歎艱難窮厄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貧物起興

中谷有推 暵其乾矣有女化音誰嘸
其嘆誰笑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與也推
似崔方華白華上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似別也嘸嘆歎艱難窮厄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貧物起興

中谷有推 暵其乾矣有女化音誰嘸
其嘆誰笑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與也推
似崔方華白華上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似別也嘸嘆歎艱難窮厄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貧物起興

推當旱烈之時則魚其長茂者亦在石隈矣况有女從人而遭此變則其悲恨之深至午條 夫而歎也亦豈容已乎夫所以使我條其歎者物非其得已而為之也蓋斯人不幸而有不叔之事吾不幸而遇斯人之不叔耳使飢饉凶禍无可於彼則似因條歎何有於我哉

推當旱烈之時則魚其長茂者亦在石隈矣况有女從人而遭此變則其悲恨之深至午條 夫而歎也亦豈容已乎夫所以使我條其歎者物非其得已而為之也蓋斯人不幸而有不叔之事吾不幸而遇斯人之不叔耳使飢饉凶禍无可於彼則似因條歎何有於我哉

推當旱烈之時則魚其長茂者亦在石隈矣况有女從人而遭此變則其悲恨之深至午條 夫而歎也亦豈容已乎夫所以使我條其歎者物非其得已而為之也蓋斯人不幸而有不叔之事吾不幸而遇斯人之不叔耳使飢饉凶禍无可於彼則似因條歎何有於我哉

推當旱烈之時則魚其長茂者亦在石隈矣况有女從人而遭此變則其悲恨之深至午條 夫而歎也亦豈容已乎夫所以使我條其歎者物非其得已而為之也蓋斯人不幸而有不叔之事吾不幸而遇斯人之不叔耳使飢饉凶禍无可於彼則似因條歎何有於我哉

推當旱烈之時則魚其長茂者亦在石隈矣况有女從人而遭此變則其悲恨之深至午條 夫而歎也亦豈容已乎夫所以使我條其歎者物非其得已而為之也蓋斯人不幸而有不叔之事吾不幸而遇斯人之不叔耳使飢饉凶禍无可於彼則似因條歎何有於我哉

子鄉遂之民供百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下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戍而怨思焉則其哀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中谷有推 暵其乾矣有女化音誰嘸
其嘆誰笑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與也推
似崔方華白華上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似別也嘸嘆歎艱難窮厄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貧物起興

中谷有推 暵其乾矣有女化音誰嘸
其嘆誰笑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與也推
似崔方華白華上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似別也嘸嘆歎艱難窮厄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貧物起興

中谷有推 暵其乾矣有女化音誰嘸
其嘆誰笑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與也推
似崔方華白華上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似別也嘸嘆歎艱難窮厄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貧物起興

中谷有推 暵其乾矣有女化音誰嘸
其嘆誰笑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與也推
似崔方華白華上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似別也嘸嘆歎艱難窮厄也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貧物起興

者怨之深也泣則勞之甚也 敵臆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 也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叔蓋以古者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 曰凶年而遽相棄皆蓋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叔而無怨怨過其之詞焉厚之至也

者怨之深也泣則勞之甚也 敵臆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 也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叔蓋以古者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 曰凶年而遽相棄皆蓋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叔而無怨怨過其之詞焉厚之至也

者怨之深也泣則勞之甚也 敵臆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 也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叔蓋以古者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 曰凶年而遽相棄皆蓋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叔而無怨怨過其之詞焉厚之至也

者怨之深也泣則勞之甚也 敵臆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 也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叔蓋以古者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 曰凶年而遽相棄皆蓋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叔而無怨怨過其之詞焉厚之至也

者怨之深也泣則勞之甚也 敵臆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 也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叔蓋以古者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 曰凶年而遽相棄皆蓋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叔而無怨怨過其之詞焉厚之至也

有兔全

此詩憂喻刑罰不測其平內有感而不樂其生也三章一
意而哀傷之意及緊迫之全音本重在諸侯有叛而諸侯
皆叛則皆由小人致之也現傳小人致亂句可見或謂小人即指
諸侯未安

全破

詩人憂喻刑亂之及因云所遭之變而深傷之也
周室衰微云云而作此詩意謂君子小人之消長每關於世道
之盛衰吾觀今日之事大有可慨者矣波張羅本以取鬼今有
兔爰上以狡而得脫而維以耿介乃及高子羅太則小人致亂而以
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何以異是哉此小人所以得志
而天下日多事也追昔我生之受命未睹先王全盛之治但王澤未
涸典刑猶有忠直者受上賞巧計者蒙顯戮天下治平無事也六
何我生之及乃隆時之多難而有愛之業集如收即我于以時欲為
巧計則難以逃天下之設欲為忠直則無以免今日之禍動輒得免
無可奈何則但庶免於死而已蓋魚生無以自立無以自
安固不若一竅而死不為鬼以之為快也果何樂于生也哉夫死生
之際大笑君子不樂其生而思以死為安上之人何使人至此耶
一章末重有同

主意

意者首二句分上比君子得初而小人得免下皆是此其所遭
而安于死也我生之初只是周木東廷以前時文武成康之澤猶
存不可即就文武成康時說尚無為者以小人不得亂政而君子
尚安于無事也謂刑罰之中天下晏靖如也嶧山云无方还是諸
不皆叛而君子在朝小人在野之意多指君子小人而論

移侯則不見多難意蓋注多難二字对上無事而言以甚有見百
不知耳也世什以為欲死者過也按此則詩安得中
山十日酒醴亦為也豐禧也○有兔爰爰雉離于暈音
覆車也可以掩兔○有兔爰爰雉離于暈音
造亦為也豐禧也○有兔爰爰雉離于暈音
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味
無聰比也暈覆也即暈也或曰施羅於車
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三章

三章一意總是以物之得而托而與人失所休也玩註
今乃字與則其字若相照座且終遠兄弟四句皆是失所
依而旁之甚意宜作與至末為當曰說云此詩與至四句止上二
句與已親乎人末二句言人不肯親乎已亦說得
全破 詩人憂與已之欲有所托而不墜焉嗚呼之心切矣

世

世表民散云云作此詩以自意謂情之相與者自是以相維
而分之疎者難在子見恤何我今日不幸而所遇之旁乎波瀾
之為品在河之許是一物之微尚有托如此况我也當此衰亂
窮困之林乃終遠兄弟離散一方而謂他人為已父人謂他人為父
固宜有哀其旁而救之者余河衣金謂彼為父而彼亦不以子視我
也飢寒疾苦言無相恤之意而一語念焉其旁而謂託也甚矣當木
大失所望矣

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
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
民散而將無以為
國於此亦可見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味無吡

爰爰雉離于暈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味無吡

爰爰雉離于暈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味無吡

爰爰雉離于暈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味無吡

爰爰雉離于暈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味無吡

爰爰雉離于暈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味無吡

爰爰雉離于暈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味無吡

爰爰雉離于暈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味無吡

爰爰雉離于暈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味無吡

爰爰雉離于暈我生之初尚無為

三章 歸之 葛藟在河之涘而亦得所依矣我也今乃終遠兄弟流
窮矣而謂他人母已母夫謂他人為母固宜有少加矜恤者
奈何我輩謂彼為母而彼亦以不弟視我忽焉若罔聞也且勞而失
所不亦極乎天君者民之父母也民者君之同胞也君不生子民使
民轉徙而望故于人世道之衰大可見矣為 上者願可使人之至
與耶

末章 歸之 葛藟在河之涘而亦得所依矣我也今乃終遠兄弟流
窮矣而謂他人母已母夫謂他人為母固宜有少加矜恤者
奈何我輩謂彼為母而彼亦以不弟視我忽焉若罔聞也且勞而失
所不亦極乎天君者民之父母也民者君之同胞也君不生子民使
民轉徙而望故于人世道之衰大可見矣為 上者願可使人之至
與耶

三章 始言及次言母次言兄是有序皆以物得所托人失
所依為與終遠兄弟謂終遠之自家兄弟而謂者乃頭腦之頭有識
有也記而不忘也莫我何仇云視之若無感莫我問視之之貧困
漠然不相顧也意可共患難者惟區區此心也乃使之流寓夫
所若必亦未知民惟知本乎

三章 始言及次言母次言兄是有序皆以物得所托人失
所依為與終遠兄弟謂終遠之自家兄弟而謂者乃頭腦之頭有識
有也記而不忘也莫我何仇云視之若無感莫我問視之之貧困
漠然不相顧也意可共患難者惟區區此心也乃使之流寓夫
所若必亦未知民惟知本乎

三章 始言及次言母次言兄是有序皆以物得所托人失
所依為與終遠兄弟謂終遠之自家兄弟而謂者乃頭腦之頭有識
有也記而不忘也莫我何仇云視之若無感莫我問視之之貧困
漠然不相顧也意可共患難者惟區區此心也乃使之流寓夫
所若必亦未知民惟知本乎

三章 始言及次言母次言兄是有序皆以物得所托人失
所依為與終遠兄弟謂終遠之自家兄弟而謂者乃頭腦之頭有識
有也記而不忘也莫我何仇云視之若無感莫我問視之之貧困
漠然不相顧也意可共患難者惟區區此心也乃使之流寓夫
所若必亦未知民惟知本乎

三章 始言及次言母次言兄是有序皆以物得所托人失
所依為與終遠兄弟謂終遠之自家兄弟而謂者乃頭腦之頭有識
有也記而不忘也莫我何仇云視之若無感莫我問視之之貧困
漠然不相顧也意可共患難者惟區區此心也乃使之流寓夫
所若必亦未知民惟知本乎

三章 始言及次言母次言兄是有序皆以物得所托人失
所依為與終遠兄弟謂終遠之自家兄弟而謂者乃頭腦之頭有識
有也記而不忘也莫我何仇云視之若無感莫我問視之之貧困
漠然不相顧也意可共患難者惟區區此心也乃使之流寓夫
所若必亦未知民惟知本乎

則在河之許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
已父已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第
也甚
○歸之葛藟在河之涘 始二音 終遠
兄弟謂他人母 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
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歸之葛藟在河之涘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古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口微勻反○興也
身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夷上洒下曰涘
之為言辱也昆
兄也聞聞也

葛藟三章句

○東萊 曰葛藟在河之涘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東萊 曰葛藟在河之涘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東萊 曰葛藟在河之涘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東萊 曰葛藟在河之涘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東萊 曰葛藟在河之涘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東萊 曰葛藟在河之涘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句要補出刑政意要寓畏之意說亦畏大夫車服也惟平時刑政有以服其心故聞其車馬即聞大夫之至令見其服色如見大夫之威服而不敢犯耳末句畏者正畏以刑政也

○大車所乘之車不持檻也又噶然其行之重岸也車身之毛衣不特如炎也又如瑞然其色之赤矣此車也與眼也安往而不見其可畏也是以我也戀于爾豈忘焉而不尔思哉特暢於刑政之可畏故心雖欲奔以快吾之情而勢有所不敢焉耳

○王意分惠典上同噶以甲行之安重野聲言勿依上車作声上音如瑞然赤色之鮮明也此章露出奔字

○未章云大夫刑政之嚴豈特禁我于一時已哉吾恐以身存則政刑刑不手加庶以渾合奔以同室也必身死之後政不立及者皆予由乘之言也予以予言為不信則有如噶日在上以盜我矣予言豈不信者哉大夫之刑政主使人終身不奔其用心亦可謂有賞矣然徒制其情于今猶未忘情于其後是革面而非革心也其視二南之化不已遠乎吁可以觀世矣

○王意二二句不平歸重下句以有刑政之嚴不止一時意不信非謂不信己之言也謂此之言不出于中心則日必盜也蓋以日為証所以表其言之信也故註以為約誓之詞

○崇席之女人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自中而不可犯也所以為一南之化也今有志于淫奔必待有所畏而不敢故曰去二南之化遠矣

○中章詩始則善其未就乎已次則善其就于已終則善其相贈于已願之意以漸而深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此詩又美武公而作

○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潘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大車噶音吞龜衣如瑞門

一收カグ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

詩經卷之三

朱真集註

鄭一之七 鄭色名本在山西都畿內咸林地後為幽王司徒而炬於大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驪擒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咸山川詳見檜風

鄭一之七 鄭色名本在山西都畿內咸林地後為幽王司徒而炬於大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驪擒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咸山川詳見檜風

鄭一之七 鄭色名本在山西都畿內咸林地後為幽王司徒而炬於大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驪擒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咸山川詳見檜風

鄭一之七 鄭色名本在山西都畿內咸林地後為幽王司徒而炬於大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驪擒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咸山川詳見檜風

鄭一之七 鄭色名本在山西都畿內咸林地後為幽王司徒而炬於大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驪擒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咸山川詳見檜風

鄭一之七 鄭色名本在山西都畿內咸林地後為幽王司徒而炬於大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驪擒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咸山川詳見檜風

鄭一之七 鄭色名本在山西都畿內咸林地後為幽王司徒而炬於大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驪擒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咸山川詳見檜風

鄭一之七 鄭色名本在山西都畿內咸林地後為幽王司徒而炬於大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驪擒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咸山川詳見檜風

鄭一之七 鄭色名本在山西都畿內咸林地後為幽王司徒而炬於大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驪擒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咸山川詳見檜風

鄭一之七

○程子曰知畿內之諸侯也王奕則知亦奕故以鄭次王

○按知姓伯翳山自周厲王少子反宣王同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及于知在紫陽泥濘西南密邇王畿幽王之維友寄路於

○武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為司徒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以姜氏命立段于京謂之京城大叔、多行不義以自斃桓公即位為周卿士六世而又公將、失通諸人與刺却之

○桓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為司徒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以姜氏命立段于京謂之京城大叔、多行不義以自斃桓公即位為周卿士六世而又公將、失通諸人與刺却之

○桓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為司徒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以姜氏命立段于京謂之京城大叔、多行不義以自斃桓公即位為周卿士六世而又公將、失通諸人與刺却之

○桓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為司徒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以姜氏命立段于京謂之京城大叔、多行不義以自斃桓公即位為周卿士六世而又公將、失通諸人與刺却之

○桓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為司徒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以姜氏命立段于京謂之京城大叔、多行不義以自斃桓公即位為周卿士六世而又公將、失通諸人與刺却之

○桓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為司徒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以姜氏命立段于京謂之京城大叔、多行不義以自斃桓公即位為周卿士六世而又公將、失通諸人與刺却之

○桓公湏突定平王於東都為司徒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以姜氏命立段于京謂之京城大叔、多行不義以自斃桓公即位為周卿士六世而又公將、失通諸人與刺却之

之願焉而所以愛德者又於適常而必伸也去吾之愛又非適常之
所去者既然而又授子之祭以表吾敬養之情焉而所以愛德者
又於授祭而必不也吾民其切刻而忘公哉

三章 夫德衣不潔宜也而且好鳥矣而得于文身之吉夫使其或散
親之既然而又受子之祭以食之蓋惟其意之无穷而不嫌夫禮
之為數矣○緇衣不惟好也而且潔焉然得乎寬人之象美使或
敬我當為子改作之玉而情有不容于更衣者且得適于之館以
之既然而又授子之祭以食之蓋惟其意之无穷而不嫌夫禮
之為數矣○緇衣不惟好也而且潔焉然得乎寬人之象美使或
敬我當為子改作之玉而情有不容于更衣者且得適于之館以
之既然而又授子之祭以食之蓋惟其意之无穷而不嫌夫禮
之為數矣○緇衣不惟好也而且潔焉然得乎寬人之象美使或
敬我當為子改作之玉而情有不容于更衣者且得適于之館以

仲子全章 三章一意是屢言以拒人皆見其所畏而不敢輕身以祭
禮之字不可用也等此畏禮又只怕人以命耳若知禮畏義安得
謂淫奔之詞 全章 淫女屢言以拒人而其情怙知所畏也
○淫奔者有所畏而拒人之詞若謂男女情欲之私時去死之
情既速矣而使人不得以吾后斯善也乃今則有不去者尔其

知之中得仲子考其尚知所畏無喻我之里无折我之抑把可也
夫把一物之微我豈敢有所愛惜而故拒乎之折哉但以吾之父
母在焉伊蘇有所性折必將為父母之所連怒我誠畏乎此而不故
焉耳大則仲之于我情愛之深良可怀而公母之言猶可畏也敢無
大死忌而拘子之私耶
○主意无喻我里二句頂說此等假托之詞把即里域之把也
印而下之祭也禮即園內之檻也由喻里而端而園仲之來也必
漸而由田畏父母而諸兄弟而眾人女之畏也以漸而遠

三章末章論同 ○輔氏曰此詩雖為祭弁之詞其心犹有所畏未至踴躍而也
忌也故列于却風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變也

叔田全章 三章先分但身托言以致誇美之詞各章美字時說多就
仁好武上帶言看米美字當有扇看不可只就仁好武而
不言美也今當以材藝之說美字極看而仁好武各粘本章居人
飲酒服鳥上祭意說字詩人口氣中不可說出只以公又还他
知是私克之言不可把叔段說大好

全章 詩人于叔段之田獵而歷致誇美之詞焉
○左氏曰
武公娶于
甲曰武姜
生莊公及
叔段莊公
居生焉姜

首章 改不义而得象因人愛之而作此詩意謂我叔以介弟之親
之若無居人焉夫一巷之中聚族而居者何限非突先居人也但
不知秋之多才多藝信大美矣血率人飢寒救人疾苦先乎其仁焉

亦所罕見 下五家所居也把抑屬也生水傍樹如柳
粗而白也理微亦蓋里之地域清樹也○清
田鄭氏曰此
淫奔者之辭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
樹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仲可懷也諸
兄之言亦可畏也者樹牆下之桑○將仲子
今無踰我國無折我樹公反豈敢愛之 畏
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賦
園若困之藩其內可種木也
檀皮青滑澤材強勁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句 此章之美與言其善與人
叔于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

還而又授子以祭 德則安舒也
○緇衣之好兮淑予又改
造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兮賦
亦本德爾其服則備仰无愧綽去開大笑也

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兮 賦也蕭大也程
之義服稱其
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
將捨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把豈敢
愛之畏我父母 叶前 彼反仲可懷也父母之
言亦可畏 叶於一賦也將詩也仲子男子之
悲反也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

○左氏曰
武公娶于
甲曰武姜
生莊公及
叔段莊公
居生焉姜

亦所罕見 下五家所居也把抑屬也生水傍樹如柳
粗而白也理微亦蓋里之地域清樹也○清
田鄭氏曰此
淫奔者之辭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
樹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仲可懷也諸
兄之言亦可畏也者樹牆下之桑○將仲子
今無踰我國無折我樹公反豈敢愛之 畏
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賦
園若困之藩其內可種木也
檀皮青滑澤材強勁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句 此章之美與言其善與人
叔于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

亦所罕見 下五家所居也把抑屬也生水傍樹如柳
粗而白也理微亦蓋里之地域清樹也○清
田鄭氏曰此
淫奔者之辭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
樹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仲可懷也諸
兄之言亦可畏也者樹牆下之桑○將仲子
今無踰我國無折我樹公反豈敢愛之 畏
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賦
園若困之藩其內可種木也
檀皮青滑澤材強勁可為車

夫成叔美而又仁乃居人中之特異焉首是以雖有居人而若無居人耳

三章 無不如其字緊之加承說仁只執和易愛人相周相血上言非惡祥

二三章 成叔出而于持也則所居之巷吾無飲酒焉夫一巷之人豈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春秋善知伯也子却左氏曰故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去故曰克即却伯也

欲其前而欲射之則止其馬而馬即止不行隨吾所制服也後矢括也既箭尾各處如弓引滿則放矢括以任其去故曰縱即俗謂放箭也猶子猶也便向也考滿時弓滿向內既放矢則以手放弓隨其順則其稍直指于前以送天故曰送

末章 以叔出而于田所乘之馬四馬皆鳴矣中之兩馬也則齊彼敗率之中則火焚以射而火烈其盛矣斯時也田中將馬石于警控叔馬則慢矣矣矢無事于縱送叔發列卒也矣由是而矢不用也則降期以納矢于中由是而不用也則以幣而藏于內田事之畢而後登整暇又如此蓋無傷敗之可虞矣不亦深可喜耶即如人之受叔可謂深矣惜乎安為之竟而不知叔之材勇日者遂以自敗而使其亡也于郭之克叔所從來矣

至意四句分上美其田馬之閑下喜其發事之暇也叔任致二句全用上二章同本已身發事時事矣發容整暇渾言不必分馬慢二句為從容下一句為整暇皆俱其或傷今善其無傷首末相照也詩中亦善其無傷之詞玩以亦字可見第二章已有喜之意蓋二章言射御之精已可見其無傷矣

○大叔亦面鄙比鄙二于已又收二以為已邑至于履延繕兵其卒將發即公伐京段出奔其以可以觀段之惡矣大所會之知段者始烈然其所為終列操之已廢是以惡未天倫便陷于罪而自公剪之也故聖人錄二詩于國風既以著叔段之惡于郭伯克政于春秋復以其莊公之罪其亦可以為后世戒矣

濟水 三章不過麻道師衆無爭陸陸之狀方山從疏又說云上三章其遊戲而不涉歸末章陳其遊戲之狀似看將却

分陳其遊重責文公不善將上上善克蓋遊戲者高克之遊也所以使之遊戲者則文公實致之也

○詩人麻道郭隨寓以為樂可以快其必沮矣

○公二年冬十二月公在河

○左傳

○將重則

○叔于田乘上鵠音保叶

○叔于田乘上鵠音保叶

○叔于田乘上鵠音保叶

○叔于田乘上鵠音保叶

○叔于田乘上鵠音保叶

○叔于田乘上鵠音保叶

○叔于田乘上鵠音保叶

○叔于田乘上鵠音保叶

○叔于田乘上鵠音保叶

○叔于田乘上鵠音保叶

惡之人委一國之大而致之濶救之地神州惟夫商將之道而并
師亦其美王國收者書受逃哉
三章上言在躬在消此言在軸有見而人勿玩近復元常隨意所
之也南台云不必用此意其在變文可讀也陶之玩註樂而自適
还无指求細介之人言左徒則无沈緩死難之志右抽則无沈劍
赴敵之勇作奸則徒事後論尚容儀而无出苛制勝之心故謂左
徒右抽惟胸中軍之作好或謂左徒右抽由于中軍之作好皆非
也蓋此詩黃高克意不甚重故不必扇重未句也
○此詩本作干已潰之后大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情其情
深其詞危也夫高克者好利而不顧其君又強惡之而不能遠及
使將兵禦狄久而不言至于師潰而克奔陳故春秋善曰却弁比
師夫奔師者即伯而乃以書國善則二三批改畏一高克而去
退之以道何改之主為大則以國善者君至同責也

善美書
三章平看各開言德受即其服之美而特其德足以知之
也但所謂德不同一章言德之貞一章言德之剛三章言
德之美其言亦各異而各在本章末句言德相屬
○此詩人歷叙大天德服之美所以善其美也
○此美大夫之詞取其所服之稱者而言曰服以華躬亦以彰德
○此服之不表身之災也我大夫豈其大乎彼羔羊之皮為私居之
○此長既如濡而潤澤其毛則順美而可愛矣彼其之子而服此者
○此死之際去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質之理而順也惟循
○此平而不計其生質之理而不順也必守乎理而不辭其死蓋貞之
○此變順時而无心美有順德而服順服其服之美何如哉

○此美大夫之詞取其所服之稱者而言曰服以華躬亦以彰德
○此服之不表身之災也我大夫豈其大乎彼羔羊之皮為私居之
○此長既如濡而潤澤其毛則順美而可愛矣彼其之子而服此者
○此死之際去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質之理而順也惟循
○此平而不計其生質之理而不順也必守乎理而不辭其死蓋貞之
○此變順時而无心美有順德而服順服其服之美何如哉

叶許侯反○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也
作好染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
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
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也中軍
謂將在鼓下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謂容好
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
始雖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不言
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句
爭見春煠○胡氏曰
生殺予奪惟我所欲耳使高克不臣之
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木明黜而
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
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觀其離散
而莫之卹也春秋書曰
鄭棄其師其責之深耳

羔裘如濡
叶朱而洵且且侯
葉如濡由二反
洵且且侯叶洪姑失
鈞二反

全意二句分上即其所服之盛下著其順德之稱也舍命不渝則
順德成章正身毛順而美相稱也命即所受之性仁又禮智之理
是也舍命不渝中居字居其謂以身居之意非舍命置之舍也惟
理是安不妄所守便是有死之志及及能守見得死生
之際口尔則平時可知矣不必執定知變言也
○此羔羊為裘而以豹皮為飾則武而有力矣彼其之子其服
○此豹飾之裘也吾見忠貞自守上足以格君心之非剛正自持
○此下足以稱群和之志蓋有危言危行欲持風裁于朝端而為刑之司
○此全意二句分上即其所服之盛下著其順德之稱也舍命不渝則
○此剛德不回身武而有力相稱也命即所受之性仁又禮智之理
○此云司直如司命司馬之義蓋所謂直道之司云者亦可有作一刑
○此之人以之為主說者則非矣只是中立不倚危言危行而直道
○此之以常伸正氣恃之以不假意

末章
彼以羔羊為裘晏其鮮盛矣以玉英為飾燦其光明矣彼
為國則可以輔政乎皇猷而刑家賴之以為光以之為民則可以輝
煌乎治道而民俗由之必不變蓋有以華人文之宣明而為一邦之
美士矣有光明之德而服光明之服其德之稱又何如哉夫有服以
為身之章而又和德以為服之稱若而人者允可以追緇衣之風矣
○此所以為可美也歟

全意二句分上即其所服之美下表其美之稱也御之修子則
與裘之晏飾之美者相稱矣註云士之美稱蓋上之美者稱之曰
彥也以解字之欠勿認作名稱而以聲聞昭彰言之

成仁取義字註人請亦可
叶容朱容周二反○
其記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
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合
處喻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
此者當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
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可其所指
矣○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
君說
賦也飾綠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
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
力故服其所飾之
晏晏分明是兩樣然頭串看
聚若如之司直也○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
其之子邦之彦叶魚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
光明也彥者
士之美稱

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
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合
處喻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
此者當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
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可其所指
矣○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
君說
賦也飾綠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
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
力故服其所飾之
晏晏分明是兩樣然頭串看
聚若如之司直也○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
其之子邦之彦叶魚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
光明也彥者
士之美稱

其之子舍命不渝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
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合
處喻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
此者當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
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可其所指
矣○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
君說
賦也飾綠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
裘而以豹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
力故服其所飾之
晏晏分明是兩樣然頭串看
聚若如之司直也○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
其之子邦之彦叶魚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
光明也彥者
士之美稱

遺失金 上章言故田不可逃納死假以資之下言情好之人則

遺失金 尤不可逃納而真情見矣留之之意以漸而深

遺失金 淫婦所叙已之所留而示以留之意也

遺失金 淫婦之干終也何予所遇之不然即彼子之於我故曰之仁

遺失金 也今予之舍我而去也我之情有不容以頃念者於是博略之上

遺失金 擊挑子之徒而留之蓋去之去非無以也必有所惡於我也願母以

遺失金 此一時之惡而弃我與念予之身予其所以締結于昔何如而可以

遺失金 絕乎哉

遺失金 三章講同

遺失金 按歐陽公五代史王凝任于晉而卒其妻扶疑表回故鄉求宿

遺失金 于逆旅主人不納以手拉其臂而返之其妻出曰我為翁媪

遺失金 而此臂為人所執亦甚矣乃引斧自斷其臂不過逐其害耳未

遺失金 有他也而禦大不勝憤激如此公博略大略之婦人乃曰執子之手

遺失金 執子之袪恬不以為耻其淫婦何可勝言哉

遺失金 全詩多欲渾說為內以交修意去則二章身未章意又曰

遺失金 夫而成德與詩雖曰夫夫婦相敬成然惟味曰句為夫微其煩不

遺失金 重在煩語夫上頌和以乃士庶人之夫煩身奔風雞鳴不同

遺失金 全破 現夫夫煩之相敬惟欲其成我而修德也

遺失金 此詩人亦夫夫煩相敬成之詞意謂既于說樂者人情之常况

遺失金 首章門尤為易發之地求其能 相敬成者鮮矣吾子雞鳴之天

遺失金 今雞則既鳴矣尚可以安寢乎士之若其婦則曰未明求衣吾人之

遺失金 一

遺失金 一

遺失金 一

遺失金 孔氏曰 遺失金 執子之手

遺失金 去今不寔 故也 賦也 遺循也 擊袪袪 袪袪 袪袪

遺失金 故於其去也 擊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

遺失金 不留故循不可以遽絕也 宋玉賦有遺大略

遺失金 今執手袪之句亦

遺失金 男女相說之詞也

遺失金 今無我 擊其袪也

遺失金 欲其不以己為醜而

遺失金 棄之也好情好也

遺失金 遺失金 章章四句

遺失金 二句亦間見五說亦可

遺失金 女曰鷄鳴士曰昧且子與視夜明星有耀

遺失金 有急意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天欲旦 昧昧未辨之際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遺失金 賦也 昧昧且明也 昧且

子章 夫勤業宜家固我天頌之賦而觀美以成德尤我所望于子
 也我苟知子風言感召而有所來之美則德業相規其益大矣
 矣我則解此雜佩以贈之庶君子有以結來者之心而彼來者有
 以玉成君子之德吾於一佩誠無愛美且分投而心季者子之所願
 也故故知子所願之時則當解此雜佩以問之庶有以堅順者之心
 而于雜佩奚惜哉故秦而與薛者子之所好也我苟知子所好之美
 則當解此雜佩以報之庶有以投好者之情而于雜佩奚吝焉蓋必
 如是而后君子之德可成而吾人之賦亦盡矣否則寧不負聞鶴而
 傲待旦而與之初心哉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詩人所以喜而述之也吁是可以風天下矣
 蓋言之也來者是我之道德日起而致同類之來也順是志同道
 合相親愛而无忤逆之意好是道德非吾等倫可尊可法而吾好
 之也人雖有不同而欲致其慈惠之意則一耳贈問報無大異皆
 是欲結其惟心以輔成君子之德耳雜佩如珩珉琕璜之類皆是
 故曰雜佩或云兼德佩事佩言其解佩亦是與其夫使夫自贈之
 耳
 ○按夔姬之相楚莊王也不取私蔽愛美款君進美而退不肖也
 沈令尹進孫叔敖三年而楚國伯楚使援筆而書之于策曰楚之
 伯樊姬之力也至若許升之妻躬勤家奉以養其姑每流涕進規
 以勵其夫以成孝業與羊子之妻斷机以激夫之志王鉅卿之妻
 信蕭以啟夫之勤皆鷄鳴女子風之也孰謂夫頌之賦所賦豈淺
 鮮哉

輔氏曰 一德而三 宜之以見 其情之不 能自已也 夫勤勞以 成業和樂 以動家此 頌之美德 云情尤未 已者故无 所愛于服 飾之玩而 故君子之 親夫以輔 成其德是 又加于人 一符矣

和好其和樂而 贈叶音 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 好去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 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 瑞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 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 方曰瑀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 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 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 曰非獨玉也鵲雉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則 送順愛問費也○婦女語其夫曰成子知子 之所致而乘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 送還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 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 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可及耳
 下章之應音非真有美淑之名也以心一迷於色自无往不見無
 可及耳
 全賦 詩人于淫頌而美而款之可以現世矣矣
 首 此章亦淫頌之詩若曰好色者人之所同欲而恒不可以必得
 也今向幸而有以自足耶彼有女同車既有以慰吾快朝之
 願矣而以言乎其願則如對木之華而妖艷之可愛也且奉止從容
 將翔焉將翔焉華世所佩之王惟璜與琕也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
 之佩服而又有如是志度美哉以孟姜也信乎美矣而此即也同車
 者亦不有餘也耶
 三章 有女同行既有以遂吾婦好之私矣而以言乎其願則如解木
 之玉可憐也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之容止而又有如是之佩
 服美哉以孟姜也固宜德音之昭而令我不忘也同行者不亦
 有餘光即大以淫奔之人而稱之以開雅衷之以德音可以見私
 款之微而俗之不夫可見矣
 全意 猶如以場券即佩玉也此二句連看彼美之美色之美也
 下有物也 自亦重化且即正頂翔翔二句或押將翔句只帶佩玉
 句作收斂之美蓋以下句有且和字若把翔翔另作行止則不克
 重疊亦不可應音本其性情之和厚蓋為美言上言

○此章未 句云云德 容之並美 有以稱慶 瑤之華美 以華木句 不亦名之 洋洋有以 佩玉之 瑤也

女曰鷄鳴 三章章句
 有女同車 瑤華 叶芳 將翔 將翔 佩玉 瑤
 有女同車 瑤華 叶芳 將翔 將翔 佩玉 瑤
 有女同車 瑤華 叶芳 將翔 將翔 佩玉 瑤
 有女同車 瑤華 叶芳 將翔 將翔 佩玉 瑤

全賦 詩人于淫頌而美而款之可以現世矣矣
 首 此章亦淫頌之詩若曰好色者人之所同欲而恒不可以必得
 也今向幸而有以自足耶彼有女同車既有以慰吾快朝之
 願矣而以言乎其願則如對木之華而妖艷之可愛也且奉止從容
 將翔焉將翔焉華世所佩之王惟璜與琕也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
 之佩服而又有如是志度美哉以孟姜也信乎美矣而此即也同車
 者亦不有餘也耶
 三章 有女同行既有以遂吾婦好之私矣而以言乎其願則如解木
 之玉可憐也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之容止而又有如是之佩
 服美哉以孟姜也固宜德音之昭而令我不忘也同行者不亦
 有餘光即大以淫奔之人而稱之以開雅衷之以德音可以見私
 款之微而俗之不夫可見矣
 全意 猶如以場券即佩玉也此二句連看彼美之美色之美也
 下有物也 自亦重化且即正頂翔翔二句或押將翔句只帶佩玉
 句作收斂之美蓋以下句有且和字若把翔翔另作行止則不克
 重疊亦不可應音本其性情之和厚蓋為美言上言

有女同車 瑤華 叶芳 將翔 將翔 佩玉 瑤
 有女同車 瑤華 叶芳 將翔 將翔 佩玉 瑤
 有女同車 瑤華 叶芳 將翔 將翔 佩玉 瑤
 有女同車 瑤華 叶芳 將翔 將翔 佩玉 瑤

有女同車 瑤華 叶芳 將翔 將翔 佩玉 瑤
 有女同車 瑤華 叶芳 將翔 將翔 佩玉 瑤
 有女同車 瑤華 叶芳 將翔 將翔 佩玉 瑤
 有女同車 瑤華 叶芳 將翔 將翔 佩玉 瑤

首章 浮女戲其所私者曰男女之相與也起于情愛之私心乎愛矣
即字見之而足必烈言頃也何公所見非加愛耶彼山則有以殊美則有奇華矣至其子即天下莫不知其姣者也吾之所願見也何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也哉寄情好之私于不款見之人如狂者可謂非聖之獲矣如我所遇之窮何

次章 山則有喬松矣則有游流矣至其子充天下莫不悅其美也
吾之所欲見者也何今乃不見子充而見此後輩也哉委委然以戲玩之詞而直相提之意請款之流其極矣

三章 宜無他意必不必然
豈無他意必不必然

首章 死淫女之詩以為吾之於人也豈無相與之意
以願所以倡之者在人而不在我凡相與之意皆本禍而乘機也皆也則風其吹女而落之矣叔兮伯兮未有諒予情慈之感而有倡予者乎信大者之則予將繼比也后以和女矣何也子陶吾之所以相于者也予倡予先其有意於予也亦豈其以忘情耶

二章

首章 淫女而與所私之人雖絕已而尤害于已也
女見絕而戲其人曰男女有狎昵之私豈不款其常相親哉願女也不爽而士每二其行有不免為人所竊笑者若彼輩之於我是也彼狡童兮方其初相與也嘗耳言以媚我其情厚矣而今乃不與我言兮何其薄也夫悅已者不上于子也子豈不與我言豈以子之故而遂使我不去豈殆不大矣

三章 淫女而與所私之人雖絕已而尤害于已也
淫女而與所私之人雖絕已而尤害于已也

首章 淫女而與所私之人雖絕已而尤害于已也
淫女而與所私之人雖絕已而尤害于已也

音 音也扶蘇扶骨小木也荷華美也
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任狂人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也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山有橋松隱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後輩
也先紅草也一名馬薹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大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校會之小兒也

山有三章章四句

首章 穠兮穠兮風其吹女
穠音重也穠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和子也穠而穠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也穠兮穠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穠兮穠兮

次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
七用反叶兮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我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三章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安也

之情不改于其初而惠思我則子之情猶未忘我則當蒙蒙
秦以淫乎子即跋跋之勞弗恤矣如子而不我思則子固自有戀
者在則我亦豈無他人可以寄吾愛而必于子哉彼狡童也何其狂
之若是哉

二章講

至意以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詞思我與不思我是以兩端去要他
也未句言子或以為我惟子之是從其亦狂之甚矣夫淫文淫夫
已非不聖之正而况曰豈無他人也士亦見其縱欲无耻之甚

考全

前二章悔其有所失于人后二章冀其有所遇于人悔是
專指之詞故曰子與是淫信之詞故曰叔伯

全破 淫者既悔其始之失乎人伏與其終之得乎人也
婦人所期之男子云云作是詩者曰微慮之際人情之悔係係
之况遇其人而卒負其約子將何以為言哉彼狡童无可親則遠
之期不至則背之有如子之手也容足愛矣而俟我乎巷亦非可
謂不情于我矣自是而相就云亦奚不可者願我乃不送之使恩又
從以四聲則我之寸也去无深可悔哉

今因夫乎子而莫去矣然亦豈至于无以送哉我也
言不知子之手者而駕車以迎我乎我且與之同行而无
又何以悔哉

若也狡童
蒙之詩
狂童之狂也且音疽○賦也惠愛也漆鄭水
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
辭也○淫文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
則將蒙裳而涉秦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
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
童之狂也且亦誰之辭 ○子惠思我蒙
裳涉秦已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賦也洵亦鄭水名
士未娶者之稱

蒙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 音風叶 兮俟我乎巷 叶朋兮悔予不
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嬾人所期
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嬾人以有異志不
後既則悔之 ○子之倡兮俟我乎堂兮悔予
而作是詩也

○犯緒云
堂門也
堂也堂
子也堂
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
○衣 錦 聚 衣 叔 兮 駕
聚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叶尸郎友○賦也
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
也則曰戒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
我而階 ○蒙錦聚裳錦聚衣叔兮伯兮駕
行者乎 ○蒙錦聚裳錦聚衣叔兮伯兮駕
予與歸 賦也嬾人
謂嫁曰歸

至意表飾其重而蒙衣蒙裳自是古人衣服常度勿說惡其
文之著以乃修飾其盛飾殆容可以悅人也駕予行歸是前緣既
失伏而后會則元自訟之詞后元自新之念情蕩極矣
○按士昏礼拜堂奠雁受女子于廟堂庶人無廟堂亦受女子于
○蓋婚姻人道之始先王重焉所以備正始之義也若手之冰則
○城公矣

東門之墠 音善叶 如蘆 音反 在阪 音反 其
室則迩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
名藹可以染絳阪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之
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

○古詩云
相思相見
知何日以
日以後
為情東門
之詩有焉

半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 音善叶 如蘆 音反 在阪 音反 其
室則迩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
名藹可以染絳阪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之
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

我即也何村使我得見而慰我之心耶夫其思之情非不切也但情切于所思之人則有垂于情性之正矣風俗之不美有如是夫至意各首二句不過指其所與淫者之居如此下二句重不得見上宛大者其室而查大者其人思尔者我而悅我者子以時以情款其相涼也

風雨全句 以淫女見所期而悅也三章一意各上二句言其時指其所期也下二句表共心知其所期也喜深于惠深于夷慶幸之意反稷隨笑情欲深矣

全破 淫女笑隨乘時而遂世樂民俗之變可知矣

首章 此亦淫女所作若曰人事之指固吾心之所願而况天時之宜鳴啾大而可听未当乎平旦之朝斯時也幸而既見君子則喜者不足以增吾之慘也昔者遠足以鳴吾之慘也而情離近各遂所願則此思念之心云何而不夷乎者哉

三章三章講

全意要：寒涼之氣按風雨屬陰又在雞鳴之候故其氣凄然寒涼如此非風雨之氣也滿則直言風雨之聲蓋風雨皆有聲也如晦言風雨之夜如晦也要知得慶幸之意正值晦宜之候雞鳴之時夜未艾也

室遠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

東門之墠三章四句

風雨凄凄 音雞鳴啾啾音皆叶 既見君子云

胡不夷 賦也夷上寒涼之氣啾啾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

之男子也夷平也 ○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

冽上雞鳴膠上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瘳友 ○賦也滿上風雨之聲膠膠猶啾啾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一章二章思其服而微責之末則度其居而深思之不嗣也亦淫女之詞若謂男女之相身也莫與於相聚莫不與乎相

我也思其服思其人悠然思之于心而頃刻不忘矣子乃莫大于此也豈以我之往就子即自我言之情既相見形亦可无拘礙

我亦淫女之詞若謂男女之相身也莫與於相聚莫不與乎相

我也思其服思其人悠然思之于心而頃刻不忘矣子乃莫大于此也豈以我之往就子即自我言之情既相見形亦可无拘礙

我也思其服思其人悠然思之于心而頃刻不忘矣子乃莫大于此也豈以我之往就子即自我言之情既相見形亦可无拘礙

我也思其服思其人悠然思之于心而頃刻不忘矣子乃莫大于此也豈以我之往就子即自我言之情既相見形亦可无拘礙

物色惟青而重青者上人之伏言也如却人

士修裘黃之類

也佩玉

而青組

孔氏曰

小佩青至

而云青

手佩者佩

賦也青純綠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

風雨三章四句

青青子衿 音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

問也此亦宏奔之詩 ○青青子佩 叶蕭反悠悠

我思齊反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叶陵之反

綏之色佩 ○挑兮達兮 音懶叶今在在闕兮

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跳躍

之貌達放恣也

揚水全首 吳意全元取義終鮮二句叙其相親之情自明已之无他

全破 此淫者相謂兩與其情之深而欲其无所間也

首章 以淫奔者相謂之詞若曰夫人之相與貴相知心而母為誘言

三章請同

至意此章兄弟與我為兄弟不同此指其相親之人而言也言我

請全首

二章一意各上四句言所見無可慕而不慕下言所無非

可樂而亦樂全章在不慕非礼之色上

子衿三章重四句

揚之水不流東終鮮兄弟維予與文

無信人之言人言廷廷誰女

揚之水不流東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無信人之言人言不信

揚之水三章重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誰則如雲匪我思存

之室家所服若縞衣若縞衣者縞也縞者白也

章章全首 以詩即所在以起與故為賦而與无非道其相遇之情也

身者 包于首者 音云賦也如雲

出其東門三章重六句 賦也闔曲城也闔城也

詩經卷之五 采芣苢

詩人兩賦所在以起興無非直道其相遇之情也

首章 采芣苢 采芣苢之生露之零于上者則溥大而多矣况以有美一人素為揚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之章露之零於上者則溥而多矣况以有美一人

三章 宛其小星 宛其小星之章而眉之揚也今避近相过于斯處焉則有以

各逐其欲矣寧不與子偕藏也哉夫怨情在草露之遇而匿其欲也

○按曹伯雍宋恭公夫人也恭公薨伯雍妻執節守貞宋官災伯

姻在官有司請曰火將至矣夫人少避乎伯雍曰吾聞婦人夜出

不見傳母不下堂我表而生不知守義而死遂運于火而死春秋

書宋災宋伯雍卒後遂傳其事之日加之卒下見以文卒也夫伯

雍過不宿守節守貞之節而聖女子之守節守貞之故仰仰何

詩 采芣苢 采芣苢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二句則言往觀而相贈

以行世情也 采芣苢 采芣苢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二句則言往觀而相贈

野有蔓草 蔓草音圃叶分而美一人清揚

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也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詩經卷之五 采芣苢

詩人兩賦所在以起興無非直道其相遇之情也

首章 采芣苢 采芣苢之生露之零于上者則溥大而多矣况以有美一人素為揚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之章露之零於上者則溥而多矣况以有美一人

三章 宛其小星 宛其小星之章而眉之揚也今避近相过于斯處焉則有以

各逐其欲矣寧不與子偕藏也哉夫怨情在草露之遇而匿其欲也

○按曹伯雍宋恭公夫人也恭公薨伯雍妻執節守貞宋官災伯

姻在官有司請曰火將至矣夫人少避乎伯雍曰吾聞婦人夜出

不見傳母不下堂我表而生不知守義而死遂運于火而死春秋

書宋災宋伯雍卒後遂傳其事之日加之卒下見以文卒也夫伯

雍過不宿守節守貞之節而聖女子之守節守貞之故仰仰何

詩 采芣苢 采芣苢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二句則言往觀而相贈

以行世情也 采芣苢 采芣苢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二句則言往觀而相贈

野有蔓草 蔓草音圃叶分而美一人清揚

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也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邂逅相遇與子偕藏 賦而興也

而為華之贈祗以迂矣嗚呼悲夫桓武之敵淫賊也

齊之二

○庚氏曰東遷政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
○齊姜姓侯爵自文帝裔伯益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一曰侯其國在商陽宛縣之西南未太公望紀漁釣為周文武師尚人往文武定天下以武功封營丘為齊其後二十餘年征五侯九伯其地富強近利受封之後日就陵替三傳而衰嗣竟衰怠慢好田獵從合計而元怨國人化之遂成風俗又七傳而衰淫穢尤甚襄之後景乃桓公十四傳而康公卒呂氏絕其嗣印氏亦有其國

齊紀 太公始封 周公何何 以治齊大 公曰至賢 而尚功周 必而慕紂 之臣考之 風詩如還 唐之喜豈 昨尚功利 更風在焉 九世果均 強臣田和 所城而和 遂自立而

其將請贈之以夕藥 賦而興也測深貌殷眾 也將當休相聲之誤也

鄭國三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

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 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 十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 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 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女衛人猶多 刺讒懲創之意而鄭人凡於蕩然無 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 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 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因自 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齊之二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 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

雞鳴

三章益說下不宜在二章分首章即所聞以致告次章侯 即折見以致告至三章則極其情以致戒而言愈進而欲 畏之心愈切意方山云通章皆是述其事而美之意在其中或以 首二章首二句另叙其事下二句為美之大列未章為不美之乎 此論極妥大三章皆一時之言註中心存敬畏其語總管本文不 可專指下二句說

朝既盈 朝字如禮 記王藻禮 冕以朝之 朝作虛字 希故註云 朝會之臣 盈謂盈于 朝之下

東方

既而又再告曰別色視朝以常規也今東方明矣吾意會朝 之臣亦既昌矣吾君尚可安於寢哉大其寤非東方之明若 也乃月出之光也至其恐晚之心常惕於未見之頃故一見其光遂 以為五見耳而不覺以東方明也其何暇辨其非東方之明也哉 至意昆湖云各上二句意不平要通說俱是德度之詞各下二句 則詩人因起之言而發其微畏之心也蠅聲雞聲不要混同蓋 蓋而不自別而昏死之心散與同蠅聲即以為雞聲也月光意同 註賢死只是當時齊之賢死朱子解說故稱古之賢死耳

朝會之臣 盈謂盈于 朝之下 朝之下 朝之下 朝之下

東方明

即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 也 東方明 即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 也

朝會之臣 盈謂盈于 朝之下 朝之下 朝之下

日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 吳昌盛也此再告也

朝會之臣 盈謂盈于 朝之下 朝之下 朝之下

雞既鳴矣朝既昌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昏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 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 今君早起而視朝也夫其寤非雞之鳴也乃 蒼蠅之聲也蓋昏妃當風興之時心常恐晚 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 留於逸致何以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 也

○東方明 即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 也 日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 吳昌盛也此再告也

者由我以致之也... 惟乎子以固我之所懼而子亦不可以身而甘受人之憎也... 君又安有欲欲敗度之事乎... 全意以章其是述其詞耳... 註并以子為傳一併字多少委婉

○古者大師奏維也... 若美妃之告君知與道笑所以助成君德者宜淺鮮哉... 其詩以田獵為主... 其人為不為茂為昌又述其人稱已為僕為好為憾故曰

○此詩者相稱善是詞若謂因事以便捷為貴而能備置美于一... 至矣一旦遭我乎獨山之閒並驅而後而向之獸是兩肩之得實手... 之反所致也子反不以為能乃謙恭遜順極我謂我僕方是以我之... 者若而及以之善我矣豈我之所被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不曰君... 其言渾厚... 賦也蟲非夜將旦而百蟲作也其樂會朝也... 此三言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于同寢... 而歸矣元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

○此詩者相稱善是詞若謂因事以便捷為貴而能備置美于一... 至矣一旦遭我乎獨山之閒並驅而後而向之獸是兩肩之得實手... 之反所致也子反不以為能乃謙恭遜順極我謂我僕方是以我之... 者若而及以之善我矣豈我之所被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不曰君... 其言渾厚... 賦也蟲非夜將旦而百蟲作也其樂會朝也... 此三言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于同寢... 而歸矣元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

○此詩者相稱善是詞若謂因事以便捷為貴而能備置美于一... 至矣一旦遭我乎獨山之閒並驅而後而向之獸是兩肩之得實手... 之反所致也子反不以為能乃謙恭遜順極我謂我僕方是以我之... 者若而及以之善我矣豈我之所被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獨山之陽與我... 居而相我謂我好豈其我之好哉

也與居元即令之不特則人无所救以為信由是紀綱敗事齊失

其安若非就國者也太公開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勤其政事而

南山首一重兩托俞而刺齊侯之亂乎人道下二重兩托與而

首重是詩刺齊侯魯桓作也曰不可清者男女之倫不可弛者夫婦

三章又觀之焉五兩各相為耦而不可亂冠綬有双亦自為耦而

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嵬雄狐綏綏東道有湯孫子由歸

既歸葛屨之懷反止也崔嵬高大貌狐

和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東道適婿之道也

湯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

哀公通焉者也由後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

也止語辭言南山有孤以此襄公居焉位

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後此道歸也

于襄公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葛屨五兩

如字又冠綬雙雙也止惠道有湯孫子庸

之偶也公不當亂之也

止既曰庸葛屨又反止也兩二履也綬冠

上飾也屨必兩綬必

何衡橫從音其取去妻如之何必音谷父

母既曰告止葛又鞠音止與也蕪柯鞠也

縱橫耕治其田畝故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

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

窺其欲而折新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

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葛又極止能也極

亦竊也南山四章章六句春秋桓公十八年公

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

折新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葛又極止能也極

之言而娶矣是宜明禮義以正人心杜邪妄以開其意曷為又使之

得勞其欲以至取哉夫詩人一則刺齊侯一則刺魯桓而于文姜曾

無片言及之若曰此猶不足道者也詩人之惡惡亦嚴矣哉

○春秋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胡氏傳曰為亂者又姜而春秋

甫田全言 以詩以禮等為主上二章喻禮等之无益末章喻循序
戒一勉平者亦不必用为李为治之意

首章 深詩戒人之喻等也若曰天下无速成之功君子不可恃
尔无田甫田也甲甫田而力不给則維素嗚而張主笑人不至以
无思也去人遠則難為期尔无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其心
切而愛勞矣然則人之厭小務大則必无可大之理忽近而遠則
必无可遠之理其疑亦死是也嗚呼之无益也固如此夫

全意各章田字思字內有急意意在二无字正是戒意每段源補
正善詩本言非言人當安于近小言欲遠大者必始于近小也
持然出之貌也則然不安之貌也子詩持言與驕切切
皆同非全无少異也

大鳴等既无所就若循序而有成乎維彼童子年方幼艾
而如雲之可愛時方燕用而升去其下垂視之成人固有問
未幾且突去載弁以出逐路于成人之側此豈隨等而強
子乃成人之漸也前有成弁之期盾其守焉則亦有必
天下之事去循其小者求之而忽然可至於大能循其大

者而必大可至於遠末有不請其極者何何以晚詩為哉夫人當知
所循序矣
手意上二章言禮井有不禮之弊以言循序自有必至之理
也此兩喻近小載弁喻遠大要一氣讀下重循序上發意此章與
上二章乃相形之意而非相對之言也
○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高大書曰若升高必自卑
若陟遐必自迩蓋言漸也詩人其知道乎厥后桓景之美功利骨
履之无空季其所流米者遠矣

三章 意同首章美其人之才德下二章美其人之才兒
還詩是交相稱善此是已善他人故云畧同
全破 觀獵者之相善必歷指其物而深美其人也
賦田備者相稱善之詞若出追逐獸兔者大也而發微指示者
人也今也走韓盧之捷而捕獸于山林之間領下之環令去
其有失矣以言乎其人則便捷輕利獨擅一時之上抑何美也且相
與之間有惟愛无爭矣而極其仁焉凡我同育孰有如子之可羨哉
○大虛不惟有環也又有子母之重環焉其驅是虛之人既若是
美矣且髮天鬚豎之甚好何如其可稱耶
○大虛不惟有重環也又有一環頭二之重環焉其驅是虛之人
既若是美矣且德太多鬚多之餘何如其可觀耶夫一田獵之
微而極稱善之美如此則其俗之不美固可見而國君當荒之失亦
於此乎可知矣

全意各章美字就獵事便捷輕利言此言其才也仁只是愛人之
意如方獵而同其力既獵而均其利是已以言其德也鬚與德則
言其兒也亦要見武勇所獲發意蓋田獵所見者如此

○輔氏曰
賦小而務
大甲甫田
者也長作
之所力也
忽近而而
遠思遠人
者也妄想
者之所真
也妄作則
事不遂矣
想則心徒
勞

○微致云
探歌者无
得成之理
循序者有
以成之功
齊俗急功

○戰國策
曰韓國若
天下之駿
犬也

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
姜如齊齊侯通為公譎之以告夏四月
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
詩前二章刺齊後二章刺魯拒也
喻成安作尔不

無田 音甫田維秀音騎驕高 無思遠人勞
心切切 音刀○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
○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给
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
心勞矣以戒時人獻小而務大
○無田甫田
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維秀徒無思遠人勞心恒恒 叶且悅反○
猶七也恒七
○婉兮變兮龍兮總用卯 音慎
猶切切也
○未幾見今突而弁兮 叶也婉變少好
貌非兩角也

發米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言
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載弁以出者非
其躡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
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迹之可遠能循其序
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
躡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盧令 音其大且仁 賦也盧田大也令令
大意典 ○盧重環其大且鬚 首推○賦
還畧同 ○盧重環其大且思 音德○賦
母環也鬚 ○盧重環其大且思 音德○賦
一環貫二也德多鬚之貌春秋
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敝笱全旨

詩從是刺莊公不去防開其母故母得以此乎故也敝笱在梁其魚鮒鱧音閑反齊子歸止其從

行則死以感文姜之心而制文姜之行故文姜得以歸齊而從之者多也言從之者中見无所顧忌之意

全破 詩人刺魯君不玉開其母必廢即喻以深刺之也

以詩刺莊公不玉防開文姜而作也意謂母子天性也感之以

意 則動明之以禮則安何在公不去也彼笱也者所以乘梁之

空以取魚者也今敝笱在梁而其魚乃鮒鱧之大焉任其往來而不

去制也非鮒鱧之不可制也惟笱之散無以制乎鮒鱧也夫則魯

君柔懦而不去防開其母亦猶是矣惟其不去防開之也是以車馬

濡而不俟莊公之命而唯文姜之號令以歸于齊焉其從行之而殆

初而如雲矣向使魯侯去誠教以事其母刑威以馭其下則車馬

侍從必俟其命也何文姜之歸齊而其從之如雲也哉

三童語

○武夷胡氏曰嬖人死外事遂迎不出門既嫁從夫死從子今

會齊侯于蒸是莊公不去防開其母失子道也蒸音灼齊也祀丘

魯地如齊師胡傳云曰會曰阜抗句之名也至於齊師蓋惡之心

忘矣

○胡氏曰防魯地也齊地一歲而丹會焉其為惡益

遠矣

○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開所以

行物故防

閉有禁制之意

○謝疊山曰謝疊山曰

曰謝疊山曰謝疊山曰

敝笱在梁其魚鮒鱧音閑反齊子歸止其從

去如雲 比也敝壞笱也鮒鱧大魚也歸歸

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

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開

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敝笱在梁

其魚鮒鱧音齊子歸止其從如兩 比也無似

大或謂之鱧 如兩亦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上齊子

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

之 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童語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侯于防又會

齊侯于穀

載驅薄 韞篋蕭朱韞篋音道有蕩齊子

夕 叶祥禽反○賦也薄亡疾驅聲篋方大

也第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韞獸皮之去毛

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

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米會

蔡公 ○四驪音濟濟上垂轡爾爾音舉道有

蕩齊子音弟 叶待禮反○賦也驪馬黑也

樂易也言無忌 悛羞耻之意也 ○汶音水湯湯音行人彭彭

音舉道有蕩齊子 叶舉也汶水名在齊南

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 之多亦以見其無耻也 ○汶水滔滔音行

人儻儻音舉 舉道有蕩齊子遊教 滔流觀

全破 詩人刺魯君不玉開其母必廢即喻以深刺之也

以詩刺莊公不玉防開文姜而作也意謂母子天性也感之以

意 則動明之以禮則安何在公不去也彼笱也者所以乘梁之

空以取魚者也今敝笱在梁而其魚乃鮒鱧之大焉任其往來而不

去制也非鮒鱧之不可制也惟笱之散無以制乎鮒鱧也夫則魯

君柔懦而不去防開其母亦猶是矣惟其不去防開之也是以車馬

濡而不俟莊公之命而唯文姜之號令以歸于齊焉其從行之而殆

初而如雲矣向使魯侯去誠教以事其母刑威以馭其下則車馬

侍從必俟其命也何文姜之歸齊而其從之如雲也哉

三童語

○武夷胡氏曰嬖人死外事遂迎不出門既嫁從夫死從子今

會齊侯于蒸是莊公不去防開其母失子道也蒸音灼齊也祀丘

魯地如齊師胡傳云曰會曰阜抗句之名也至於齊師蓋惡之心

忘矣

○胡氏曰防魯地也齊地一歲而丹會焉其為惡益

遠矣

○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開所以

行物故防

閉有禁制之意

○謝疊山曰謝疊山曰

曰謝疊山曰謝疊山曰

曰謝疊山曰謝疊山曰

曰謝疊山曰謝疊山曰

曰謝疊山曰謝疊山曰

猗嗟

此詩三章首章言莊公威儀之美而刺其不長也

至破 詩人屢道魯君之美其不足之意何有矣

首章 齊人極道魯莊公云開其母也志謂夫八之一身惟威儀所

矣而動也巧則踰然而恭也其威儀之昌如此以言其美也

然則注之法妙巧力之全大射則中乎鵠大射則中乎鵠

抑若揚者言其動容則言金抑之不欲表者從且若揚而見之

揚之又當何如巧琢二字連講言其趨走得巧瞻字則狀其巧

之善如也

三章 猗嗟我公其威儀持藝无一而不可名焉以目則黑白分明

如日當射終且能極射候之多而發必中的不出乎正之外其技

藝之可名又如以此如是以威儀之藝則不惟有以示法于魯而亦

可以取重於齊誠哉為我齊之甥而不愧矣

至意首句亦包威儀技藝儀者一身而言以動容周旋成成習自

始遂終成于禮而不失也射有三特將祭擇士射于澤宮為大射

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燕賓客射于寢曰燕射禮皮曰鵠

書布曰正此射侯而曰正蓋賓射也奉賓射以該其餘重終日終

字該自朝至及時也不出正則巧矣展我甥今還重稱其力者之

意則詩人渾厚口氣

猗嗟我公其威儀技藝无一而不可名焉以目則清然而明語

其眉則揚然而美婉乎其可愛也其威儀之變於此可見矣時

中皆得其故也巧力俱全誠可以禦亂焉技藝之變只於此可見矣

持裝美而會之一身宜若可以無憾矣而每為人所不足者必有出

於威儀技藝之外者也詩人嗟嘆且三則莊公之所大關者不言可

見矣 至意首句亦兼威儀技藝清揚句是威儀舞則蹇兮四句是技藝

猗嗟我公其威儀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猗嗟我公其威儀

魏一之九

齊始霸也晉代吳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成魏而後唐也

○魏本舜禹故都也山河之間土地直隘而其勤儉之風化于時
存使魏主以舜禹之治天下若治其國使民俗相安於治而大國
无所敵其異魏將不為善國乎吳公子札所謂美哉風乎以德
輔失則美主也今魏各面且備志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又方而
與秦晉隣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於
河中解州今隸山西平陽府

○按魏先儒以為又王子畢公高之後齊閔公无年晉獻公滅之以
其地賜大夫畢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其詩為晉而作今以魏
詩士篇考之唯沮如三章公行 公路等疑指晉官而國此一
頭然為愛魏將亡而作又謀於諸福之中則為晉之說未可全
恐難以却脚例也

此章不平上章直刺其偏急之事下推其所以刺之者
以其偏急之故也此詩本為刺偏急但偏急却自儉章中
求及詩所及之只宜以偏急為主不可分言
全意 詩人刺偏急者必指其實而因推其所以刺之之意也

哀痛以思之誠敬之事毋威刑以馭下
車馬僕從莫不俛命夫人徒往乎夫人
之性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
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說刺之意皆
在言外嗟嘆三則莊公
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任禹貢
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
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陞隘而民貧信
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
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
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又全
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
猶却脚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
公族皆晉官疑寔晉詩又恐
魏不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蘇氏曰
魏變風俗
於乎桓之
世而國
衰其意
十七年止
五十年
聞耳

現地陞隘其俗儉而偏急故為之
詩禮貴於中而不可過於儉也奇一
於儉則必急迫而多
乃可以遂其用之非此時矣娶婦三
月而見然後可以執婦功也今
乃以之為禮使之非其禮矣且裳
皆務於儉又使之治其禮焉遂要
儉之要儉之畢者矣其何其偏急之
若是耶
至意西句分上與其使女之非且下
言其服之也急也為履不可
以候霜女子不可使候霜者外之失
宜者故以為與道重女子上
蓋已而見方須求而見為女既謂
女手便不可執婦功今使候霜
又使治裳而遂服之則偏急矣此皆
由俗之儉而求方山從輔
氏說以儉番房秋霜偏急屬禮而因
以爲與意非也又使三字
是言且欲急于成之意本經裳說來
註終矣乃不相宜之意與涼
不堪用之意

好章 好是好人也自其外而觀之
提安舒而進止之有度宛大
左辟而遂家之有節其容貌之美
若如此摘髮之備必象帶
為之佩之於身以備其用也其服飾
之盛有如此者以是而觀宜
若无可刺矣惟其使女縫裳要儉
既成而遂服之則其心之所存過
於備急而容無寬裕之意故是以
為刺而為刺之味作耳不然儉亦
美德也何以刺哉吁是可見魏俗
之不美矣
至意三句分上叙其外之有可觀下
言內之有可刺也古人以右
為尊故宛然深人任右而自避于
左也此三句皆不見有偏急意
象惟中心偏急實不稱其外表重
之不相符此所以可刺也偏心
象庄上修之四句必以入偏心九
事皆然不使女縫裳故註者

詩三集注

借以起舉不為與與至中句
糾糾葛葛可以履霜後修音女手可以縫

裳要音之棘音之好人服之
棘也糾糾
之意言葛屨冬皮履揜之猶織也
也女婦未
廟兒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
執婦功要
裳要棘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
陞隘其
俗儉而偏
急故以葛
屨棘衣起
興而刺其
使女縫裳
又使治其
要儉而遂
服之也此
時疑則終
裳之女所
在○好人
提
提宛然左
辟音佩其
象攝維是
偏心是以
為

刺叶音切○賦也提安舒之意宛然
諶之
東貌也諶而辟者必左掃所以摘髮
用象為
之貴者之
飾也其人
如此若無
有可刺矣
所以刺之
者以其偏
迫急促如
前章之云
耳

葛屨章一章句一章句
廣漢張氏曰夫

個如前軍一如字若論詩人所刺則專指楚蒙要樹也或就指此說或寬說而楚蒙在其中俱可一說否自句觀起而以中二句對看尤秀

沮洳全言 此詩二章也其有貴人之容而无貴人之度也還指黃人說若非貴人乃刺他不似貴人則是以公卿之度而貴乎微賤之度豈不悖哉公族北公行公路乃貴詩意自輕而重

全破 詩刺儉不中禮者必與其外有可觀而中不足貴也

章 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若曰貴人之所以稱重于時者以其量勝而非區區以容論也何今日之俗乃競趨于儀容而無不足

于車即彼沮洳之地有莫生焉則言其莫矣彼其之子列爵公朝而掌公之路車自其外而觀之則儀容之修整禮節之舒徐其美不可以尺寸量矣然外全可表而其中之所存者則儉而無

寬弘廣大之量貴人之志似不如是也不亦殊異乎公略也哉

二章 彼汾一方則言其美矣彼其之子掌兵車之行則而容節之

曲則言其美矣彼其之子掌公之公族而容節之

中禮不可也現見詩所刺而當知所以用中矣

至意與意各四句止與又無取不過以二彼字相呼乃與耳美死

度言其美之極自外面容貌上言不可尺寸量猶云不可枚舉也

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二詩皆言急迫瑣碎之

彼汾湄 沮洳音其莫音彼其之子

美無度 美無度殊異乎公略

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美無度言不可以尺

寸量也公略者掌公之駟車晉以卿大夫之

旗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

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而

其美則美矣然其儉而

其美則美矣然其儉而

二句就內之度單言但儉不中禮殊不似公路公行公族

字重言之非謂此人為此官也正如俗云非大人氣象說亦可

謂之言不就在位說實不可休

園有全言 三章一意以愛字為主上四句愛其國小无政下嘆人不

知其可愛也或以中四句是傷人不察已之要末四句是

笑人不用其可愛也亦可但以瑣碎今玩本文其誰知之便是不

知我者說話玩註重嗟嘆之便是嗟嘆上事大抵心之愛矣三句

是起勿由句意

全破 詩人而愛其時之情而因嘆人之味所愛也

首章 詩人愛其國小而无政故作此詩意謂天下之事有可愛之形

以上也 借水人來三 見一方人 以此視病 天見五臟 癡結方沈 虛言主隔 嗚兒彼人 〇嘔義云 桃實則如 而納之心 愛則焉而 出之此以 相對之意 恐亦有太 深潭山要 依此說

公行 音杭○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

以其主兵車之行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〇彼汾一曲言其美

柄國小無政重在政上蓋紀綱不振則國將亡此所以憂之憂存思遠矣國
于中故發之歌謠以寄其憂非故假以什愛也合曲曰歌是以先政事則
憂憂而合乎歌詠則徒歌而不用乎樂矣彼人是哉謂當國者唯
當矣故不為更其所為已矣矣子曰何其言作詩者多訕國是
也惟其見非如故故嘆人不知其憂正謂不思國之無政而將亡且語
也若思及此則必不以我為驕矣

三章 園有棘則其實可以食矣况我過小國而無政則此心之憂歌
語未已且聊以行國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行國而反以
為樂肆而無所止極且曰彼當國家之責者其所為已矣矣而子之
言獨何為哉夫此則此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蓋亦未之
思故耳誠思之則知無政之致敗將不暇非我而自愛矣奈何其不
思也哉

主意上章歌謠是憂發於聲行政是憂發于迹然行國還須實政
講之不足說來然後下面曰彼人是哉方說得去不然何以行國
而遂知其愛國也罔極指行國說善則則似于樂肆不羈故曰
罔極也

○輔氏曰黍離之憂：王室之已喪也園有棘之憂：鄰國之將亡
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
之者亦宜也

○按魏以國小無政而上下恬然不以為憂至于晉欽之兵一入而
遂不可支詩人之言驗矣

園有棘 通詩以不忘乎親為主三平省不可以孝去立說各上二
句是望親所在下皆想像甘親念已祝已之言也宗字與
父母兄弟而又母為重親詩柄只言孝子可見此全設為親念已

之言矣以爲已念親之意此意要補出行役泛言不專指戰伐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而極其情之切焉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後作此詩謂天往役者人臣之義念親者
人之情自吾之行役於外也去親遠而音問疎始有不主力
情之甚者于是陟彼岵兮以瞻望吾父之所在而思念之情恒於岵
焉寄之衆夫我之念父如此而父之在家也寧不念我而祝之乎吾
想父必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誠可憫也然遠行
易以犯患惟慎知斯可得全尚其慎之哉此可以來歸允止於彼而
不來也父之愛子其情必於此矣我以父之心為心而瞻望之无及
安去已于思哉

二章 又陟彼岵兮以瞻望吾母之所在而思慕之懷恒於岵焉寓之
矣夫我之念母如此而母之在家也寧不念我而祝之乎吾想
母必曰嗟乎我之季行役夙夜勤勞不得寢寐誠可憫也然遠行易
以犯患惟慎守斯可以免禍尚其慎之哉此可以來歸允棄于彼而
不來也母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我以母之心為心而瞻望之弗及
安去已于思哉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後作此詩謂天往役者人臣之義念親者
人之情自吾之行役於外也去親遠而音問疎始有不主力
情之甚者于是陟彼岵兮以瞻望吾父之所在而思念之情恒於岵
焉寄之衆夫我之念父如此而父之在家也寧不念我而祝之乎吾
想父必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誠可憫也然遠行
易以犯患惟慎知斯可得全尚其慎之哉此可以來歸允止於彼而
不來也父之愛子其情必於此矣我以父之心為心而瞻望之无及
安去已于思哉

朱章 夫我之念父母如此而所願以養父母者有兄在也而吾敢以
吾想兄念我之言必曰嗟夫吾弟之行役夙夜勤勞同儕借作借
止不得自如其於瘠亦甚矣然保身之道尤所宜慎當其慎之哉使

任是詩言園有棘則其憂之微也心有憂則
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
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矣矣而子之言
獨何為哉蓋當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
之者為驕也必是憂者重嘆嘆之以為此之
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
之則將不暇非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
我而自憂矣

矣聊以行國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

誰知之蓋亦憂也

於國中而駕憂也極至也罔
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棘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 今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風

夜無已 上慎猶哉猶來無止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
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
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
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
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

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瞻望母兮 今母曰嗟予季行役風夜無寐

上慎猶哉猶來無寐

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
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望兄 今兄曰嗟予弟行役風夜必借

○陟彼岵兮
賦也山無草木
曰岵上猶尚也

三章 以力伐木以為輻輳以行陸而為食力謀也頭乃實之
 矣夫其志則不以是而遂阻也以為人之謀食者貴於用其力苟不
 稼不穡而三百困之禾胡取也不狩不獵而爾旃之縣鶉胡瞻也吾
 惟為吾所學為而已矣而食之不肖又奈何焉是彼君子也謀食不
 遂而志且益堅矣夫不素食者矣
末章 次大用力伐木以為輻輳以行陸而為食力謀也頭乃實之
 矣夫其志則不以是而遂阻也以為人之謀食者貴於用其力苟不
 稼不穡而三百困之禾胡取也不狩不獵而爾旃之縣鶉胡瞻也吾
 惟為吾所學為而已矣而食之不肖又奈何焉是彼君子也謀食不
 遂而志且益堅矣夫不素食者矣
 ○劉氏曰後漢徐孺子家貧常自耕稼其力不食又如范又正
 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典所為之事相稱則无所愧耻
 苟或不入於夜不沽家意者可謂主厥其志者矣

輻輳在車
 輪中轉合
 者君子所
 謂三十輻
 共一轂也
 伐木故云
 是也故云
 伐木故云
 去三百億
 言不素之
 數也劉承
 之把數不
 可用倉史
 字

流其力不食
 其乃志蓋如此 ○坎坎伐輻輳音福叶
 河之測力及今河水清且湔猶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特
 今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輳車輻也伐木
 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 以為輻也直波文之
 秉之救也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實之
 河之源音兮河水清且湔猶不稼不穡胡取
 禾三百困死倫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鴉縮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素倫反今 賦也輪
 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加
 輪也園圓倉也鴉鴝屬鴉食曰餒

三章一意是喻其困于食殘之政而欲適可樂之所也
 上二章末二句以就利言末章末一句以避害言通章
 之意正意須以說者言外用之

詩人屢喻去危就安之情亦不得已之心也
 民困于食殘之政託言大鼎云去之也故作此詩蓋謂國以
 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是故黍者民所以為生之資也而碩鼠取
 之則失其所以為生矣碩鼠尚且節爾之食而無食我黍鳥亦
 使其所取也約而其為害也皆若此或以少安也今三歲之久吾
 困於女猶縱其所欲而不顧焉吾何以堪命耶夫既患其害我之
 盡則必求夫全我之地吾今將去女適彼樂土是樂土也無害人
 之鼠而吾之有黍得以收而蓄之亦得以資而用之不亦愛得我所
 乎主意詩柄含殘二字中着於人之財曰舍指重斂言盡人之力曰
 殘指重政言告碩鼠而比意自在其中蓋言鼠實言人也現註訓
 案土為有道之國可見元泰敬首二句作此認託言字又不真耳
 不可從

三章 又謂碩鼠鼠爾無不仁之毒以食我之麥焉且我之費盡
 巨尔也經三歲之久則其德亦深矣夫何不以為德而其所
 謂蓋其我者猶未艾也我將知之何哉將去女而適彼樂國焉是
 樂國也走樂國也無復有憂矣我而使之屈抑不伸者不亦愛得
 我直乎

末章 碩鼠碩鼠爾無不仁之禍而食我之苗焉自我之費竭于尔
 也三歲之久則其勞亦至矣夫何不憫我之勞其所以縱禍
 于我者猶未已也我又將知之何哉將去女而適彼樂國焉是樂
 國也

○范氏曰
 不以我為
 德民出力
 以事上不
 以為德而
 反食之
 所以去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

此詩無復有害己之因... 既造則無復有害己之因... 哉夫詩人非思頃也... 為政者使民欲去其國... 不足而食委食... 元貪殘害已亦无不堪... 方山云魏國則小... 俗者思去其民人思去其國... 唐一之十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克... 成侯服人成侯... 昭侯子中是為... 侯子知是為鄂... 反武公誘小子... 賂王請命而賦... 閻君子深恩小... 本鴻羽之使而... 僕皮之俗使為... 曹公今存可也... 甘所由與終采... 知其所由滅有... 國者其未鑑也夫

此詩一章一意... 遠之亦勤儉也... 若意當於青末... 全破 唐人屢... 俗勤儉云燕飲... 之樂亦不可无... 將舍我而去又... 於无節今日之... 常分古之良士... 用之常而為吾... 湛之失若彼良... 可免而今日之... 恤哉

誰之永號 音臺○此也... 往樂如則無復... 者當復為誰而... 頌鳳三童童八句... 魏國七篇十童... 唐一之十 唐國名... 原大岳之野周... 侯南有晉水至... 徙曲沃又徙居... 質朴愛深思遠... 謂之晉而謂之... 耳唐叔所都在... 在今 絳州

此詩一章一意... 遠之亦勤儉也... 若意當於青末... 全破 唐人屢... 俗勤儉云燕飲... 之樂亦不可无... 將舍我而去又... 於无節今日之... 常分古之良士... 用之常而為吾... 湛之失若彼良... 可免而今日之... 恤哉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其除無已大音... 無荒良士瞿瞿... 翹或謂之候... 俗勤儉故其... 居者使其雖... 而却顧焉則... 之厚而前聖... 蟋蟀在堂歲聿其... 我

以為之備者悉矣蓋亦顧念其所治之餘凡夫事變出於平常慮慮耳
之所以不及者皆熟思以必之使其雖好樂而無荒甚之失若彼良
士之敏於造事騁然不敢以自守焉則意外之患可弭而今日之
樂亦可常矣使敗外之不思而湛樂是徒將何以善其後哉

未章 蟪蛄在堂而後車亦已休矣及今不樂則日月其惰而農事又
因時而及矣是固不可以不樂矣然樂不可極得元已過於樂
乎蓋亦顧念其職之所憂而出於極時之不及辨者亦思慮預防而
深力之戒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樂而有節有遠慮無近
憂休然而獲其安斯可矣豈可賊樂而忘返哉夫子歲之既莫而
始相與以為樂乎樂之方舉而忽相戒以前樂可見唐民之勤儉而
俗之所以厚矣自壯元至迂風之速抑何以致是耶

主意既思其憂輔氏云思之極而至憂方山云此亦只是心事
如云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愛者農夫也元峯云耕農之外有凶荒
此便是外然凶荒之外有飢饉之禍所當修者此便是愛者來泛
說為穩大抵此詩言愈愈而愈愈切首言居休是本分常事未及
其餘也次言外則及其餘矣然猶是過而備之未切于憂也言憂
則操心危慮患深常在多凶多懼之地此上之思慮其餘者益切
矣此又是破前紛之說

此詩恐其过于勤儉而愛思之大甚故解之正功其及時
以為樂也註曰憂愈深而意愈戚之者蓋前以職業為憂
此以死亡為憂論死亡則職業之憂似可以解矣然方生而必以死

此詩恐其过于勤儉而愛思之大甚故解之正功其及時
以為樂也註曰憂愈深而意愈戚之者蓋前以職業為憂
此以死亡為憂論死亡則職業之憂似可以解矣然方生而必以死

不樂日月其邁叶力無已太康職思其外五升

即思其外七力字相立
隆好樂無荒良士嗷嗷賦也逝迈皆去也外

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益其事變或
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

嗷嗷動而
敏於事也 ○蟪蛄在堂後車其休今我不樂

日月其惰音切叶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

無荒良士休休賦也庶人秉役車歲晚則百

之貌樂而有節不
至於淫所以安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隲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葉子有車

為之備者悉矣蓋亦顧念其所治之餘凡夫事變出於平常慮慮耳
之所以不及者皆熟思以必之使其雖好樂而無荒甚之失若彼良
士之敏於造事騁然不敢以自守焉則意外之患可弭而今日之
樂亦可常矣使敗外之不思而湛樂是徒將何以善其後哉

主意既思其憂輔氏云思之極而至憂方山云此亦只是心事
如云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愛者農夫也元峯云耕農之外有凶荒
此便是外然凶荒之外有飢饉之禍所當修者此便是愛者來泛
說為穩大抵此詩言愈愈而愈愈切首言居休是本分常事未及
其餘也次言外則及其餘矣然猶是過而備之未切于憂也言憂
則操心危慮患深常在多凶多懼之地此上之思慮其餘者益切
矣此又是破前紛之說

此詩恐其过于勤儉而愛思之大甚故解之正功其及時
以為樂也註曰憂愈深而意愈戚之者蓋前以職業為憂
此以死亡為憂論死亡則職業之憂似可以解矣然方生而必以死

此詩恐其过于勤儉而愛思之大甚故解之正功其及時
以為樂也註曰憂愈深而意愈戚之者蓋前以職業為憂
此以死亡為憂論死亡則職業之憂似可以解矣然方生而必以死

此詩恐其过于勤儉而愛思之大甚故解之正功其及時
以為樂也註曰憂愈深而意愈戚之者蓋前以職業為憂
此以死亡為憂論死亡則職業之憂似可以解矣然方生而必以死

此詩恐其过于勤儉而愛思之大甚故解之正功其及時
以為樂也註曰憂愈深而意愈戚之者蓋前以職業為憂
此以死亡為憂論死亡則職業之憂似可以解矣然方生而必以死

此詩恐其过于勤儉而愛思之大甚故解之正功其及時
以為樂也註曰憂愈深而意愈戚之者蓋前以職業為憂
此以死亡為憂論死亡則職業之憂似可以解矣然方生而必以死

此詩恐其过于勤儉而愛思之大甚故解之正功其及時
以為樂也註曰憂愈深而意愈戚之者蓋前以職業為憂
此以死亡為憂論死亡則職業之憂似可以解矣然方生而必以死

馬弗馳弗驅死其死矣他人是愉與也桓桓

也愉白扮也斐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

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

愛故言山則有樞隲則有榆矣子有衣裳

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

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取○山有樞

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感○山有樞

音考叶隲有樞音子有廷內弗酒弗婦叶蘇

且字有不必過慮之意言所治之事姑且置之而勿深思之當乘時以為樂也

揚水全章

首二章言沃強于晉而樂為之臣末一章言沃將傾晉而欲為之隱作此詩者蓋曲沃之党如知人歸段之類非李國人也若國人皆叛則陶命亦可告人而沃之伐晉不待武公之時矣

全破 詩人屢言晉衰而沃盛思有所歸而因有所隱也

晉昭侯封云

意謂人情之向背每視乎國勢之盛衰試觀今日之勢而所以歸向者有在矣彼石本生於水也今修揚之水其流緩弱而白石之在其中者鑿其燥岩矣然則曲沃本生於晉也今晉微弱而沃強何以異哉夫衰則不足恃賴盛則可為依歸則素衣朱襮諸侯之服非沃之有也我將以是服而凌于沃苟既見君子則依歸之欲遂矣云何而不樂哉

○彼悠揚之水其勢緩弱而白石則皓皓而淨嘒矣然則晉之弱而沃反強者何以異是哉弱則不足恃強則可為依歸故彼素衣朱襮者諸侯之服非沃之素也我將以是服而從于子鵠苟既見君子則願望之心遂矣又云何而有憂哉

至意各上一句喻晉衰沃盛中二句是欲從沃末二句是冀其情也素衣朱襮依大孔氏作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以素緣為之故曰素衣以丹朱純為領上之緣而繡黼於其上故曰朱襮此二句是變服色自大夫為諸侯如一旦以黃袍加身之意此二章願晉意且莫露出只是欲歸沃而尊之為諸侯也

且字有不必過慮之意言所治之事姑且置之而勿深思之當乘時以為樂也

日之不足而爭之難

日之短一

飯飲酒作

樂則可以忘憂而不可見日之短

日矣

○晉衰沃盛在氣勢

上說若以

土地言則

未可盛衰

之也下為

顧大元朋

且舊亦如

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與也君子無故

永長也人多愛則覺日短飲

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水喻晉 石喻曲沃

揚之水白石鑿鑿

非也見只履其情幸其有主也

綉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音洛○此也鑿也

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沃

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峻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

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

叶胡暴反素衣朱襮

叶先從于子

鵠居既見君子云何其愛

叶一笑反○此也朱襮即朱繡

也鵠曲

○揚之水白石粼粼

我聞有命

叶弥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之

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

惠以收衆清然後民命然後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

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晉昭侯

封成師于

首章

序亦以為沃也意謂天下勢而已矣勢之所趨則愈遠而愈盛

○陸宣公曰

蓋威以昭德偏曜則危居重以取輕則恃恃深則

非強弱枝之法

况况其之子其勢盛大而莫之與京則頌大而無朋矣且是也

詩之集注

况况其之子其勢盛大而莫之與京則頌大而無朋矣且是也

○晉昭侯

封成師于

練曰吾聞

同家之立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晉昭侯

封成師于

練曰吾聞

人之所為從耶

三章 極之生也其矣盛則其采之也盈矣况彼其之子其勢盛
將愈蕃固不但盈期而已大則沃之碩大日篤今因盛矣吾觀其將
來而氣勢日益進盛亦徒極之遠條而益蕃也謂非吾人之所深幸
者耶夫既喜其今之盛又嘆其後之盛盛民之屬望于沃者切矣是
何謂之衰弱不振而使沃至此耶

全意而天賦感氣勢上說見非昔所制意末二句的作后日將
來說或欲作推其由末之遠者說云此是喻沃之所盛言極之
盛者以其枝之遠也沃之盛者必其所極非一日也此說恐非集
傳笑之意且沃至極之孫武公始伐晉威之則此詩以遠條
此其方米之盛蓋不為無謂也此方山之說亦有見

綱繆全旨

三章无分首是婦語夫次是夫婦相語末是大語婦全要
撰馬他喜幸意詩極叙者乃詩人叙述之地通以詩人口
氣作叙夫如之言方得旨

首章

國亂民念云云之禮者故詩人述其喜幸之意謂夫及時婚媾
者人道之常至若遇時而後得遂是固不若安常者之順而其
慶幸之情則尤甚矣今觀其婦語夫之詞有曰吾方網繆以束薪也
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
之在此乎于是志願既遂又以心所慶幸者而自謂曰子兮子兮以
今夕而得此良人也誠望外之幸也凡情之所當盡者必有以盡其
情而後心 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吾誠不知如何如其為情夫
字也二句今上與其得見其夫下喜不自勝之詞與意以偶然見

與所見而見蓋幸而見者亦若偶然見之故托言所事而以其所
見者以也今夕何夕言是向時自子而得見良人也不可作不
知時說子兮二句須像夢幸得遇上發意蓋以失時而後遂
願不自勝云云不主當此良人也有心欲達而口不主以自喻
情款款而情不主自不意或以如何刑于如何代終或以如何宜
家皆不見慶幸不可從

二章

再頌其夫如相語之詞有曰吾方網繆以束薪也仰見三星之
在隅則夜久矣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乎于
是志願既伸又以心所慶幸者而相謂曰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
解近則喜出其所期之外而同聲合音者未足以慶權祈也其情
本此解近則喜出其所期之外而自足者矣

三章

又頌其夫語如之詞有曰吾方網繆以束薪也仰見三星之在
戶月則夜久矣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乎于
是志願已伸又以心所慶幸者而自謂曰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
解者則喜出其所期之外而飲食歡喜未足以慶權也其時奈
此解者何故誠有不主以自慶者夫夫婦相親之晚而慶幸之深如此
斯固政亂民命致之去而相與以正而无淫辭之私是扶其風俗之
美也非先王之遺澤尚有存焉者乎

有扶余音

二章一意俱五句分上是自傷其孤特下是求助于人也
詩人而興已之悲視而因致求助之詞也

首章

此無兄弟者云云自傷之詞有曰夫人負親於兄弟以其信文
之相親焉也而我無之無望于人乎彼有扶之杜若孤特

末小是以語助也朋比也且歎辭遠條長枝也○椒之
去國故天 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
侯立家今 朋矣椒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寔益 ○椒
而建國本 番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既弱夫其 聊之寔蕃衍盈菊彼其之子宜天且篤淑
去矣乎親 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
此詩則 曰菊篤厚也

○紀緒云 椒聊二章章六句
宜之家三星出立故謂三星 正見時之
乃合而成 網繆束薪三星在天 因反 今夕何夕見
亦不相知 此良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網繆猶
乃合而成 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
婦故借以 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
紀與按昏 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煩語夫之辭曰
夜非束薪 方網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夕

此良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網繆猶
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
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
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煩語夫之辭曰
方網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夕

此說景也 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
從宋元人 謂曰子兮子兮真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見
命到此都 而自慶
以起興 之詞也 ○網繆束薪 叶側 三星在隅 叶語 今
○周禮仲 夕何夕見此解近 音候叶 子兮子兮如此
春今會男 夕何夕見此解近 音候叶 子兮子兮如此
女二星昏 而不知其何夕也 夫婦相親
而不見則 解近則喜出其所期之外 夫婦相
嫁之候也 解近則喜出其所期之外 夫婦相
今昏而在 解近則喜出其所期之外 夫婦相
天是建辰 解近則喜出其所期之外 夫婦相
之月矣其 解近則喜出其所期之外 夫婦相
時矣 解近則喜出其所期之外 夫婦相

○網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
解近則喜出其所期之外而自足者矣
又頌其夫語如之詞有曰吾方網繆以束薪也仰見三星之在
戶月則夜久矣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乎于
是志願已伸又以心所慶幸者而自謂曰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
解者則喜出其所期之外而飲食歡喜未足以慶權也其時奈
此解者何故誠有不主以自慶者夫夫婦相親之晚而慶幸之深如此
斯固政亂民命致之去而相與以正而无淫辭之私是扶其風俗之
美也非先王之遺澤尚有存焉者乎

有扶音

此言與德行句 便見得无比
有扶音 之杜其葉落聲獨行踽踽音豈無

此言與德行句 便見得無比
有扶音 之杜其葉落聲獨行踽踽音豈無

有扶音 之杜其葉落聲獨行踽踽音豈無

有扶音 之杜其葉落聲獨行踽踽音豈無

有扶音 之杜其葉落聲獨行踽踽音豈無

有扶音 之杜其葉落聲獨行踽踽音豈無

有扶音 之杜其葉落聲獨行踽踽音豈無

也而其兼孤滿。然依附之盛如此矣。而人无兄弟則独行。无所親厚。曾之不如矣。然豈无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隔形體。分心我。不如我同父之兄弟。一氣而分。情義相維。為去相親而相助。也是以。雖有同行。唯見其獨。耳。嗟此行路之人。雖非我之同父。亦我之同類也。胡不閱我之独行。而見親於我之无兄弟。而見助使不至孤特。而有所恃賴哉。

至意此以特生之本。若其盛而独行之人。則无其人。不為物。與也。嗚呼。就情義上說。此只是孤特。豈无二句。正反上意。而原其所以為孤特也。蓋兄弟情厚。重必相親。助在他人。情味又薄。則不相親。是以不免孤特也。此无見親中。便寓有無見助意。比飲俱反上。嗚呼。意信如此。則分非兄弟。而情如兄弟。庶不至於嗚呼矣。我之致望於人如此。不知果有比我者乎。

未重 有杖之杜。本孤特也。而其葉茂。善。焉而暢茂之盛如此矣。人無兄弟。則独行。豈无二句。正反上意。而原其所以為孤特也。蓋兄弟情厚。重必相親。助在他人。情味又薄。則不相親。是以不免孤特也。此无見親中。便寓有無見助意。比飲俱反上。嗚呼。意信如此。則分非兄弟。而情如兄弟。庶不至於嗚呼矣。我之致望於人如此。不知果有比我者乎。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與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與也。杖特也。杜赤棠也。之親同父兄弟也。比輔。飲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杖然之杜。其葉猶滿。然人無兄弟。則独行。嗚呼。嗚呼。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嗚呼耳。於是嗚呼。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独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有杖之杜。其葉善。焉而暢茂。弟而見助乎。○有杖之杜。其葉善。焉而暢茂。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與也。杖特也。杜赤棠也。之親同父兄弟也。比輔。飲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杖然之杜。其葉猶滿。然人無兄弟。則独行。嗚呼。嗚呼。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嗚呼耳。於是嗚呼。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独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有杖之杜。其葉善。焉而暢茂。弟而見助乎。○有杖之杜。其葉善。焉而暢茂。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杜杜三章章句

杜杜三章章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杜杜三章章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杜杜三章章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杜杜三章章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杜杜三章章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杜杜三章章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杜杜三章章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杜杜三章章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杜杜三章章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規秋杜之詩。則知人无兄弟之愛。親榮。杜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亦之何。猶有交相。如南。所云者。觀二詩。亦可見矣。

王意此詩之比又一体比而不比尾而比意又显言也上二句比中二句下二句又言王事及君何佑下入失所意故下云得所便

有佑矣有所言偏而獲其所謂耕田以供子職也
三章 肅 揚翼獲于苞棘則非此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又後丁之不去燕秦穆使齊餼弗給而父母无所食焉豈非其難極矣蒼天何時使我得王事之已于以燕秦穆而便父母有所食耶

朱章 肅 揚翼獲于苞棘則非此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又後于外不去燕秦穆使齊餼弗給而父母无所食焉則失常亦甚矣蒼天何時使我復子職之常于以燕秦穆而使父母有所食耶夫以父母為念雖慷慨之愛而以王事為重沈沈存奉公之後此唐風之所以為厚也古使民至于失其所則上失其道亦可知矣

至意 荷介是為王事之末已言有極讓征役已則得耕田以供子職也父母得有所食則當言子職之失失常也便得耕田恭親則復子職之常而父母得有所食矣決如此也

二章 二章是眉其所以請命之意而借慢无礼之狀而寓于其中豈口一句只是反詞以起下文不必作血榜之詞此乃如非詩人述之也
借國者兩言其請命之意不恭之罪見矣

武公城晉賂王謀命作也王謂我周自開國以來封侯錫命皆天子之是故非藉王朝之寇不進于列侯也今晉國既歸于我則諸侯七章之衣皆我之所宜有也而必請命于王者豈曰天子之衣哉特以命之出于天子則有以壓服乎人心而人曰天子之衣也而得保其終矣我雖有衣不如子之衣為安且吉也此我之所請也不大我自服之我自服之豈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哉

三章 我既登有晉都即吾不敢當於諸侯亦可方於天子之卿則六章之衣固我之所必有也而必請命于王者豈曰无是六章之衣哉特以命出于天子則有以杜絕于教志而人將曰彼之六其衣者天子命之也而得保其終矣我雖有衣不如子之衣為安且吉也此我之所以請也不大我自服之我自服之豈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哉夫以結君篡國之人而為賂王請命之說其倨慢无礼如此彼豈真知有王哉特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灵无以定晉矣隆王反命其意玩之而許之可勝惜哉

至意 安吉與三字意又各異峰山云具承天子之命來已有所受自无愧作之容故安人不敢以自无征討之及故吉使命不出于天子必有外患便危而不安必有后患使凶而不吉矣熈也熈也也此也凡初服不吉即熈熈又則熈熈命出于天子則無更易之患故以熈言以安者也之安定也安定則尊崇而吉久長而熈也蓋武公負罪深矣罪人人為而討之是危殆而不安也見天造好禍而不吉也也將更易而不久也惟天子命之則諸侯不討其王我為名將王靈以定晉而有以免危殆之虞向其家也沐九重之章亦可慨

是也監不致繳也孰耐倍恃也○民後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時言鵠之性不樹止而食乃集于苞柶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後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我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時乎
○肅 揚翼獲于苞棘
王事靡盬不能執耒耨父母何食悠悠蒼天言何時得事得已也○補耕田使我立尼
○肅 揚翼獲于苞棘
鳥其有極也極也極也
王事靡盬不能執耒耨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此也行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梁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漫其常也

鵠羽三章章七句
鳥其有常也
鳥其有極也
王事靡盬不能執耒耨父母何食悠悠蒼天

○周禮 鄭 見七章衣 五章一曰 華重登以 雜即鷩也 二曰火三 曰宗彘常 四章一曰 源二曰粉 水三曰黼 四曰黻
武公城晉賂王謀命作也王謂我周自開國以來封侯錫命皆天子之是故非藉王朝之寇不進于列侯也今晉國既歸于我則諸侯七章之衣皆我之所宜有也而必請命于王者豈曰天子之衣哉特以命之出于天子則有以壓服乎人心而人曰天子之衣也而得保其終矣我雖有衣不如子之衣為安且吉也此我之所請也不大我自服之我自服之豈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哉

武公城晉賂王謀命作也王謂我周自開國以來封侯錫命皆天子之是故非藉王朝之寇不進于列侯也今晉國既歸于我則諸侯七章之衣皆我之所宜有也而必請命于王者豈曰天子之衣哉特以命之出于天子則有以杜絕于教志而人將曰彼之六其衣者天子命之也而得保其終矣我雖有衣不如子之衣為安且吉也此我之所以請也不大我自服之我自服之豈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哉夫以結君篡國之人而為賂王請命之說其倨慢无礼如此彼豈真知有王哉特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灵无以定晉矣隆王反命其意玩之而許之可勝惜哉

至意 安吉與三字意又各異峰山云具承天子之命來已有所受自无愧作之容故安人不敢以自无征討之及故吉使命不出于天子必有外患便危而不安必有后患使凶而不吉矣熈也熈也也此也凡初服不吉即熈熈又則熈熈命出于天子則無更易之患故以熈言以安者也之安定也安定則尊崇而吉久長而熈也蓋武公負罪深矣罪人人為而討之是危殆而不安也見天造好禍而不吉也也將更易而不久也惟天子命之則諸侯不討其王我為名將王靈以定晉而有以免危殆之虞向其家也沐九重之章亦可慨

守保无后要何其地也此說吉李與前說不同俱可玩

有杖全章 此詩二章一意各上四句言己之勢不足以資下言己之心矣切於好賢此人好賢人字明是求詞太弱等字

常人所切大抵作晉之任位者為是註恐字要死味是言寡弱不足以來天下士意

全破 詩人而喻先致資之勢而因表其好賢之誠也

首章 此人所好美而怨不足以資之故作此詩意謂資者未嘗不用世之繁明可以休息也若有杖之柱生于道左則不足以資人之休息矣我之寡弱不足以資者之持類亦道左之杖也則彼君子雖以行道際時為心去必擇其有可資勢而后就之也彼君子而道我哉大索弱雖不足以資我而欲復陶唐之舊振虞叔之基非斯人不可也故我中心好之而景仰之誠實有不自已者果何自而得飲食之以慰子之心乎

全意以章重不足以致去意未善是承好美意說來不可對待說寡弱以勢言不足特賴不去特之以行道也注不已是不可以渴止意局飲食之有思慮多方必求得飲食之意若徒作飲食而不由則无憐屬屬意矣

三章 有杖之柱而生於道周則无可庇覆多資矣我之寡弱而不足資者之持類亦道是也則彼君子若家有甌我而來道哉去我中心之好乎不志忘也果何自得而飲介之以表子之誠乎夫人之好也于其勢而于心之誠與不誠美者之從人不資於人之勢而視大則之富與不富以好美之心如此則美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

其可以也 又也 無衣三章章句 有杖之柱生于道左彼君子今盛音肯適哉 中心好去之曷飲食之 語詞何也 此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特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頌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杖之柱生于道周彼君子今盛音來適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 曲也

無衣三章章句

有杖之柱生于道左彼君子今盛音肯適哉 此也左東也盛發表已好賢之誠 音肯切處

中心好去之曷飲食之 此也左東也盛發語詞何也 此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特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頌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杖之柱生于道周彼君子今盛音來適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 曲也

生于道周彼君子今盛音來適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 曲也

飲食之 比也周 曲也

其可以也 又也

有杖之柱三章章句

首章 有杖之柱生于道周則无可庇覆多資矣我之寡弱而不足資者之持類亦道是也則彼君子若家有甌我而來道哉去我中心之好乎不志忘也果何自得而飲介之以表子之誠乎夫人之好也于其勢而于心之誠與不誠美者之從人不資於人之勢而視大則之富與不富以好美之心如此則美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

二章 有杖之柱生于道周則无可庇覆多資矣我之寡弱而不足資者之持類亦道是也則彼君子若家有甌我而來道哉去我中心之好乎不志忘也果何自得而飲介之以表子之誠乎夫人之好也于其勢而于心之誠與不誠美者之從人不資於人之勢而視大則之富與不富以好美之心如此則美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

三章 有杖之柱生于道周則无可庇覆多資矣我之寡弱而不足資者之持類亦道是也則彼君子若家有甌我而來道哉去我中心之好乎不志忘也果何自得而飲介之以表子之誠乎夫人之好也于其勢而于心之誠與不誠美者之從人不資於人之勢而視大則之富與不富以好美之心如此則美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

此誰與獨息 與也城也域 正欲如欲息時爭

此誰與獨息 與也城也域 正欲如欲息時爭

此誰與獨息 與也城也域 正欲如欲息時爭

此誰與獨息 與也城也域 正欲如欲息時爭

詩全卷下

本車 彼冬之夜為最長矣我也如以冬夜何夏之日為最長矣我也
如以百何何嗟也君子言無光期恐不可得而見矣要必百言
之後同居於其室焉則生謹病于阻隔而不得以相傷死猶得以相
從而不得于毀弄吾心庶乎其少慰矣不知君子亦諒吾心石乎夫
婦人之於夫而思之切者固人情之常至于思之專而不二其操
者則唐風之厚也先王之近澤不亦遠乎

朱注合可依方山云首一句喻所說之非下示以止說之道似未
為玩德誌言刺諫未嘗言止說便見

首章 政刺所說之說意謂果不可听者說人之言而卒為其所惑者
起于輕听生好者之过且何也彼冬生于陽者陽之氣非其所
生之地也彼後口之人素非以眩人主之物明者乃謂首陽之
聽者而子听之遂欲求於首陽之聽乎則其事之无稽甚矣夫
說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正以惑子之听而未可遽以為信也如
之姑置之而无處以為大徐察而審听之則則奸奸可憐而足非上
昭然矣猶彼人之造言者胡得以售其奸哉何子之不去察也
手意守溪云此詩之比与碩鼠同体但不故于其事姑托一物未

必有益也
今于欲來
必有益也
今于欲來
必有益也
今于欲來

然君子之歸无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
從耳郭氏曰言此者煩人專一義之至情之
及厥氏曰思之深而无
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何夏之日
百感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
葛星五章章四句

朱注合可依方山云首一句喻所說之非下示以止說之道似未
為玩德誌言刺諫未嘗言止說便見

得焉 比也首陽有山之南也嶺山頂也旃之
也○此刺所說之詩言子欲求於首
陽之聽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
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无處以為然徐察而
審听之則造言者无所得而
謬止矣或曰與也下章倣此 ○采芣采芣

必有益也
今于欲來
必有益也
今于欲來

悅故所比之爭為显嶧山云玩注采芣于首陽之嶺下即轉云大
人為是以告子者則矣諫采芣為說言子守溪與說全有所據可
從徐察審听在無信无大裏采芣元太之後又徐察審听也未要
見他不去上方得此意

三章 彼苦生于田也子信虛誕之人遂欲求苦于首陽之下乎太人
之為是言以告子者非子也苟不聽以許之姑舍置之而无處
以為人且徐察而審听之則是非无所回互彼造言者无得以售其
奸而悅自止矣胡子之不去也

末章 彼封生于園也子信虛妄之人遂欲求封於首陽之東乎太人
之為是言以告子者非子也苟不聽以許之姑舍置之而无處
以為太且徐察而審听之則實物莫掩其真彼造言者先得以肆其
妄而認自止矣胡子之不去也吁詩人諷刺之言亦深且切矣听言
者可不悟哉

秦之十一

秦既西谷名于禹近雍州自伯益孫非子以養馬功封附庸
而邑之秦嬴氏之統緒肇矣秦仲為大夫而始太仲之孫襄公
以扈從功封侯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遂成周禮
民書有岐置之地先儒謂秦之變風係于秦仲之世固未可據亦
且卒作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殊不可以夷狄
目之故季札听其采芣曰是謂土風 要始去更其稱布中國矣
○曹叅氏曰成與非子兄弟也成之族既為大戎所滅而非子之
孫秦仲伐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之世仇也而此王為大戎
四戎所殺則二戎者以非周之世仇而使平王而有志焉則子秦

陽之下 叶後 人之為言亦無與舍旃於
五反 比也苦上菜也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苦上菜也
得霜甜脆而
美與許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
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
胡得焉 比也從
聽也

采芣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
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
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滿居西
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

大嶺曹
太文王四
知地也秦
一變其俗
戰功卒成
戰功卒成
戰功卒成

公之封固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而討之則王撤可以不東
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仇亦可以少報矣既不王去迺曰夫
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
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
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夫以八百
里之地一旦卒而界之于秦猶曰其地已為大戎所侵令其自取
去勝能平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踐之志
則必不若是忍矣故常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讎而不報棄
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血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履履先王之
法度與章而不守卒使與王八百里之地悉歸于秦則秦之民與
不待他日而與兆已見于此矣可勝嘆哉

有車章

此詩作于秦哀公始為諸侯時也一章諸侯有附天有二
章三章功其于附天章上皆有創見諸侯之意

有車章

秦人于君誇其禮儀之盛而致其喜弄之情焉
章三章功其于附天章上皆有創見諸侯之意

何者不見其可美耶彼重所以行也吾君向為大夫非五車也而
未交感也今則有車而重而備上公之制矣馬駟以駕車也吾君向
為大夫非五馬也而未必盛也今則有馬白顛而極天閑之選矣以
至寺人所以傳命者也吾君向者有使令而寺人之令則未有也
今則未見君子而先有寺人之令假以傳命而後入矣凡此皆晉所
未有而今有者也豈非吾人之所深幸哉
主意二句分上落其二衛之倫
自願重者見今之車馬非昔之重馬也西陲汧渭之則異公亦見

○臣台云
不見君子
三句是進
下于君以
起下章之
承亮亮者
如連下章
極題則未
見與既見
相宜當依
○公氏曰

非子事周孝王恭馬於汧渭之間馬大
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
時大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
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
為西戎大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
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
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
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
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

有車章

此詩作于秦哀公始為諸侯時也一章諸侯有附天有二
章三章功其于附天章上皆有創見諸侯之意

有車章

秦人于君誇其禮儀之盛而致其喜弄之情焉
章三章功其于附天章上皆有創見諸侯之意

平聲○賦也鄰上象車之聲白顛顛有白
毛今謂之的顛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
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比寺人
之官始行見者必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
而誇美
○反音
反有漆隘有栗既見君
注

未嘗

未嘗為侯將軍者所見者凡他國之宿衛封之使皆是

既

既以國家初與而禮儀盛備如此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
不多時以為樂乎彼既則有漆矣隘則有栗矣我假寺
人之令而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瑟以聲相樂之情見若及今不
樂則逝者日暮乎凡何時而為樂哉

既

既以國家初與而禮儀盛備如此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
不多時以為樂乎彼既則有漆矣隘則有栗矣我假寺
人之令而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瑟以聲相樂之情見若及今不
樂則逝者日暮乎凡何時而為樂哉

既

既以國家初與而禮儀盛備如此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
不多時以為樂乎彼既則有漆矣隘則有栗矣我假寺
人之令而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瑟以聲相樂之情見若及今不
樂則逝者日暮乎凡何時而為樂哉

既

既以國家初與而禮儀盛備如此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
不多時以為樂乎彼既則有漆矣隘則有栗矣我假寺
人之令而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瑟以聲相樂之情見若及今不
樂則逝者日暮乎凡何時而為樂哉

既

既以國家初與而禮儀盛備如此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
不多時以為樂乎彼既則有漆矣隘則有栗矣我假寺
人之令而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瑟以聲相樂之情見若及今不
樂則逝者日暮乎凡何時而為樂哉

至意各四句分上與其作樂以為樂下吟其宜及時以為樂也以
地有所產人不可為聚力與古人席地鼓瑟必須坐並坐亦定回
人相並而坐非此君並坐也鼓瑟鼓簧以變則勢方新而人心曠
躍言不妨
昔無而今有也故誇美之
全破 詩人創見其君田獵必極其事之始終而誇美之也
四章 昔秦人誇美其君蓋謂吾君向也未有諸侯之時也田獵
四章 矣但車馬則未備猶子則未有虞人則未嘗射御則未嘗綜
理則未周也而今豈其大耶彼方且將狩也馬以駕車則駟馬如織
而且極其肥大焉嘗以御馬也則兩轡制之千敵大轡之千手焉
斯時也嘗言行御公既率于前矣而公之所親愛者有嬖子也則左
右率從以從公于狩焉凡山車馬之美僕從之多皆昔無而今有者
也何如其盛耶

鼓瑟

音怪叶地一
○與也八十曰

既

既以國家初與而禮儀盛備如此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
不多時以為樂乎彼既則有漆矣隘則有栗矣我假寺
人之令而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瑟以聲相樂之情見若及今不
樂則逝者日暮乎凡何時而為樂哉

既

既以國家初與而禮儀盛備如此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
不多時以為樂乎彼既則有漆矣隘則有栗矣我假寺
人之令而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瑟以聲相樂之情見若及今不
樂則逝者日暮乎凡何時而為樂哉

既

既以國家初與而禮儀盛備如此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
不多時以為樂乎彼既則有漆矣隘則有栗矣我假寺
人之令而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瑟以聲相樂之情見若及今不
樂則逝者日暮乎凡何時而為樂哉

既

既以國家初與而禮儀盛備如此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
不多時以為樂乎彼既則有漆矣隘則有栗矣我假寺
人之令而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瑟以聲相樂之情見若及今不
樂則逝者日暮乎凡何時而為樂哉

既

既以國家初與而禮儀盛備如此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
不多時以為樂乎彼既則有漆矣隘則有栗矣我假寺
人之令而既見君子則與之並坐鼓瑟以聲相樂之情見若及今不
樂則逝者日暮乎凡何時而為樂哉

有象力力也 可擊可也
四章 孔皇六轡在手公之嬖子從公于狩
叶始九反○賦也駟鐵四馬皆黑色如鉄也
孔甚也韋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駮各兩轡
而駮馬兩轡納之於缺故惟六轡在手也○
嬖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奉時辰壯辰壯碩碩反 公曰左之舍 上拔

王意三句分上言車馬足以任載下言便發足以使令行文不必

對請公之媚子先點公行待惠媚子乃便發之人隨駕而行者

秦時章 及其方符也虞人習歌以待射固本此及時之性矣而其辰

之法而公之舍按即无不獲而中乎獸之左焉凡此聖射之儀射御

之意皆昔元而今有者也其可美何如哉

上意三句分上言待獵而禽獸之預下言行獵而射御之請各二

句皆相連看左此獲見射御相連也

詩于章 又自其車符之時言之上有我公之禮下及彼御之儀皆指

于北園之中以行其行符之勞矣至于四馬亦無俟于馳驅

既開而調者又以香羈之輕車載夫長家之檢短家之歇驕于以

休其足力焉是不惟人之勞逸有即其大馬之微亦皆不安其力

其經理之周又如此凡此皆非吾人之所習見者也安往而不見其

美哉夫以一田獵之間而詳致其誇美如此可以現民情矣

至意者元章云二句既馬帶于鞍蓋益以人休則馬之在園者亦

惟調習而無事于馳逐也下二句則言以車載大也本說依此近

又有主逸人而及于物作一頭兩脚以馬與大對言鹿野云首句

另說言戰車而遊于北園游勇逸之節矣且斯時以開晉之馬見

有鑑之車以載其大又得經理之周焉此二言亦可謂詳多云

首一句是人意其情下三句是物休其力則下三句是以馬駕車

而載大也不知車馬不專為載大而設而車上所載亦不止于大

也且以人物對看決大未是

小戎全章此詩三章平看則每章上六句是先誇其軍容之盛下

因及其私情也重公又上

全章 如人于君子西征必歷秦晉之盛而及思念之情也

小戎全章承公承侯以伐西戎故從彼者之家人而作此詩意謂我

君于元戎之仇為從彼之卒其軍容之盛豈不可言乎但

見其便下攻擊也余大車而伐之而驅逐无不利矣車之鈎衡馬

馬者何軸與從前輪以上由扶夫梁之旁隆也用皮車五尺束之文

章雖律大矣服馬身束于轅固无出入之患而駟次其則不容无以

防之也則為之濬環以取其外出入之患而駟次其則不容无以

乎服馬領當于衡內為承任之便而駟次其則不容无以制之也今

則明板之上係以駟馬之引弓續引之環加以白金之鑿焉則駟

音則獲 叶黃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

飲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

大也公曰左之者舍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

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

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舍

拔無不獲者言獸之

多而射御之善也 于北園四馬既閑

叶胡 音于今者皆用其九于后也

田反轉 音車 音鑿 音駟 音駟 音駟

畢故遊于北園開調習也懶輕也鷹鈴也効

奮為之聲鑿馬銜也驅逐之車置鑿於馬

之兩旁乘車則奮在衡和在軾也檢歇驕管

田大名長喙口檢短喙曰歇驕以車載大蓋

以休其足力也韓愈書記

有騎擁田大者亦此類

四賦三章章四句

車之制也

孔氏曰兵

車當四之

內前軾至

四尺四寸

人之升車

自后登之

故以淺深

言後左行

為廣前右

淺深人多

謂者

○附車制

方者為輿

之上橫木

為軾高者

為軾直而

而引必以二非以備折壞乎以竹為關而鈎之以繩非以正弓體乎
以此器械伐彼西戎在君子固無辭於性後之矣夫我也念睽違
之已久慨會晤之無期載寢載興而起居之不寧焉是君子也言其
為人則溫和而可觀安靜而不暴戾夫此良人乎言其德音則備
於身而聞於人發乎庭而見乎遠秩秩大以德音乎夫良人可觀也
而不得以常接於目使我如之何而不思之哉夫以從役者之家
先誇其車馬之盛而後及其思念之情可謂先公而後私矣向非以
義與師何以去使人如是哉

至意此章首句是馬下五句只鏐鷹屬馬餘皆是車上之物錢細
孔群惟其甲之輕而利於旋習故其行甚和於矛及有二角者及
在上為末其下端平底處為本胃之鏐則鏐金以鏐之盾大者胃
之鏐中者胃之伐蒙氏有定言蓋以鏐羽之盾苑大有文也虎鏐
蓄其威也鏐鷹昭其文也交鏐預備也竹閉是鏐也以竹為閉係
弓之形夾於地弓之乘用繩約束之而後納於鏐中也厥只是
言其安重從容而不躁率暴戾意蓋就平日德性言不專指夫婦
上說良人婦人稱其夫之詞德音亦就平日言言秩秩有序者
自內及外自近及遠无非間之言也夫以失厥之良人而有秩
之德音今乃久從征戍而不歸此所以思念之也蓋此二句乃
言其所以思之故

全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因時而思其人之所在下各
四句是思其人而不可得也意謂夫人有可以係吾念者則思
之而必欲見者其情也至我情為勢阻則一觸目間皆足增吾
思之

也始結而為辭此五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於此有所謂伊人
者乃在水之一方彼此異也寢有以動吾之思焉使求之而可得則
吾之思孰可以自慰也今為溯流而上從以求之意其可得乎上矣
夫何道阻且長可慕而不可至也又嘗順流而下從以求之意其可
得乎下矣夫何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也惟其憂之極目感白
露之橫秋有難乎其為情者矣

至意首句只占一時之景象如此非感物感時意下即承秋水
說下伊人既說在水一方只是相像其所任非真有定處也宛在
水中中央非真在水中中央也言近而不可至蓋不易以觀之意若曰
可見而不可至則悵矣要之此四句總是形容欲如此求之而終
難見之意非嘗上下求之而不可得見也

子載寢載興厭上聲良人秩上德音叶一陵
也伐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
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群和也公矛三隅矛
也蓋鏐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維
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魏畫雜羽之文
於盾上也虎鏐以虎皮為弓室也鏐鷹鏐金
以鏐馬當胃帶也交鏐交二弓於鏐中謂顛
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開弓鏐也儀禮
作鞞繩繩勝約也以竹為關而以繩約之於
弛弓之重繫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
深而起居不寧也厭上安也秩上有序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方邇音洵從之道阻且長邇音從之宛在
水中央

淫奔之俗
其所思只
其言不必
求其實也
朋友而作
會試文王
求夫說俱
无謂

且躋邇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音遲○賦也妻
妻猶蒼蒼也晞
乾也眉水草之交也路升
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蕙葭采采
禮反
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叶之始
邇音洵
從之道阻且長
邇音從之宛在水中坻

終南有衣 此詩言見刺見秦美意者其容服盛而有以稱其位

亦要說始為諸侯方見音无今有者 全破 詩人兩誇秦君容服之盛而因致稱頌之意焉

○鄭氏以 錦為素錦 素白而曰 錦蓋用五 色絲織以 成錦而以 素為主顯 其白耳

終南何有上條有梅 君子至止錦衣狐 裘之類如渥丹其君也哉 非復百乘半采 名在今京北府南條山嶽也皮葉白色亦白 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 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 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丹也其君也哉言 容觀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 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馭之意也 終南何 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黼衣繡裳佩玉將 將音長各視有輕看 吳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 將音長各視有輕看 吳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 將音長各視有輕看 吳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

○紀緒云 棘刺棘也 棘鳥人所 愛息乃止 于棘乎此 以黃鳥之 止非其所 與三良之 死非其說

○按終南周岐豐之地而文武之所由興也成周之根本在是而終南入秦 嗣上乃荆葉之以委于秦廷及孝昭稍蠶食六國而席卷于始 皇日創制改易及取周官之威儀而變革之此又王伯休降之坑 也世及者為之深慨

○意皆重者之詞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疾之人 下各表其良而致深傷之意也

○意皆重者之詞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疾之人 下各表其良而致深傷之意也

○意皆重者之詞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疾之人 下各表其良而致深傷之意也

○意皆重者之詞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疾之人 下各表其良而致深傷之意也

賦也來上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 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諸曰止

蕤良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上條有梅 君子至止錦衣狐 裘之類如渥丹其君也哉 非復百乘半采 名在今京北府南條山嶽也皮葉白色亦白 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 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 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丹也其君也哉言 容觀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 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馭之意也 終南何 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黼衣繡裳佩玉將 將音長各視有輕看 吳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 將音長各視有輕看 吳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

○意皆重者之詞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疾之人 下各表其良而致深傷之意也

○意皆重者之詞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疾之人 下各表其良而致深傷之意也

○意皆重者之詞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疾之人 下各表其良而致深傷之意也

○意皆重者之詞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疾之人 下各表其良而致深傷之意也

○意皆重者之詞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疾之人 下各表其良而致深傷之意也

○意皆重者之詞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疾之人 下各表其良而致深傷之意也

言論自序
三章 行才勇之倫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夫之防也今乃使之從我臨

其穴備其僕烏彼蒼者天生此良人亦可愛也何為不佑我良人而加以殲滅之禍乎是禍也若可寶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卒不可易而使痛悼之深耶

○陶淵明哀三良詩无然詞至唐李德裕得社稷死則死之不可

許以死與梁丘據安陵晉同仇也雖去三良固有所迫而不獲已夫東坡公也陳乾昔之子尊已魏武之子魏顯皆不從其亂命而以其為殉君子美之康公與二子遂矣

○劉氏曰始作俑者夫子用其无后秦武既用殉五傳至穆公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无稔孰知傳至廷襄而呂氏之子遂絕秦氏之統惟始皇不監驪山葬后未三年而呂氏之禍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太史公曰秦穆公廣地蓋國東服疆晉西伯戎夷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從死君子以是知秦之不仁東征也備氏曰三良不以遺子孫而以殉死彼秦豈所謂以去保

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

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

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

百其身 與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

楚誰從穆公子車鍼音虎維此鍼虎百夫之

衛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

可贖兮人百其身 與也禦 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

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遺世猶始

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无法以贖彼

我于保其何比言之自相戾耶夫殉葬非古也况三良乎以穆公之賢而為之此詩人所不取也

晨風全首 此詩三章中看但憂思之意以漸而深各上四句與其切已之思下二句嘆我忘我之甚注不在二字亦勿深求

全破 婦人于夫必愛與其憂思為切而忘已為甚也 婦人必夫不在而作此詩若謂夫婦之情死所解于其心者也 我于君子之不在而豈能以忘情哉今夫駭彼晨風之鳥則婦人必去之此林物尚有所歸矣况我以君子為歸者也今鳥既歸于

彼歸去之此林物尚有所歸矣况我以君子為歸者也今鳥既歸于

○晉獻公 滅虞百里

○齊桓公 滅魯百里

○齊桓公 滅魯百里

飲 彼晨風 音及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

飲 彼晨風 音及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

飲 彼晨風 音及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

外而使我未得見之是以念此身之无依憂心欽欽而不忘焉夫我
之不忘君子如此彼君子者亦宜以心而体心矣如之何如之何忘
我之多乎使忘我之不多何發遠若是之久哉

至意此章大意與下章同而與意則異此與有取義蓋晨風依
此林以為婦與婦人仰君子以為婦也欽注解不忘正与下忘
我相應如何如何二句承上三句說忘我只不婦便是多者以時
之夕言之也先言弗念室家而冠其扁扁良久耳注引廢廢之歌
蓋澄忘字之義不可不入先會后當清

彼山則有苞棗矣隄則有六駁矣况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甚
鬱鬱而靡樂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念契
約而旋歸之无期乃忘我之多一至此乎

彼山則有苞棗矣隄則有六駁矣况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
深迷而如醉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念
借若之信而返旋之无日乃忘我之多一至此乎夫既明言已之不
能忘情于夫而直言夫之不宜忘情于已其情至其義盡若婦人若
其可謂倍矣

至意末二章以山与隄之所有與未見君子而有憂心心靡樂有
仰鬱无聊不能为情或云绝无可樂之事似係一層靡樂甚于
欽如醉甚于靡樂
○按維州无鄭衛浮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晨風之歌是也
夫秦民輕生樂戰集室室家而莫之顧寧保其无相忘乎吁現改
噴風雷之風隄矣

豈曰

三章一意摠是致相親之情于平日者正欲相期奮之象
于臨時也各章无分文意自相堅此詩一則見有從王

之義一則見有相死之勇氣
○破 秦人歷言預于相結而勇手赴敵其時政可知矣
秦俗強悍樂於戰聞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恩意不結於平時
則不足以共事於一旦我之所以欲与子同袍者豈以子之无
衣而故与子同袍哉蓋以居王之上食王之食者皆當靖王之難其
或中外有警以王命而興師則將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於鋒鏑之間
而相死以取賊焉然則恐於一袍之同者為是故耳豈曰无衣云

主意此章同袍与下同澤同裳皆是同服意與師乃未然事須
言之不可專指西戎言同仇非同共敵國為仇謂同敵王之仇赴
難不避死也如云忘身死敵入異而心同委身殉國形殊而心一
是也諸說多云同仇謂以敵為仇同力以赴之也有願同袍而蓋
戮力意此說仇字虽累重而相死效忠之意則同亦可從此句不
可知朱曹城相恤之說若曰相恤則是畏死而非勇矣

然不但同袍也蓋以王于與師則將修我戈矛与子偕作而共
為濟變之面焉夫惟与子同作此所以与子同澤也
○末章 又不但同澤也蓋以王于與師則將修我戈矛与子偕行而共
為濟難之志焉夫惟与子同行此所以与子同裳也秦人平居相
謂之詞如此亦可謂樂於戰即勇於公家矣使當時能道之仁秦
則其俗豈止此哉此秦之所以止於秦也

詩經注

非疑詞是直言不當思已
欽如何如何忘我寔多 興也歌疾飛貌晨
風也鬱茂盛貌
君子指其天也欽愛而不忘之貌○婦人
以夫不在而言歌彼晨風則歸于鬱太之比
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上彼君子
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廢廢之歌同
意蓋秦

○山有苞棗 音歷叶 歷各反 隄有六駁 音未
俗也 不樂便是
見君子憂靡樂音如何如何忘我寔多 興
駁揄揄也其皮青白如駁○山則有苞棗矣
隄則有六駁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
樂則憂

○山有苞棗 音歷叶 歷各反 隄有六駁 音未
俗也 不樂便是
見君子憂靡樂音如何如何忘我寔多 興
駁揄揄也其皮青白如駁○山則有苞棗矣
隄則有六駁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
樂則憂

○山有苞棗 音歷叶 歷各反 隄有六駁 音未
俗也 不樂便是
見君子憂靡樂音如何如何忘我寔多 興
駁揄揄也其皮青白如駁○山則有苞棗矣
隄則有六駁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
樂則憂

晨風三章章句

指天子非指襄公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叶步 王于興師修我戈
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襦也戈長六尺六寸矛
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
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聞故其人平
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
蓋以王于與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
也其權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
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二字為義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叶徒 王于興師修我矛
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
戰也長 與子偕作 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戰車
丈六尺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王于興師修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王于興師修我矛
與子偕行 賦也裳亦必与子同之非謂子之无衣
而濟子以裳也蓋以王于與師則將修我戈矛与子偕行而共
為濟難之志焉夫惟与子同行此所以与子同裳也秦人平居相
謂之詞如此亦可謂樂於戰即勇於公家矣使當時能道之仁秦
則其俗豈止此哉此秦之所以止於秦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王于興師修我矛
與子偕行 賦也裳亦必与子同之非謂子之无衣
而濟子以裳也蓋以王于與師則將修我戈矛与子偕行而共
為濟難之志焉夫惟与子同行此所以与子同裳也秦人平居相
謂之詞如此亦可謂樂於戰即勇於公家矣使當時能道之仁秦
則其俗豈止此哉此秦之所以止於秦也

主意作起也謂相與奮起而克敵也如我赴敵而子未嘗後至子有難而我未嘗退兵是也同行亦大非閑說不與師徒同行而已○謝益山曰幽王沒于驪山此中國大耻國家萬世不可忘之大仇也諱文侯之命可以知平王君臣無復仇之志矣無衣一詩殺犬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烈而大其詞壯而直吾絕知岐周之地被先王之化最深雖世澤俗未而人心天理不可泯沒者尚異于列國也○晁錯曰古老制民伍以備敵也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于農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昼戰目相視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

我送書

方山云上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下是送之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以送為主贈乃送中事也路車乘黃諸物之所乘者瓊瑰玉佩諸侯之所服者曼氏歸晉將為諸侯故以贈之

全破

秦世子而叙送舅之情而及其所贈之物焉

首章 秦康公送共舅之子重耳而作此詩蓋謂人情之感莫重于別九年而今始得復國預晉之宗盟有托而秦之後會無期則薄言送之至於渭陽之地而祖餞以告別焉然行必以賂禮也將何以贈

之乎蓋我舅之往將以嗣侯爵之封則路車乘黃皆其所宜乘者也我則以此象路之車四馬皆黃以為贈焉燕有以光其返國之行而甥舅之念將於此而少致之矣

且意此但叙其送贈之事如此只問閑說路車乘黃之贈亦以表甥舅之情耳不必用王氏送之遠贈之厚意亦不必用華谷庚氏然以為薄之說瓊瑰玉佩故此路車或曰乃象路以賜與姓者也然不宜用之只還池路車便是

次章 然我舅也兄弟凡九人而彼使得以嗣位頃寤之者得以復與而死者不可以復見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實切如存之感焉然行必有贈禮也又將何以贈之乎蓋我舅之歸將以居諸侯之位則瓊瑰玉佩皆其所宜佩也我則以次王之瓊瑰與夫瑱瑳之王佩以為之贈焉燕有以備其嗣位之飾而甥舅之情也此而以長之美夫世子於舅送之既久其情贈之又盡其禮至誠之心溢於言竟美康公此亦可謂賢矣

○說者謂秦无文字惟有渭陽詩令人讀之愴焉悲心頓與骨肉之想知行虛慕而聞秋蛩之鳴也然感創則為渭陽致動則為令孤康公亦不能以自克矣

○左傳卷文公六年秋晉襄公卒使先蔑去公通襄公庶弟公子雍于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夫人穆嬴曰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諸氏頃首于宣子宣子患穆嬴且畏晉乃背先蔑而立公子雍于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孤首十二年冬秦伯為令狐之故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戰于河曲秦師敗績復侵晉入侵○秦康公納公子雍于晉不受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役夫渭陽之思亦可取矣而令狐之怨何為者哉

○按謝註是以同仇作討西戎與首首與此直可作結耳

我甲兵

叶甫即反○無衣三章童童苟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矯情靡靡之音以善導之則易與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我送舅氏

言晉秦在東秦在東秦在東秦在東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維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我送舅氏悠悠我思齊友何以贈之瓊瑰玉佩也序以為特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吹玉

渭陽童童 按春秋傳晉獻公孫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

○孔氏曰瓊者石之美名非玉名也理指美石之名○曹氏曰玉佩瓊瑳瑳瑳之屬○按佩玉之制惟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引此贈晉侯故知瓊佩是美石次○襄公文公子襄公公子襄公公子襄公

○秦介在西戎春秋時始与中国公盟迨重耳返國秦穆奔走好
會无得不與翽成晉伯未幾晉文即世有于敏之役秦晉交惡蓋
自彭衙至河曲晉先宰歲而秦亦未始將志于晉終春秋世積斥
不通之也制其命也

推輿全言 二章各各二句言始之盛下言不能繼其始也詩人之意
重在道上也適但關於禮意始而夏屋四簋猶見禮意之
盛也終則不然禮意衰矣此便見其君思道而夫者所以欲去之
意未緊補不可少留意

○按揚聲
云震風凌
雨然後知
夏屋之為
軒幪也
去古未遠
此必有所
本

首章 昔秦之夫者因禮貌衰而將去故賦此詩蓋謂人君之待夫也
固貴禮意之勤於始尤貴於禮意之善其終吾君始焉於我也
如我以渠之夏屋九所以供億我者无所不至禮意可謂厚矣何
今也禮意浸薄非特渠之不復見且至於毋食而無餘昔也如彼
今也如此吁嗟乎終不能以及其始而推與之不承矣夫推與之不
承是廢禮也其所以廢禮者是志道也寧後可以久外也哉

○微云
夏屋作宮
室說此詩
之旨即馬
驪駟駟
始也

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
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
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
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
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
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
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
令狐之役怨欲善乎良心也使康公知
循是心卷其端而充
之則怨欲可消矣

大槩言其意厚于耳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
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
直言能繼始不必就衡車上起語

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寢衰供億寢
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
繼其

○於我乎每食四簋也每食不
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
直言能繼始不必就衡車上起語

○朱由引
生之而
相與時人
之心與
生之天
同故云不
亦亦安
亦亦安

○朱由引
生之而
相與時人
之心與
生之天
同故云不
亦亦安
亦亦安

○朱由引
生之而
相與時人
之心與
生之天
同故云不
亦亦安
亦亦安

也叶甫
尚反于嗟年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
直言能繼始不必就衡車上起語

權輿一章之奇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
伯公極生極主不嗜
酒元王嘗置酒嘗為極生設禮及王戊
却並常後極生退曰可以述
其體酒不設王之意意不去楚人將鉗
我於身迷迷由公曰公極起之日獨
不念先王之禮於今王一旦失小禮何
是至此極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
者為道之在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
忘道之人謂之曰失道失道者謂之曰
或迷或病去矣

權輿一章之奇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
伯公極生極主不嗜
酒元王嘗置酒嘗為極生設禮及王戊
却並常後極生退曰可以述
其體酒不設王之意意不去楚人將鉗
我於身迷迷由公曰公極起之日獨
不念先王之禮於今王一旦失小禮何
是至此極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
者為道之在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
忘道之人謂之曰失道失道者謂之曰
或迷或病去矣

卷之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主意者曰... 于市即俗... 以四句俱... 〇後黃氏曰... 古曰而後...

未重... 行營心... 之際視... 于是賄... 其相樂... 王意者... 巫風陳... 以亡國...

衡門... 自港意... 詞全破... 〇衡門...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〇衡門...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〇教... 是逝越... 擬淑... 又以其... 適具慕... 之華於... 擬之版...

東門之... 衡門之...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〇衡門...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〇衡門...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衡門之下...

安可知... 之阿此... 可樂而... 不可說... 〇衡門... 衡門之... 衡門之... 衡門之... 衡門之...

東門之... 衡門之... 〇東門... 〇東門... 〇東門... 〇東門... 〇東門...

叙情風俗之不美至于如此可慨也夫

○按春秋傳引詩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彼而云姬姜者指姬姜二姬也去尹吉也此云彼姜者指姬姜只是女子之美亦說者云潘辟之風四行誰大家勢族不免焉以本

東門全句 二章只是疑慮之意反其道之本即所見以為與此玩本意似言物有所迷其生人不得知其約蓋反與也須以貞

約意思為主 全破 詩人于負約者必因而所見以與其失期也

首章 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云云起與若曰期會男女之私也而信在焉其不可以相負也何予之所期者而至於寡信若此耶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祥而盛矣况我之與子期會于此也蓋將以時昔傾慕之私伸之一邂逅間也切意子必如期而至而適我之願矣何所期者昏也今破明之星已出煌煌然而有光則將且之候矣而竟不至也他何心哉

○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祥而盛矣况我之與子期會於此也蓋將以時昔傾慕之私伸之一邂逅間也切意子必如期而至而與子皆感矣何昏以為期也今破明之星已出而大明則達旦之時矣而竟不見也他何故哉夫有約不來則一刻三秋也吁誠危世於女亦肯諒予否耶歌此心明星蓋之矣

東門全句 首章言其積惡不悔絕之也二章言其悔過及微救之也此見詩人愛人死已之意此詩序以為刺陳也陳地陳師傳必至于不美惡加于黎民為賦宋註謂不知所指只作泛刺其人之無良語 全破 詩人而托以刺惡必使其始而慮其終也

與也管葉似茅而滑澤垂有句粉柔輒宜為索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揚其葉 祥音聲以為期明星煌煌

與也東門之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祥祥盛貌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與也 ○東門之揚其葉

肺肺音曆以為期明星煌煌 音制○與也肺肺猶祥祥也皆

煌煌也

東門之揚三章章四句

言其亦有以物之可惡也 **東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

此言其始往者不可諫也 **而不已誰謂然矣** 與也東門凶僻之地多生棘人也誰昔昔也猶言時昔也○言東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時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東門有梅有鴉 正夫也 不良歌以訊息

求思其終若徒可也 叶寅反○

反之訊予不顧 叶寅反○

與也鴉鴉惡

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東門有梅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顧至於顛倒然

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字疑當作而字

依前章

東門三章章四句

此以可惡之物以為惡之之與顛倒即危亡之事此正欲其今日

聽已之言而速改之也

○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于隱微之中既有慎人之知之心至于公然形于外則已无所忌憚矣故就其為人之所規正刺訕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于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時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此以可惡之物以為惡之之與顛倒即危亡之事此正欲其今日聽已之言而速改之也

○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于隱微之中既有慎人之知之心至于公然形于外則已无所忌憚矣故就其為人之所規正刺訕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于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時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防有舍 此詩憂慮之意及乘道之以彼所宜有之物與此所不當有之事也所與私之人或男指女或女指男不可知要者

全破 詩人于所私之人必兩托其憂或問之也

首章 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問之詞若曰夫人之情好所以有終者彼防之上則有鵲巢矣抑之中則有旨美之落矣物各有所止如此

况此人也予之所羨也誰復設為誰感之語以所羨之而聞其疑心乎是以使我憂之深至于心為惕而弗能已也

全意備與詩同言予羨本元憐彼何詩張氏幻造言生事以清

亂其心使之俯張而不知所定也誰能誰字管下二句論

三章 廟中之路則有銜鵲之驚矣抑之中則有旨美之鵲矣况此

人也予之所羨者也誰復設為誰感之語以所羨之而聞其疑之所私而憂或問之可以見性情之正矣

○注 銜鵲也用以吻者中唐廟中之路堂下至門之徑也鵲本鳥名亦名鴛鳥咽下有義如小鵲其五色小草之色似之故因謂之鵲草非云鵲鳥也

月出全 此詩亦因所見以起興有悅之至思之切憂之深意感矣

思念之情及覆道之也

詩人歷與所私之美而深致乎思念之情焉

此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若曰月之出也則皎然而光明矣人

之依乎則僚然而美好矣斯人也固吾之所深思而至于窈窕

有美一人之至者矣

至意上二句以月出之光與容貌之美所謂相悅也下則因思望

而不遂故心憂而悄然所謂相念也

二章 不但此也月出則皓然而潔曰矣佼人則憫然而宣朗矣然而

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憂受之情乎使中心之憂苦

得以自釋也哉是以勞心為之惓然而動搖也

末章 不特此也月出則照然而燭物矣佼人而僚然而開明矣然而

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天躬之情使中心之惓然者

得以自解也哉是以勞心為之惓然而悲愴也便男女之相悅而相

念如此其亦發於情而不正者矣道可謂者焉可不審其所趨矣乎

○天躬斜發之意凡人心平則舒緩一憂則斜發也

防有鵲巢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音刀反 誰謂予美

章 六人之有所往也亦貴乎以其時也今吾君駕我乘馬而往說
于林野之中焉又不持一詞說之已也但是乘我乘駒方晨而
出以朝食于林如此而又如此而朝何如乎若是之无笱也哉夫受
姬不可言也而但指其子以寓于訓刺之意從夏姬之類不可道也
而但指其地以致于惡之情斯固忠厚之道而其亦不容掩矣
豈非立言之有法者歟

○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其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棄其祖服
以戲于朝洩治諫曰公則宣淫民无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
子二子請殺之公弗許遂殺洩治十年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于
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对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旣
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十一年冬楚莊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
微舒轅諸栗門

○曹娥朱氏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
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大則狄非去入衛也宣
姜寔召之也楚非去入陳也夏姬寔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此事
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澤陵舍 此詩以物與地相稱事與願相違二有字相呼與下无字
相反亦為與重思念之情上
全破 詩人愛與其人之美而言已思之深也
○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也若曰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天
引美可慕而不可見則美傷之切亦將如之何哉但寤寐元
為事以交流至於滂沱而已矣是向美人之係予心也
○澤水所鍾也陂澤之障也蒲取其柔弱荷取其淨植无為无心
他事也寤寐元為枕所謂耿耿云尔滂沱兩盛貌是借用字不必
于也恐未

蘇氏曰變
民終于陳
後夏南耳然其非過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
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
○駕我乘去
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馬補說稅于株野叶止乘平殺乘駒朝食
賦也說舍也馬
六尺以下曰駒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株傳夏姬鄭穆公
之女也嫁於陳大夫
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
焉洩治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子微
舒所弑而微舒復
為楚莊王所誅

彼澤之陂 有蒲與荷 何有美一人 傷如
之何 寤寐無為 涕泗滂沱 與也陂澤也
浦水草可為
○唯又許
氏曰日出
男子思婦
人也澤陂
人也思男
子也恐未

云如詩之滂沱也

彼澤之陂何所有也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則體貌之碩大
而且卷大髮髮之美矣于此而不得見其去忘情乎哉是以寤
寐元為而但中心悄悄大抱之而不可解也是向美人之切吾心也
末章 且嚴其矜莊矣于此而不得見則其思之也寧不深且久哉
是以寤寐元為而但輾轉伏枕以而不安於席也是何美人之臺吾
情也夫以相悅之人而思念之深如此非性情之正而况若人也
而思之過甚傷乎此陳風之所以哀也
○王氏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閑睢之風則董乃挑天之正而麟
趾應之有鹿丘之俗則流為株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
此夫

必大口曰
若荷美乘也自目曰涕泗滂沱○此詩之
音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
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
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彼澤
之陂有蒲與荷 音問叶
居各交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權寤寐無為中心悄悄 音娟○與也間蘭也
卷髮髮之美也悄悄
猶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叶待
檢反有美一人
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叶知險反○
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
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詩經集注

陳風十篇
男女淫泆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禮

○古高辛氏大正是可況

於生予六人四曰松人按世本松人即松之祖周武王則封祝融之後於洛河朔之間是為松子最爾小國其上也元可紀述至夷所時陰公不務政事惟好製其衣服大夫去於是松之變風始

美裘全音

三章一章是歷言其君好玩乎服飾而在已深致其罪也二句俱是個好壞衣服而過過甚意即在其中此說見他不去自強于政治了或以末句方說出非也愛思傷情皆根上文意說不可脫開

全破 檢君致飾于外詩人舉述其事而傷之焉 松君好製其衣服云云憂之而作此詩意謂人君之蒞國也必以政治為要而說豫宴樂之事尤所宜深戒也何君之不取也 松君好製其衣服云云憂之而作此詩意謂人君之蒞國也必以政治為要而說豫宴樂之事尤所宜深戒也何君之不取也

之詩居其 太光此則 將湯无度 好樂荒淫 之所召也 陳至哀 公十七年 楚惠王滅 陳亡

○季札現 果于魯歌 即拾則速 之其声不 類也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為女夫婦之詩一何多和曰有天地然後有万物有万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物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類 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檜一之十三

檢國名高辛氏大正祝融北東波之南居豫州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迂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松詩言為却作如却於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有以也我懷國家之憂曾冠冠然不尔思哉但見愛思之甚誠慮政之不修而國日以迫其苦心蓋切矣尔何為而不思乎

至意好整云者蓋指君以為私服不足以為朝服而必服視朝之服視朝之服不足以臨朝而必服朝天子之服非好整如何惟其致飾在此則不能自強于政治是以逆知其將亡而思之切也

三章 美裘者侯之朝服則服以朝朝矣狐裘朝天子之服則服之於心且愛傷矣尔何知而德不思之乎

未重 吾又况美裘不膏非不濡然而潤澤矣日照之則有耀非不燥然而光明矣坑一服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尔思哉思之深而中心為之痛悼也尔何知而弗之思耶夫以檢之小國而又無政事若此則其危亡日近矣詩人安社稷其憂哉

○聚同云凡入憂勞成疾則不暇整頓衣冠惡衣文王甲服衛之公入布之衣是也檢乃小國強于政治可或免禍道遙遊宴如

此始故

美冠全音 此詩是與冠終夜之人而致其情如此但首章極言憂勞二章兼言愛慕情不同耳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

音通先提是誤幸也乃望幸之幸非既見而喜幸之詞

音通 詩人舉言物見終夜之人極憂勞愛慕之切也

首章 昔檢之昏者概古禮之不復而致望於人如此蓋謂三年之喪喪月期而大祥則有素冠之制而人子思慕意氣未平則有哀感之狀當此之時庶幾得見此縞素之冠服於既祥之後而急遽之人其狀果一而毀廢者乎望之切而見之難愛思愈篤至於勞心博情有

詩至素注

○許氏曰 美裘狐裘 國君所得 服非奢也 然美裘以 視朝可也 而以道遠 狐裘以朝 天子可也 而以自朝 其群臣然 不能強其 政治雖服 其服尸其 位而已

○輔氏曰 言庶見素 冠方而繼 之以練人 來一蓋言 情與服之 緝白編綠邊曰純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

○美裘如膏 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 中

○美裘如膏 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 中

○美裘如膏 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 中

○美裘如膏 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 中

○美裘如膏 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 中

○美裘如膏 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 中

○美裘如膏 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 中

○美裘如膏 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 中

○美裘如膏 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 中

不能為情之甚者矣

主意竟見二字到地蓋欲見此人而極愛勞愛慕之功也棘人
齊：是親亡雖既久思慕意氣未平而猶有哀毀骨立之狀見其
情甚服稱非但服之於外也勞心博：亦察承既見之心來觀註
至於二字可見切不可如旧說于菜：下入不可見意以截斷口
為

次章 秋素冠則素衣矣安得幸而見此服素衣之人乎望之之甚而
我則聊與子同歸于古道之中使天理民彝不終于泯滅者乃我之
所深願而愛慕之不能已者矣

未章 素衣則素韠矣安得幸而見此服素韠之人乎望之之深我心
為之縹緲矣若其幸而得見則斯人乃德行守禮之君子我則
聊與子優游于藝則之中使心一道同無分彼此者則我之素冠而
向慕之不誠忘者矣夫當大禮廢壞之餘而有終喪兼禮之人則天
下之大經可正而挽回世道之莫實賴于是矣此當時登者所願見
之切也吁思深哉其有復古之心乎

至意同歸如一須說得脫洒蓋此終喪之人是行古禮者同歸何
吉應氣求之意是欲與之同歸于天理民彝之中也如一是一視彼
準繩求不失其尺寸有心乎黃裳之意言彼此一致也此俱是禮
上說不必云亦服素衣素韠而行三年之喪也既曰同歸又曰如
一只是異詞之深而言之轉切非見素衣則如彼見素韠則如此也
○按此 斯不言素服而但言素冠素衣者 極有意義蓋衣之
服雖不終喪之人亦有之素衣素韠者乃既祥之後則是能終
三年之喪矣故特言之祥登名去凶從言之義也

相稱也不
然服于外
而忘于內
則亦何以
為哉

○紙緒云
三年之喪
無朝服
衣乃有韠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按禮者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深黃于人
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喻月則
其善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
祥而絲屨組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曰吾寡兄
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乃除之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噫
三年之喪古聖賢致重如此今孔門之訓昭如此畫子道若宜慰
詩人之思于載下云

三章 意首章嘆草木無知有知則有憂次章草木嘆草
木無室無家見已有室有家則有累此憂樂二字總是一
意而所以憂樂者則以政煩賦重之故也蓋當時王室不綱大國
恣橫故小國困敝而 不樂其生如此

○破 詩人感嘆物生之盛而深羨之其情亦感矣
意而所以憂樂者則以政煩賦重之故也蓋當時王室不綱大國
恣橫故小國困敝而 不樂其生如此

○破 詩人感嘆物生之盛而深羨之其情亦感矣
意而所以憂樂者則以政煩賦重之故也蓋當時王室不綱大國
恣橫故小國困敝而 不樂其生如此

○破 詩人感嘆物生之盛而深羨之其情亦感矣
意而所以憂樂者則以政煩賦重之故也蓋當時王室不綱大國
恣橫故小國困敝而 不樂其生如此

○破 詩人感嘆物生之盛而深羨之其情亦感矣
意而所以憂樂者則以政煩賦重之故也蓋當時王室不綱大國
恣橫故小國困敝而 不樂其生如此

哀遽之狀也樂上瘠貌博上憂勞之貌○祥
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
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
也閔子齊三年之喪卑見於夫子後琴
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
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
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齊哀未盡能自割
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
賢者之所不能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庶見素衣兮
庶見素韠兮
庶見素冠兮

以為要而欲其非我庸知示以細誤之不可玩慮之不可忘也

可以為倫而元思矣不亦論齊以忘而已誰將救藥哉

三童 又魂等暗之羽豈採采之衣服自一時魂之固如是其可愛

未章 又魂等暗之掘固則味衣之如雪自一時魂之固如是其可愛

候人全書 前二章言小人不能其位使鬼浮遠君子意故未章言

首章 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蓋謂名谷不可以德施則

全披 詩人屢與小人之不當用而因命其用舍之夫直也

首章 必貴於有直何今日之不亦耶彼候人以德遠賓客為學則

王意 章是反與以候人何或投之宜與小人服亦亦之非字服

一或或以 羽豈喻玩 細誤以不 去久存喻 忘遠思之 又一說

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 歎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 有考 ○蜂蟬之翼采上衣服叶篇心之憂美 於我歸息 歸也息止也 ○蜂蟬掘反 附麻 衣如雪心之憂美於我歸說 音稅叶輸裴反 許說舍 息也

彼候人兮何也 彼其之子 三百赤芾 晉文公入曹救其不用禮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與 ○維鷦在 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反○與 也鷦在梁不濡其味 音畫 俗所謂淘可也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 音畫 俗所謂淘可也

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 戈舟投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 晉文公入曹救其不用禮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與 ○維鷦在 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反○與 也鷦在梁不濡其味 音畫 俗所謂淘可也

言亦者 小人得志而言三百又見其得志者多也

中云 彼鷦水鳥也鷦在水則濡其翼維鷦在梁則不濡其翼矣夫

大夫之德者宜承人君之冠也若彼其之子乃凡品也今乃居大夫

之位而蒙赤芾之冠則亦不稱其冠矣君何為而冠之以此哉

至意此二章承三百赤芾來蓋上言赤芾已見服之盛而冠之至

此則與其不稱其服不遂其冠也鷦在梁不當冠之也則欲不遂

小人服所不當服之服則身不稱也凡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

未章 夫遠君子而親小人如此則小人之勢安得而不盛君子之遇

而朝且之間有雲氣以升騰乎上馬也則小人以三百之衆而服赤

言亦者 小人得志而言三百又見其得志者多也

中云 彼鷦水鳥也鷦在水則濡其翼維鷦在梁則不濡其翼矣夫

大夫之德者宜承人君之冠也若彼其之子乃凡品也今乃居大夫

之位而蒙赤芾之冠則亦不稱其冠矣君何為而冠之以此哉

至意此二章承三百赤芾來蓋上言赤芾已見服之盛而冠之至

此則與其不稱其服不遂其冠也鷦在梁不當冠之也則欲不遂

小人服所不當服之服則身不稱也凡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

未章 夫遠君子而親小人如此則小人之勢安得而不盛君子之遇

而朝且之間有雲氣以升騰乎上馬也則小人以三百之衆而服赤

芾之盛服其氣極之盛者何以異於是哉又觀彼季女之婉兮其

守不守之貞若可以得志矣而軌困反所不免焉夫則君子以守貞

其子不遂其音姑○與也味喙遂稱婦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其子不遂其音姑○與也味喙遂稱婦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其子不遂其音姑○與也味喙遂稱婦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其子不遂其音姑○與也味喙遂稱婦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其子不遂其音姑○與也味喙遂稱婦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其子不遂其音姑○與也味喙遂稱婦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其子不遂其音姑○與也味喙遂稱婦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其子不遂其音姑○與也味喙遂稱婦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其子不遂其音姑○與也味喙遂稱婦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其子不遂其音姑○與也味喙遂稱婦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意曰 音姑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

風

公劉修后稷之業五國于邠之谷周公于是述分俗以戒成王太師陳其詩為邠國之風焉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幽先岐后也不與王風相屬與豈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也矣

幽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為周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幽者周公之采邑故係之幽風與二南相為終始則豈周公與之詩矣

程元曰豈謂幽風何也文中子言憂風也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滅軌正之哉曰知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于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

或問七月周公作也公劉召公作也均之陳農事以戒成王何七月則係于邠而公劉則入于雅先儒謂周公履變故七月為幽風也公無變故公劉為大雅其然乎其不然乎曰公劉言政事也七月言風俗也既曰風矣自不得編入于雅且周公作詩意在于邠而周公之詩亦所可繫故曰謂之邠也

七月全首此詩德不外衣食到預之意但首章是言其大暑下七章○微弦云衣食之預二章本其女工之始三章言其蠶績之預而忠於奉上也字于字率四章言其狩獵之預五章言其祭之預六章言其飲字至字見于樂祭自二章至此俱是微首章前段為衣之預也六章言其飲字至字見食之有即七章言其饋圃之慶功未盡言其祭記樂事之忠愛自長幼夫

○真而山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周公作詩便勝於王之庶几王知小民之休不敢荒寧與元况同一意也

幽之十五

幽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唐虞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邠及夏之廢棄不務棄子不密笑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備后稷之業民以富寧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幽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蒞祚周公且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幽在今分州三水縣部在今京兆府武公縣

此四句言所後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四句言所後衣

無衣無褐此四句言所後衣

二之日栗烈此四句言所後衣

無衣無褐此四句言所後衣

六章至此俱是終首章后段為食之預也註中始字乃糞端意終頌老火上字皆有皇下皆有皇

首章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云云朝夕誦讀以教之竟謂我周之何事不自安其備衣也為甚預也為衣之預言之時惟七月斗柄建申火星服之意即二而而流則暑退而寒將至矣至於九月霜降始寒故長首授衣於此亦可以察而風與矣一陽月之日則栗烈而寒矣使無可授之衣不可授俗之功之禍何以禦此風氣之寒而卒此歲乎是用衣雖在平冬而授衣則在秋秋此其為衣之預也何如以為衣之預言之方乎三陽月之日則性彼田廬以修其田器而陽月之日則彼南畝以率趾而耕于斯時也甘者既皆出而在田而老者則率其婦子以饁彼南畝之耕焉治田早而用力者故田功倍之官亦至而喜之也是叔成雖在千秋而務農則在春春此其為衣之預也何如

主意其同分上言番本之預下言番食之預七月夏之七月凡詩中月故皆以寅月起數不持此詩為然也註中斗建申建子之類但指斗柄而言斗柄十二月建十二方皆指初昏驗之凡觀星之次全者必于初昏也火為心星屬陽六月炎暑此星在南方至七

司暑退此星西流于地之末位則陽消陰長之驗暑退之兆也將寒授衣非知公授于邠民乃家長授于家衆也要見奉養桑麻績之所成者悉授于人使一家之內老有帛而幼有衣不但公子有裳已也或云此邠民自相授不必謂家長授之家衆言此但言衣而下兼言褐者蓋九月只可衣下文通十一月以後而言方藝言

惟終這歲也 七句始用之早也 四之日興北風 此句可

我婦子饁彼南畝 彼反田峻俊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此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者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侯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感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邦言往修田器也率趾率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峻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化之而由使替暇朝夕誦讀以教之此章首

化之而由使替暇朝夕誦讀以教之此章首

化之而由使替暇朝夕誦讀以教之此章首

化之而由使替暇朝夕誦讀以教之此章首

補或云勿地草... 以後田器之屬... 婦子是家長同之也... 漸長故以日言月陰而日陽此至人扶陽抑陰之意也... 宋曹璠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首而衣食所資以預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者三阴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為御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預為治田之預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後在於丑月而品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月其為預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則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 夫知民衣食之類如此然果何以見之哉自其預衣之事而詳言之七月流火寒之漸也九月授衣所以御寒也然衣出于蚕使不先時而力蚕何有於衣之可授乎故當春載陽有鳴倉庚之時而蚕之始生者宜飼之以桑也則女執懿筐彼微行之中爰求柔桑以飼夫蚕之始生者鳥及夫春日暉暉之景桑有生而未育者宜啖之以桑也則采桑之始也而眾下以采桑以啖夫蚕之未育者馬夫惟治之於春庶乎有衣而可授之於秋也然此治蚕之始也而公室者感時而有傷悲之心以為吾嘗許嫁公子今將及公子同而父母其其傷悲之懷安能以自安哉分人因時治蚕而因有所感者如此

至意此章或故自二句分則云上兵屬時將寒而故有所備下是乘時治蚕而因有所感玩此二句只是引起下文治蚕之意似截庚女心傷不往或故九句分則云上是及則而治蚕下是因時而有感看來悲文可以此末二句以帶言之不其重只在治蚕上就此分看亦未是但想見一晴

○七月流火... 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衡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備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若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春是以田峻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之意六章至

○七月流火...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也黃鸝也懿溫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稱桑也暉暉日長而暗也馨自蒿也所以生蠶也人猶用之蓋蠶生未熟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幽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

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衡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備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若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春是以田峻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之意六章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也黃鸝也懿溫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稱桑也暉暉日長而暗也馨自蒿也所以生蠶也人猶用之蓋蠶生未熟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幽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

○七月流火... 亦朱子帶言之不重... 然則人之治蚕也豈但為目前計哉當七月流火暑退將寒而八月在焉既成之際則收蓄之以為由薄至夫來歲治蚕之月則桑以供養食之者可以條取也則取彼斧斨以代遠揚之披桑之小者不可以條取也則取其葉而存之條於小畢取之餘而養事亦既備矣夫七月鳴鵙則麻熟之漸也八月可績之時也績其麻以為布女工既作之下而績事又既成矣凡以蚕績之所成者從而采之何玄者焉有蒼者焉而赤色之朱尤為鮮明也豈敢以自奉哉故以此所采者獻之於上以為公子之裳蓋不惟吾人之禦寒有備而且詳以表其奉上之誠美尚何无衣之是患哉

○七月流火... 亦朱子帶言之不重... 然則人之治蚕也豈但為目前計哉當七月流火暑退將寒而八月在焉既成之際則收蓄之以為由薄至夫來歲治蚕之月則桑以供養食之者可以條取也則取彼斧斨以代遠揚之披桑之小者不可以條取也則取其葉而存之條於小畢取之餘而養事亦既備矣夫七月鳴鵙則麻熟之漸也八月可績之時也績其麻以為布女工既作之下而績事又既成矣凡以蚕績之所成者從而采之何玄者焉有蒼者焉而赤色之朱尤為鮮明也豈敢以自奉哉故以此所采者獻之於上以為公子之裳蓋不惟吾人之禦寒有備而且詳以表其奉上之誠美尚何无衣之是患哉

○七月流火...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也黃鸝也懿溫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稱桑也暉暉日長而暗也馨自蒿也所以生蠶也人猶用之蓋蠶生未熟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幽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

非虛語也戴玄二句... 之所成者皆被之也... 云帛可禦寒布不可禦寒... 專泥御寒將為視朝視朝燕服... 不必說布縷之征亦不必云... 語如此說則不見得... 奉大上

○上章於春日而求桑... 董說成而謂董更... 則奉事之成也

○夫垂績固以備衣矣... 鳴矣自五月以至八月... 獲矣自八月以至十月... 矣明之明而盛也... 之功无所不備而御寒之計... 取彼狐狸之皮以為公子之裘... 于益不惟自以周備御寒之計... 又何有禘之是也哉

王意而句分上言感時屢變... 泰上之誠秀變而句只重天時... 之以化意非即物以玩天時也

八月相對十月句另做言... 此十皆驗矣至而不可不備... 說同竭作以狩也地官小司... 則一之日正卒往二之日則... 田備必用弓矢故以武功為... 言前日已平路矣後日恐不... 句初狩所狩者既獻於上也... 獻于上也見其愛上故曰无... 以禦寒耳方山云縱橫皆不... 意加人豈亦服之看察加地... 荒未盡其俗自是如日... 疑其是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涉... 則獻之於上也亦愛其上之... 行獵以終首章... 前段無稽之意... 七月三句... 八月在宇九月在...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鼠窟... 向瑾... 嗟我婦子... 五反

鳴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 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足歲御寒之... 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 故於八月在常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 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 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 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 為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 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 之裳言其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 誠憐恤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 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 意

○四月其鵙鳴五月鳴鵙八月其... 此句只是陰... 十月隕穠... 子裘... 之二日其同獻績武功言其... 賦也不華而寔曰... 宗南豕豕于公... 隕墜穠落也謂草木... 仇言于報謂往取狐... 習而繼之也縱一歲... 月純陽而歷一陰四... 寒之候將至雖蠶桑... 不足以禦寒故于貉... 子之裘也獸之小者... 則獻之於上也亦愛... 行獵以終首章... 前段無稽之意... 七月三句... 八月在宇九月在...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鼠窟... 向瑾... 嗟我婦子... 五反

○此句只是陰... 宋之將至以起上支陰陽... 意

以卒歲天加人於樂一事既時而垂賓又時而侍備又時以治其宮室則於樂天之備其須也何如哉

至意之句分上是感物而知時之將寒下言治室以備寒也此章重物變上是感物而驗時也其上章重時變稍不同斯章詳依注

作一物隨時變化看物休人以避寒人感物以知寒故治室而老若率幼音以變之字室寒而平然猶生寒而鼠又能生階語

須臾之意二句本請已明孔氏曰單戶以刑作鐵門以其通風故金之此治室事想亦與者而家聚為之歲改於十一月之時今十

月則歲將改故計曰歲將改矣按首章何以卒歲在二之日下則夏正之歲此章曰為改歲在十月之日則非夏正之歲矣蓋以

建寅故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朔之日紀之者魏人之紀候也當時民俗蓋兩用之故互見去此疏又說意本不重亦稽古所不廢

耳事亦已只指農事蓋垂簾之事八月已畢而待微之事則此月之後方卒也然事亦已帶說還重天既寒上不宜折開平看室以

柳邑之室言入者自田廬而入柳邑也嗟非一句見老者之愛也

要浦木揭金備而又治室以一方則註中終首章樂事之意

公章夫分人樂事之車固无不周矣而後食之事又豈可詳言者乎時維六月穀類熟則食饗而及於七月穀成則則則則則則

而及於秋熟於八月之時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之以為春酒凡此皆物之美也而皆故自奉可哉則則則則則則則

以而在賓祭于以助可也疾賓祭之眉壽其壽長也如此至之之意則

於七月心可食也則食瓜笑八月盛可斷也則斷壺矣九月則拾首非以鳴

而且采夫茶而薪其樗也此皆物之薄者也而豈敢以供上乎哉食也食有

則以之食我農夫供少壯以五曰食之當其餘于自奉如此是其養之之意

又安得謂之隨時變名朱註此

一處不可不改書是棄

三正蔡氏以為丁丑當之建唐

廣以前已有之故

公劉國之重風使不得穴於其中塞何以當此風墮

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

琴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

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樂事之意

六月食鬱及苡七月亨棗及救八月

割束十月獲稻為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七月食辰八月斷壺九月絜且

木茶音新釋反食嗣我農夫與醴也

菜色叔豆也割擊也獲稻以醴酒也介助也

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壺醴也食瓜斷壺亦

去圃為場之漸也叔拾也宜麻子也茶苦菜

也樗惡木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

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

嘉疏以供於疾奉賓祭瓜瓠宜茶以為常食

少長之義也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十月納禾稼

禾稼音稼

禾稼音稼

禾稼音稼

禾稼音稼

其宮室則於樂天之備其須也何如哉

至意之句分上是感物而知時之將寒下言治室以備寒也此章

重物變上是感物而驗時也其上章重時變稍不同斯章詳依注

作一物隨時變化看物休人以避寒人感物以知寒故治室而老

若率幼音以變之字室寒而平然猶生寒而鼠又能生階語

須臾之意二句本請已明孔氏曰單戶以刑作鐵門以其通風故

金之此治室事想亦與者而家聚為之歲改於十一月之時今十

月則歲將改故計曰歲將改矣按首章何以卒歲在二之日下則

夏正之歲此章曰為改歲在十月之日則非夏正之歲矣蓋以

建寅故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朔之日紀之者魏人之紀候也當

時民俗蓋兩用之故互見去此疏又說意本不重亦稽古所不廢

耳事亦已只指農事蓋垂簾之事八月已畢而待微之事則此月

之後方卒也然事亦已帶說還重天既寒上不宜折開平看室以

柳邑之室言入者自田廬而入柳邑也嗟非一句見老者之愛也

要浦木揭金備而又治室以一方則註中終首章樂事之意

公章夫分人樂事之車固无不周矣而後食之事又豈可詳言者

乎時維六月穀類熟則食饗而及於七月穀成則則則則則則則

而及於秋熟於八月之時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之以為春酒凡此皆物之美也而皆故自奉可哉則則則則則則

以而在賓祭于以助可也疾賓祭之眉壽其壽長也如此至之之意則

於七月心可食也則食瓜笑八月盛可斷也則斷壺矣九月則拾首非以鳴

而且采夫茶而薪其樗也此皆物之薄者也而豈敢以供上乎哉食也食有

則以之食我農夫供少壯以五曰食之當其餘于自奉如此是其養之之意

木茶音新釋反食嗣我農夫與醴也

為改歲入此室處

始躍而以服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

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庶人幕戶冬則塗之

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

俗尚矣周特舉而施用之耳言觀蟋蟀之

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室中空階者塞

之重風使不得穴於其中塞何以當此風墮

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

琴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

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樂事之意

六月食鬱及苡七月亨棗及救八月

割束十月獲稻為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七月食辰八月斷壺九月絜且

木茶音新釋反食嗣我農夫與醴也

菜色叔豆也割擊也獲稻以醴酒也介助也

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壺醴也食瓜斷壺亦

去圃為場之漸也叔拾也宜麻子也茶苦菜

也樗惡木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

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

嘉疏以供於疾奉賓祭瓜瓠宜茶以為常食

少長之義也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十月納禾稼

禾稼音稼

禾稼音稼

月而併言之者蓋農事之畢而先后大小皆卒之也嗟我農夫
只是農大自相敬戒之言我稼二句是承上起下之詞不稼當上
八種說其納有厚早至十月則无不納于場故曰既同屋是原有
者乃甚治之也至于治屋者其為費計也不重治屋上此章令
上章正是用食而少長畜費儉之宜下是力食而始終極愛功之
慮

破一節民于農事因終而慮始焉可以觀愛功之至矣
治邑居即
蟻蟻入牀
下而塞向
墮戶之時
也固是但
彼重治室
御寒此不
過極其播
百穀可以
蓄始終愛
功之念耳
之於場也禾菽穀連豪精之總名禾之秀寔
而在野曰稼步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稷
再言禾者稻稗菰粟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官
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
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
之功宜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
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終也綸索
者束并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
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挑治宮室之事矣故
昼往取茅夜而絞索至舟其屋而治之益以
表歲將復始植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
督責而自相敬戒不暇於此故也不待
要勸而自相敬戒○二之日祭水冲冲三之

奉大豐園飲食所以為已謀者固周矣而祭祀稼享事之在君者
容可緩乎當三陽之日酒陰淫寒水可取也則相與擊水於山
而冲之不敵後三陽之日風未解凍水可取也則相與納於麥田
而趨事之不敵遠所以然者蓋君以輔相明而為責而效水以祭非
調虞之二端也夫凡而田之日吾君得於是年歲非以祭司之
神然後故水以荐寤廟蓋所以節節氣之盛而補月氣之衰也我
之相功哉水者正謂吾君故水故其不相功以節節氣水後則何
以備君祭祀之礼于后乎至於九月氣漸而霜降不稼成矣十月則
相戒以掃糞場地而束其功臣所以然者蓋君民恬君之德而事之
酒祝壽乃報稱之一也故將報以明酒故是年略彼公堂之上其取
稱渡與戰夫肯酒于以祝君之壽無疆馬是也相戒以掃糞場也
皆正謂吾君慈惠故可使不相戒以節氣中場功則何以備君
之礼于后乎以又節氣也與己之愛而非徒衣裘之畢獻已矣其宋于

非小反九月南鄉月終掃場明酒新
非小反九月南鄉月終掃場明酒新
非小反九月南鄉月終掃場明酒新
非小反九月南鄉月終掃場明酒新
非小反九月南鄉月終掃場明酒新
非小反九月南鄉月終掃場明酒新
非小反九月南鄉月終掃場明酒新
非小反九月南鄉月終掃場明酒新
非小反九月南鄉月終掃場明酒新
非小反九月南鄉月終掃場明酒新

所以為食之計者又何其預且倫哉夫邠人之俗如此皆先公周
所及吾君有天下之責者其于為民衣食之益可不致謹于斯乎
至言而句分上是相戒飲水以節節氣之事下戒舉場功以節
君恩厚之意言見忠愛意此只就周公說邠民如此非邠民功成
之詞也只就力齊心相率從事之意說周公凌人十二月動
冰即以其月納之今云二之日鑿三之日納冰源合其旁朱子水
備可載一流字亦好非必使正月鑿之也四之日二句即一句意
當以祭字是起以羔與非字相對說祭而必其蚤者竭精明致齊
也也獻羔祭非通是祭司寒之神必祭司寒者蓋水是寒物其所
也祭非通是祭司寒之神必祭司寒者蓋水是寒物其所
嘗有黑社之獻黑黍之祭此復秋而祭之也九月霜降非空下此
句蓋霜降四野則万室告成場圃可築至十月則未稼既同故飲
場圃而掃場地也前既云十月納冰稼而此又云稼場此又十
月下十月事現詳畢字亦下分曉明酒斯字亦宜玩其意
字正本此字解之其意若容少厚且也明酒與羔羊對看是備
其理也其之字公也其公室承明酒羔羊說也禮運篇下句蓋
奉酒以祝壽也此以酒為王而祝有只帶言極享中說出或謂
朋酒是民間蜡祭豈使以是酒并所殺羔羊即時而獻于公也但
作又亦不必云蜡祭神餘之酒此章是相敬而有憂功乎農之意
下是相敬成而有愛其君之意

黃萬草也水謂取冰於山也冲
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避暑也凌陰冰
室也幽士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
也蚤朝也非菜名獻羔祭非而後故之月
令仲春獻羔開冰室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
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
地譬如大之若如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
月陽氣盛伏銅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水於
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重起陽始用事則
亦始啓冰而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盛連陰
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福若病若浴
水無不及是以冬無短陽夏無伏陰春無寒
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電厲疾不降
民不天札也胡氏曰藏冰開水亦聖人輔相
調周之告成王見於詩有知七月見于書有知无送帝王所傳
蘇氏德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

○真西山曰農者衣食之本惟其閉生民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
勞今將此詩考之是其一念之不在農也一歲之間无一日
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无一一人不力于農也近世張式入侍經筵
謂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知七月見于書有知无送帝王所傳
蘇氏德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

心法之要端在乎此類... 為欲詩退朝之暇使人目... 里度几全心揚然不忘... 食之所自來而不狃于...

鴉鳴

此詩四章六疊... 言愛王室而預防之計... 今二三章是明已患愛...

此詩實于未誅管蔡之前... 即呼武庚而告之也... 所逃乃武庚室之也... 始知此言出于管蔡...

全破 大臣托喻以貽王... 必詳喻愛國之意... 周公以一叔流言之... 之愛與乎觀其呼鴉...

下元更毀我之室也... 以我情愛之心... 鴉鳴既取我子... 此七月

一則克正... 飲酒有四... 尊曰朋... 踐升也... 子曰此章見民忠愛... 水之後又相戒... 以獻于公...

七月

此七月...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鴉鳴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予車章 又以我作策之始言之本之以深愛之心而及其功勞之力
崇之計多方經營不少休息而戎之口遂與手而及病矣是豈好為
自勞故益以我未有室家而擲其身之无所故雖至于干口盡病亦
有不憚而殫者矣

至意此章此已昔日之賦矣以王室之未集也拮据者手口共作
而拮据者則其所作之章也拮据者手口共作也拮据者手口共作
句又承上三句說蓋上言手口而並作至此則手口而並作至此則
矣元章云此即上條條之事也拮据者手口共作也拮据者手口共作
獨修補力之前此說為詩詩言蓋此言王室之未集則室未成時
也而此曰深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但深愛勤勞亦相聞皆為主
室之事也王室新造未集以受命未久人心未固言此典上章正
以彼其不利孺子之說蓋當時流言疑必以周公平日勤勞故
已誨故周公言此以見其皆為王室以謀王也

予羽章 夫我之治集備患用力勤勞如此使其幸而無事吾亦可以
散也斯時也所深慎者惟風雨耳奈何風雨之從而無備之積累
之功况繁于一日而預防者不若以卒集也功勞者將死以自見
也我之哀鳴以自訴者又不得而不呼矣夫不呼則官亦闕我之情
而思其妻豈可益出為惡而與我室哉公之意非徒為鳥言也蓋以
武庚既敗管蔡亦可更歸王室而已之深愛王室預防其患難於勞
而盡病王室尚未定也而流言輝譎天從而漂搖焉則其作詩以喻
王若自不得而不汲也吁以公之精思而所慮之不盡如此况非
風雷之變金縢之故則公之心亦不白于天下後世矣

諸可以想見周公忠誠則但之心且公以叔父之機事而所朝事王皆惟自訴其忠赤比于鳥之哀鳴而無一室也

予車拮据者手口共作也拮据者手口共作也拮据者手口共作也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予羽章 夫我之治集備患用力勤勞如此使其幸而無事吾亦可以
散也斯時也所深慎者惟風雨耳奈何風雨之從而無備之積累
之功况繁于一日而預防者不若以卒集也功勞者將死以自見
也我之哀鳴以自訴者又不得而不呼矣夫不呼則官亦闕我之情
而思其妻豈可益出為惡而與我室哉公之意非徒為鳥言也蓋以
武庚既敗管蔡亦可更歸王室而已之深愛王室預防其患難於勞
而盡病王室尚未定也而流言輝譎天從而漂搖焉則其作詩以喻
王若自不得而不汲也吁以公之精思而所慮之不盡如此况非
風雷之變金縢之故則公之心亦不白于天下後世矣

東山全章 此詩三章冬明者何次序首章是既歸在東而有完師之
情而代為之也也要作婦士口氣說

東山全章 此詩三章冬明者何次序首章是既歸在東而有完師之
情而代為之也也要作婦士口氣說

東山全章 此詩三章冬明者何次序首章是既歸在東而有完師之
情而代為之也也要作婦士口氣說

東山全章 此詩三章冬明者何次序首章是既歸在東而有完師之
情而代為之也也要作婦士口氣說

東山全章 此詩三章冬明者何次序首章是既歸在東而有完師之
情而代為之也也要作婦士口氣說

音韻○此也譙也殺也脩也散也翹也危也
嘒嘒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散以成其室
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
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倦王室又未安
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
喻王亦安得而不汲也

音韻○此也譙也殺也脩也散也翹也危也
嘒嘒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散以成其室
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
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倦王室又未安
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
喻王亦安得而不汲也

音韻○此也譙也殺也脩也散也翹也危也
嘒嘒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散以成其室
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
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倦王室又未安
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
喻王亦安得而不汲也

音韻○此也譙也殺也脩也散也翹也危也
嘒嘒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散以成其室
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
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倦王室又未安
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
喻王亦安得而不汲也

音韻○此也譙也殺也脩也散也翹也危也
嘒嘒急也○亦為鳥言羽殺尾散以成其室
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
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倦王室又未安
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
喻王亦安得而不汲也

綿也曠樂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為
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
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
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
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夫子贊之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予車拮据者手口共作也拮据者手口共作也拮据者手口共作也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予羽章 夫我之治集備患用力勤勞如此使其幸而無事吾亦可以
散也斯時也所深慎者惟風雨耳奈何風雨之從而無備之積累
之功况繁于一日而預防者不若以卒集也功勞者將死以自見
也我之哀鳴以自訴者又不得而不呼矣夫不呼則官亦闕我之情
而思其妻豈可益出為惡而與我室哉公之意非徒為鳥言也蓋以
武庚既敗管蔡亦可更歸王室而已之深愛王室預防其患難於勞
而盡病王室尚未定也而流言輝譎天從而漂搖焉則其作詩以喻
王若自不得而不汲也吁以公之精思而所慮之不盡如此况非
風雷之變金縢之故則公之心亦不白于天下後世矣

母愛子為說未是蓋父母妻子元以不存之心豈特言婦之時矣
后西向而志耶制彼二句一宜看勿以下句作准由說注以為字
亦休其情而言謂彼若定而大役已息罪人得而天下以寧自今
可以勿為行陣樹校之爭矣雖宿對室家看亦在車下正幸其完
師而婦也有喜幸之意
○聖人于婦仕必隨其行役之勞而因狀其思家之切也

何止則方
宮商與重
刑無以異
兵械衣服
皆可以載
其中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華谷嚴氏曰別家于久住之處後或相忘至于歸心已動行而
才至則思家之情已切故叙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
○聖人勞婦士必述其從役之勞而及其相慰之喜也

益動我懷
思之情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我徂東山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何其勞也

柯如之何必有寄在奔也匪奔則不絕克之矣娶妻如之何必有美之小者也
於媾也匪媾則不娶娶之矣然則我周公何也秉鈞相府而東土孤寡妻之
利見之頭不徒伐柯之無奔取妻之無媾乎由今思昔其得見之難
也如此

末章 然伐柯而有斧也則就其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其則
為不遠矣娶妻而有媾也則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其
禮宜則有踐矣然則我公之在今日也優游東土獲快觀之幸不
伐柯之有斧娶妻之有媾乎由昔觀今而得見之易也如此幸有今
日之易而追思昔日之難則固不備有今日之見亦不復為昔日之
悲矣吾民何幸而有此會也耶吁東人伏周公可謂慕之切而喜
之深矣

至意上不重斧與媒只重不克上得弗克則伐柯之則更以規
弗得則娶妻之禮奚以成下其則不遠則取法其近矣蓋宜有
則交際其親矣註中即此字指媒言見之字指妻言同牢昏禮用
時厥夫婦各一併合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經言備且自賤
而註言成其同牢之禮亦會意解耳蓋有禮宜則有出俎故也

九章全目 此詩作于周公將歸之時首章見而致喜幸之意下
昇將歸而切願留之情是也一時幸其得見入恐其
血歸故並叙之通詩復重章章上不言且留亦喜幸也悲其去正
見喜其來也勿以始至將歸分別

全破 東人喜于見聖因惜其將去而復留之也
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作此詩意謂夫人見聖
之願每切于衷而其去留之間則情之悲喜係之矣吾茲在我
公有感焉彼九章之綱則有轉動之美矣我公以王朝之重臣而
也火取其

曰九章
其也山取
其也山取
其也山取
其也山取
其也山取
其也山取
其也山取
其也山取
其也山取
其也山取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媾適二姓之言者也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歎見
之難○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道婚之子遠
且有處 言○此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
且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
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
媾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
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
之詞

伐柯章章四句 我情于他稍不同蓋我幸得而還
九章成之魚鱗鱗我道婚之子衣衣繡裳與
九章九章之綱也鱗似鱗而鱗細眼赤魴已
見上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子指

明也當
取其孝也
薄水也
其也也
米白也
其也也
若也也
其也也
其也也
其也也
其也也

周公也衣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
蟲難也四曰火五曰宗彞彞雖也皆績於衣
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績於裳
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
卷然故謂之衣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
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章之綱則有轉動之魚
矣我道婚之子則見其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
衣衣繡裳之服矣
於女 音信處 興也遵循也者小洲也文東人
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
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持於女信處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
留相王室而

○是以有衣衣今無以我公歸
不復來東也
○是以前章言周公信
今無使我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
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

○是以有衣衣今無以我公歸
不復來東也
○是以前章言周公信
今無使我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
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

○是以有衣衣今無以我公歸
不復來東也
○是以前章言周公信
今無使我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
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

○是以有衣衣今無以我公歸
不復來東也
○是以前章言周公信
今無使我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
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

豳國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豳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豳風乎曰君臣相誦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致誠其詭率正之哉元曰居豳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變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豳矣哉豳豳豳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飲豳豳以某田峻祭蜡則飲豳豳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豳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尚思者為風 節節為雅樂成功者為頌然一篇之首

相應乃剽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如父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豳其說具於大田良耜諸為讀者擇焉可也

